

中國邊政

第二、三兩期合刊

要目

總統訓詞

光復大陸後邊疆地區民族問題之展望

周昆田

說元史中的唐古——唐兀惕

札奇斯欽

新疆民族雜咏

梁寒操

新疆宗教勢力演變述要下

曹啓文

從蒙古語文談到「龍鳳之謎」

趙尺子

邊事述評

中國邊政協會第二次座談會速記錄

中國邊政協會歡宴旅美蒙胞回國觀光代表團紀事

元代歲幸上都紀要

楊增新整飭新疆吏治

袁國藩

鄭壽彭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總統訓詞

中華民族整個共同的責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在西寧對漢、滿、蒙、回、藏士紳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戶講

本委員長這次來到青海，今天得與各位同胞相見，心裏特別愉快；趁此機會，要將我們中華民國建國的宗旨，以及國內各宗族各宗教與整個民族國家的關係，扼要的對各位說明：

各位須知：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是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詩經上說「本支百世」，又說「豈伊異人，昆弟甥舅」，最足以說明我們中華民族各單位融合一體的性質和關係。我們集許多家族而成爲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爲整個中華民族。國父孫中山先生說「結合四萬萬人爲一個堅固的民族」，所以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其中各單位最確當的名稱，實在應稱爲宗族，我們中華民族聚居於東亞大陸廣大肥沃的土地，經過五千年來歷代祖先慘淡經營的結果，直到我們國父領導我們革命，纔建立了現在這個偉大莊嚴的中華民國。歷史的演進，文化的傳統，說明我們五大宗族是生命一體，不只是榮辱與共，而且是休戚相關。我們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我們的國家更是不能分割的。我們這次對日寇抗戰，奮鬥到五年以上，能够造成這樣一個勝利的基礎，這完全是由於我們全國同胞，不論宗族，不分宗教，大家都知道我們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根源及其不可分離的關係，都知道抵禦外侮復興民族是我們人人應負的使命和應盡的責任，因而精誠團結，犧牲奮鬥，才能得到今天這樣光榮的歷史。我們過去既然有了這種偉大的表現，今後自然更要認識自己的地位和我們大家對於整個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就我們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關係而言，我們無論屬於漢滿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中華民族構成的一分子，猶如一個家庭裏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榮辱更是相互關聯的。就我們對於國家的關係而言，我們人人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對於建立中華民國，大家都負有共同的責任，都應該盡到共同的義務，亦都能享受平等的權利。至於國內各種宗教，都是我們民族文化構成的一種要素，政府自然要保障人民信教的自由，而無所輕重。各位同胞明白了這個根本要旨之後，則今後在精神上更須團結一致，在感情上更要親愛精誠，彼此密切提携，共同奮鬥，來驅除我們當前的敵寇，恢復我們錦繡的河山，等到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之日，我們漢滿蒙回藏全體同胞，就可以真正享到平等自由的幸福。根據我們國父的指示，我們中華民族須自求解放，國內各宗族應一律平等，至於人民的宗教信仰，應絕對自由，所以全國國民，不分宗族，不分宗教，對於中華民國和整個的中華民族，大家都有共同的責任，那就是要盡到我們共同一致的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任務！

我希望各位同胞，皆要認清各位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亦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大家要相親相愛，自立自強，更要時刻記念我們在淪陷區——即在東北四省以及各戰區內全體同胞被敵寇壓迫蹂躪水深火熱的痛苦，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手足，他們的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他們過的那種暗無天日、慘無人道的非人生活，我們大家必須同心一德盡力設法予以救援，使他們能早日恢復自由，獲得解放。切盼各位同胞領袖大家務必一致努力，喚醒民衆，認清我們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我們大家都是痛癢相關、生死與共的，我們都要愛護自己的國家，服從政府的法令，來盡到我們抗戰建國的職責，纔能共同完成我們復興中華民族的大業！

光復大陸後邊疆地區民族問題之展望

周 昆 田

中華民國雖由一個中華民族所組成，但在中華民族之內却包含着漢、滿、蒙、回、藏、苗、夷等等的各個支系，而這些支系，除漢族大部份在內地各省（苗夷亦多在內地省份）外，滿、蒙、回、藏諸系多分居在邊疆地區，因此，談光復大陸後的邊疆問題，自不能不注意其民族問題。

由於鐵幕深垂，在共匪統治下的邊疆實情如何，現在頗難有一詳盡的描述，故對將來邊疆地區的民族問題亦難有一具體的分析，不過，一般說來，將來似不外下列的兩種趨向：

第一種趨向，是民族問題已不存在。因為共匪現在所推行的少數民族政策，是以共匪主義為內容，以各個民族為形式。所謂以共匪主義為內容，便是消滅各個民族的民族意識，使其都向其匪主義看齊，無論是思想或行動都是以共匪主義為唯一的準則，故此一政策實際上便是大同化政策，把所有民族都同化於共匪主義的鎔鑪之中。十餘年來，共匪在邊疆地區所以積極訓練匪幹、推行匪化的文教工作、消滅其原有的宗教思想、實施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並建立人民公社等，原因也便在此。同時，匪更把內地居民與邊疆地區各民族相互遷移，使彼此易地而處。這樣，將來光復後的邊疆地區民族問題，當已根本變質或根本消除。

第二種趨向，是民族問題更加複雜。共匪現在所推行的少數民族政策自然是以各個民族為形式，於是在表面上乃保持各個民族的地位與名稱，大事宣傳「各民族自己富家作主」，在有「非漢族」系民族（匪稱之為少數民族）的地區，都紛紛建立起偽民族自治單位，計有省級的自治區五個（內蒙、西藏、寧夏回族、新疆維吾爾、廣西僮族）、專區級的自治州二十九個（延邊朝鮮族、臨夏回族、甘南藏族、海北藏族、海南藏族、黃南藏族、玉樹藏族、果洛藏族、海西藏族、海南藏族、昌吉回族、巴音郭勒蒙古族、伊犁哈薩克族、博爾塔拉蒙古族、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甘孜藏族、阿壩藏族、涼山彝族、德宏傣族、西双版纳傣族、紅河哈尼族、怒江傈僳族、迪慶藏族、大理白族、文山侗族、苗族、楚雄彝族、湘西土家族、黔東南苗族侗族、黔南苗族布衣族、海南黎苗族）、縣級的自治縣五十餘個（數目時有增減，名稱從略）、鄉鎮級的自治鄉鎮不知若干。以如此五花八門的形式，使原有民族問題的地區如蒙藏新等則加深其界限，使原無民族問題的地區如滇黔湘桂則新建起無數的壁壘，這在光復大陸後，將把邊疆地區的民族問題攪得更加複雜。

以上兩種趨向，究竟將來以那一種成份較多，當很難斷言，但我邊疆地區的範圍既廣，情形又不一致，這兩種現象將來或都有之，或更多過此兩種現象亦未可知。至於我們究應採取何種方式，纔能適應這種新的環境，以達成重建

邊疆的目的呢？在筆者個人瞭解：其重要關鍵仍然須求之在我，看我們自己的做法如何，我覺應：

一、各民族一律平等

國父把民族構成的因素歸納為血統、生活、語言、宗教與風俗習慣五項。在這五項之中，只血統係出自先天，其他四項都屬後天環境的產物，而時代愈向後移，所受於後天的影響愈大，血統的因素愈少，故現在之所謂民族，亦只是種文化類型的代表並非其先天上真的有何差異，何況我中華民族的各支系本出一源，在血統上更是沒有問題，現在所存的界限都是由於地理環境的不同而發生之文化上的差異，此乃是種極自然的現象，並無所謂問題，更不是民族問題的根源。民族問題的根源蓋產生於彼此間的歧視：一方是侵略者一方是被侵略者，一方是壓迫者一方是被壓迫者，或一方是優越者一方是卑下者，彼此對立，彼此仇恨，問題乃隨之發生。換言之，民族間的不平等，纔是民族問題的根源。我們看：在號稱民族最為複雜的美國，原無什麼民族問題的，但最近却發生了黑白之間的種族問題，這完全是個平等與不平等的問題，如黑人所要求的：立即通過有效的民權法案，所有學校的黑白合校，消除在就業方面的種族歧視與工作上的差別待遇等等，無非要求與美國白色公民享受平等的權利而已。我們再看：在殖民主義下的各國民族，其所不斷發生的民族問題，也都導源於被壓迫、被侵略的各種不平等的關係。因此，我們在大陸光復以後，對於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亦必須以平等兩字為基點。

國父倡導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洵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最要方法，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不僅解決我國邊疆地區的民族問題為然。現行憲法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七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都是本於國父這一主張而制定的，將來光復大陸以後自仍以此為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最高指導方針。如此，則無問題的自將更加融洽，有問題的亦可積漸消除於無形。

二、建立適當的地方行政制度

民族問題是抽象的，政治問題纔是具體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是最高原則，建立適當的地方行政制度纔是實施的重點。四十六年十月，中國國民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政綱第四條說：「在國族團結、國土完整之原則下，對邊疆各族，由中央依其願望，制定適當之政治制度，以扶助其發展」，本年十一月九次大會所通過的政綱第十八條，亦有同樣規定，都以制定適當的政治制度為解決邊疆地區民族問題的關鍵所在。按我國邊疆地區的行政制度，約有三種：一為蒙古的盟旗制度，如蒙古地方（外蒙）及熱察綏綏興（含內蒙）寧青新等省境內的蒙古各盟旗，二為西藏

的政教合一制度，如西藏地方的噶廈公所及宗，三爲省縣制度，如新疆及邊疆地區的省份。而在憲法內、對於地方的行政制度亦規定爲三種：憲法第一一二條至一一八條，又一一一條至一二七條都是關於省縣制度的規定，文長免引；第一一九條：「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是關於蒙古盟旗制度的；第一二〇條：「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是關於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將來光復大陸以後，對於邊疆地區，自應遵照憲法的規定，斟酌其實際的情形，分別建立其地方行政制度。至於建立的程序：在大的政策性方面的當然要由中央立法，予以制定，如省縣自治通則者是，將來對蒙古各盟旗及西藏地方的自治制度似亦應有一通則式或要領式的規定；若在各該地方的實行辦法，則須由各地方的民意代表大會依據中央制頒的原則制定，如省自治法、縣自治法、盟自治法、旗自治法、西藏地方自治法、宗自治法等是。這些自治法都是由各該地區的民意代表制定，當然都能合乎人民的意願，而爲各該地區建立起來適當的地方行政制度，使各該地區的民族問題歸於消滅。

三、保障各民族的地位

民主政治的常規，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就整個國家言，邊疆地區的民族居於少數，就邊疆地區言，各民族相互聚處，又有多數與少數之分，國家對於這些少數的民族，自須予以保障，憲法第一六〇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殊屬必要。因爲語文及生活習慣上的關係，民族相同的自易於接近，人數較多的遂形成較大的力量，久而久之，便難免少數與多數的對立，少數民族的利益便有被侵奪的危險，致有不平等的現象，民族問題也就由此產生。將來光復大陸後，對於此點，自應特別注意。惟究應如何，纔能得到保障的效果呢？這便須在建立適當的政治制度時予以顧及。最重要的，是對各該地區民意代表的選舉，須按人口比例規定名額，確保當選，以貫徹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想，保障各民族的地位與權益。

四、培養共同的民族道德

道德是人類行爲的規範，社會進步的基礎，個人固須培養起高尚的道德，整個民族也應培養起共同遵守的道德。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裏說：「中國從前能够達到很強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所不能忘記的：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由此可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便是中華民族所賴以生存發展的支柱。而在這八德裏面最重要的是行仁，所謂「仁」就是人與人間的關係，就是人與人相處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僅要「立己」還要「立人」，不僅要「成己」還要「成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都是這仁字的發揮。以這仁字爲基礎再推而及於政治，便形成了一種王道的精神，

即重於責己，輕於責人，如「厚往而薄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甚至「與國無疆，繼絕世」，把仁字擴展到最高度，「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愛的範圍也就成爲無限大。至於忠孝、信義、和平等等，也只是仁愛兩字因實施的對象不同而異其名稱罷了。國父又說：「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爲中國在政治文化正統思想上有了這個好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所以我們要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濟弱扶傾也就是行仁的表現，也就是王道的精神，中華民族內各個支系的同胞，都應該有此偉大的抱負。在邊疆地區，蒙藏素以佛教爲信仰中心，佛是以慈悲爲教，乃植根於仁愛，甘寧青新等省多以回教爲信仰中心，回教崇尚愛人愛物，亦以仁愛爲行爲準則。將來光復大陸後，我們如果更加培養這種仁愛的精神，使蔚爲各個民族的共同道德，則居於多數地位的民族都以「立己立人」、「濟弱扶傾」的王道精神愛護少數，居於少數地位的民族都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輯睦態度善處多數，當然不會再有什麼民族問題發生了。

蔣總統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第二章裏說：「我們中國人要作現代的公民、復興民族、建設獨立自由的國家，我們的生活就要包含下列的各方面：（一）倫理與道德的生活，以合作互助爲根本的個人修養，在家庭與社會中和諧共處；（二）公民生活，地方的國家的與國際的政治常識與民主習慣。」如果各個人都能有互助合作的修養，都能和諧相處，無論在內地或在邊疆地區，都能瞭然於其對地方、對國家以及在國際間的政治分際，並保持着民主的習慣，彼此都以公民的地位、攜手並進，爲地方及國家的進步而努力，民族已不必分，那裏還有民族問題的存在？

將來大陸光復，正是一切從頭做起之時，我們應如何肅清共匪暴政下所遺的不良因素，重新建設，使整個國家能步入富強康樂現代化的境地，使各族同胞都能享受自由平等安居樂業的幸福，則唯賴於內地及邊疆地區的人士共同努力。

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召開，經全體代表十一日聞殯精竭慮之研討，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圓滿完成。大會於閉幕之前，特發佈慰問邊疆抗暴同胞電文，茲誌其全文如下：

慰問邊疆抗暴同胞電文

我大陸邊疆抗暴同胞們：

共匪竊據大陸，奴役邊疆同胞，迫害宗教信仰，掠奪土地財產，摧殘生命自由，殘忍暴戾，無所不用其極。我邊疆同胞，忍無可忍，奮起抗暴，波濤洶湧，迭予共匪以嚴重之打擊。本大會懷念抗暴之忠勇與境遇之苦難，深致崇高之敬意與關懷。並經決議，於光復大陸之時，遵循憲法規定邊疆政策之精神，尊重邊疆各民族之宗教信仰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依其願望制定適當之政治制度，扶助其發展。願我邊疆同胞，宏揚一貫反共之精神，繼起英勇抗暴之高潮，與整個大陸革命全面結合，策應國軍反攻，以爭取復建國之勝利。特電慰問！

說元史中的唐古——唐兀惕

札奇斯欽

唐兀、唐兀惕、唐兀帶、唐兀台、唐古歹、唐兀歹。

唐古、唐兀、唐兀惕、唐兀帶、唐兀台、唐古歹、唐兀歹，都是由

Tangut 這一個字演變而成的。

Tangut 就是西夏，或建立西夏的一族人。蒙古秘史作「唐兀惕」，譯音較為正確。(見一五一，一五二，一七七，二五〇，二六五，二六六，二六七，二六八節。二五〇節)漢譯作「合申」，「合申」就是「河西」的訛轉。在秘史時代，蒙古人稱建立西頁的藏族為「唐兀惕」(Tangut)，稱土番的藏人為「脫李都惕」(Töbet-ud) (複數形) (二六〇節)，凡是秘史上稱為唐兀惕的地方，在元史太祖本紀都稱為西夏或夏。現在蒙古人仍是稱甘肅、青海的藏族為(Tangut)，西藏的藏族為(Töbet) (圖伯特)。在清朝的若干官書上把甘肅、青海的藏族稱為「唐古特」，滿洲語稱西藏為(Wergi Tsang)就是西藏的字譯，但稱「唐古特」則為(Tangut) (見五體清文鑑，設官部，旗分佐領。)

在元史上所看到各種寫法的 Tangut，包括下列四種性質：(一)國名地名或種族名，(二)職官或軍事組織名稱，(三)姓氏名，(四)人名。

(一)當做國名、地名、或種族名的 Tangut。

1 世祖本紀三：「(至元)五年(一二六八)，『罷諸路女直、契丹、漢人為「達魯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蠻、唐兀人仍舊。』」(六、紀六、一五上，一)

2 選舉志說：「(世祖)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各投下叛差「達魯花赤」，內多女直、契丹、漢人，除回回、畏吾兒、乃蠻、唐兀，同蒙古例，許叙用，其餘擬合革罷。」(八二、志三二，一九下，三)

3 鎮海傳：「鎮海：從(太祖)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契丹、女直、河西諸國。」(二二〇，傳七，一〇下，二)這段那把蒙古語的「唐兀」和漢語的「河西」重複的列在一起，把一個國家變成了兩個。

4 紐璘，也速(答)兒附傳：「也速答兒：遷蒙古軍都萬戶，復賜銀鼠裘，鎮唐兀之地。」(二二九，傳一六，七上，四)

5 劉伯林傳，劉黑馬附傳，「黑馬：癸未(一二二三)：又從孛羅攻西夏、唐兀。」(一四九，傳三六，七上，二)這裡又把「西夏」和「唐兀」重複的列在一起。

6 賈，塔剌渾傳，「歲己丑」(？)將所部及契丹、女直、唐兀、漢兵，攻幹脫刺兒(Otrar)。(一五一，傳三八，一五下，一)這裡的己丑(一二一九)是太宗稱汗即位之年。太祖西征克幹脫刺兒是(一二一九，那

年是己卯。可能己丑是己卯之訛，又按秘史二五六節的記載，唐兀惕拒絕了派兵從成吉思可汗西征，因此構成後日征伐它的主要原因，可能這裡的唐兀也有問題。

7 察罕傳：「察罕(ògha)初名益德，唐兀一烏密氏。」(二二〇，傳七，一上，五)

8 昔里、鈴部傳：「昔里、鈴部唐兀人，昔里氏。」(二二二，九，傳一三上，六)

9 暗伯傳：「暗伯，唐兀人。」(二二三，傳一〇，一四下，一〇〇)

10 卜顏·鐵木兒傳：「卜顏·鐵木兒(Bayan-temür)字璚卿，唐兀一吾密氏。」(二四四，傳三一，六上，六)這裡的吾密氏就是前第七項的吾密氏。

11 福壽傳：「福壽，唐兀人。」(二四四，傳三一，一上，一〇〇)

12 良吏傳二，觀音奴傳：「觀音奴字志能，唐兀人。」(一九一，傳七九，五下，七)

(二)當做職官和軍事組織名稱的 Tangut
這本來是由唐兀人所組成的軍隊或機關演變而來的。

1 唐兀一禿魯花 Tangut turga
A 武宗本紀一，「大德十一年(一二三〇)七月：辛卯詔「唐兀一禿魯花，戶籍已定，其入諸王駙馬各部避役之人，及冒匿者，皆有罪。」(二二二，紀二二，一上，五)

B 「大德十一年：八月：癸丑，「唐兀，禿魯花軍」乏食，發粟賑之。」(二二二，紀二二，一上，五)

C 也蒲。甘卜傳「也蒲、甘卜、唐兀氏：(次孫)暗普申，遠古兒赤，授金符，「唐兀一禿魯花」千戶。」(二二三，傳一〇，七下，十)

在以上三條之中，都有「禿魯花」(Turga)一語。秘史第七九，一七〇，一九一，一九二，二〇八：等節寫做「土兒合」，譯作：「伴當」或「散班」。是親衛兵的一種。元史九十八，兵志一，第二頁下，第二、三行，說：「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唐兀，禿魯花」是由 Tangut 的人質，或是由 Tangut 將校子弟們所編成的軍隊。「禿魯花」原是親衛的一種，但後來逐漸變質，失掉了它原來的地位。而唐兀衛親軍取得了成吉思可汗時代「土兒合」的地位。關於「禿魯花」，請另詳「禿魯花」條。關於「唐兀一禿魯花」的起源，拜延傳說：「拜延河西人，父火魯都，以質子

從太祖征河西。太祖立質子軍，號「秃魯花」。遂以火奪都爲秃魯花百戶。」(一三三，傳二〇，2下)

2 唐兀千戶所

A 仁宗皇慶元年(一一三二)二月，「罷莊浪州唐兀千戶所」(二四，紀二四，一九上，三)莊浪是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的一個州。地理志三(六〇、一二，六上，九)說：「莊浪州，下沿革闕。成宗大德八年(一一三〇)二月降莊浪路爲州。」這個千戶所，必是唐兀軍的一個戍所無疑。

3 唐兀衛親軍

A 順帝至元六年(一一四〇)五年，「辛未，降鈔萬錠，給守衛官闕內外門禁唐兀，左、右阿速，貴赤，阿兒渾，欽察等衛軍。」(四〇、紀四〇，六上，五)

B 百官志二，福密院條：「唐兀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總領河西軍三千人，以備征討。」(八六，志三八，一六下，九)

C 兵志二，宿衛條：「唐兀衛。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阿沙阿束言：「今年春，奉命總領河西軍三千人，但其所帶虎符金牌者甚衆，征伐之重，若無官署，何以防閑之？」樞密院以聞，遂立唐兀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以總之。」(九，志四七，五上，六)

D 同，隆鎮衛條：「(武宗)至大四年(一一三一)，改(居庸關，南、北口上)千戶所爲萬戶府，分欽察、唐兀、貴赤、西域、左、右阿速諸衛軍三千人屯駐。」(九九，志四七，六下，一)

E 同，圍宿軍條：「仁宗皇慶元年(一一三二)十一月，樞密院臣言：「皇太后有旨，禁掖門可嚴守衛。臣等議增置百戶一員，及於欽察，貴赤、西域、唐兀、阿速等衛，調軍士九十人增守諸掖門。」從之。」(九九，志四七，一一上，二)

F 同，看守軍條：「武宗至大四年(一一三一)六月：樞密院官(官)奏：「嘗奉令各門置軍守備。臣等議，探馬赤軍士，去其所戍，地遠卒莫能至，擬發阿速、唐兀等軍參漢軍用之，各門置五十人。」制可。」(九九，志四七，一五下，一)

G 高智耀子睿附傳：「授(高睿)唐兀衛指揮副使。」(高智耀河西人)(一一五，傳一一，二下，八)

H 亦憐眞班傳：「亦憐眞班(Erinčinbal)西夏人：(英宗)至治二年(一一三二)擢虎符唐兀(衛)親軍都指揮使。」(一四五，傳三三，一上，八)

I 暗伯傳：「暗伯唐兀人：世祖嘉其功，命長唐兀衛，兼樞密院事。」(一三三，一〇，一四下，六)

從以上九條來看，唐兀衛親軍是由 Tangut 人組成的親衛軍，他們的長官都指揮使，似乎在原則上也是以他們本族 Tangut 人士來充任的。他們的任務是做親衛，從征，還要擔當當門禁。

3 唐兀司

A 食貨志四，俸秩，樞密院條：「右衛都指揮使，俸七十貫，米七石五斗。副都指揮使，俸五十九貫三錢三分三釐，米、石。」(九六、四五、六下、五、六)又說：「西域司，唐兀司，貴赤司，並同右衛。」這裡所說的唐兀司，就是唐兀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的略稱。」

(三)當做姓氏的 Tangut

1 文宗本紀一：「文宗聖明元孝皇帝，諱圖、帖睦爾(Tug-temür)武宗之次子，明宗之(異母)弟也。母曰文獻昭聖皇后，唐兀氏。」(三二，三二，一上頁六)又文宗本紀二：「天曆二年(一一三九)二月：辛丑，中書省議追尊皇妣亦乞烈(Igires)氏曰：仁獻章聖皇后。唐兀氏，曰：文獻昭聖王(皇)后。」(三三，紀三三，五上，二)

2 后妃表，武宗：「妃子唐兀氏，文宗母也。天曆二年，追諡文獻昭聖皇后。」(一〇六，表一，三下，武宗，四〇)

3 遼魯曾傳：「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一八七，七四，七上，六)

4 也蒲、甘卜傳：「也蒲、甘卜、唐兀氏。」(一一三，傳一〇，七上，七)

5 朵羅台傳：「朵羅台(Dorotai)唐兀人。」(一三四，傳一一，二三上，八)

6 余闕傳：「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一四三，傳三〇，一七下，九)

7 忠義傳，聶炳傳：「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darugači)明安達爾(Mingander)率軍出擊，擒其僞將。明安達爾唐兀氏，字士元，(聶炳同年進士。)(一九五，傳八二，七上，七)

8 孝友傳，郭全傳：「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及壯，父庭玉又卒。事繼母唐古氏甚孝。」(一九七，傳八四，一三下，一〇)

以上八條，都是以「唐兀」爲氏的例證。雖然如此，但「唐兀」不過是他們所屬的種族，可能是漢人加給他們的姓氏，也可能是他們自己仿效漢人借用的姓氏，而非他們真正的姓氏。其在第一項裡的7、10兩節中所說的：「察罕：唐兀—烏密氏。」和「卜顏、鐵木兒：唐兀—吾密氏。」的「烏密」或「吾密」，纔是 Tangut 人的真正姓氏。

四當做人名的 Tangut

在蒙古人名中，有不少是以種族名爲名的，例如：忻都(Hindu)就是

印度，幹羅思 (Oros) 就是俄羅斯，Tangut 自然是屬於這一類的。從若干人名作唐兀帶或唐兀台來看，可能它的對音是 Tangutai 或 Tangutai，tai 是名詞接尾語，是表示具有之意的。在這裡字義是「屬於 Tangut 族的」。與塔塔里台之為「塔塔兒族的」，蠻子台之為屬於「南方漢族的」，是同一的語意。

從下列元史裡 Tangut 七種對音中，按他們的記事可正好歸納成七個人。

1 遠征高麗的 Tangut 一唐古，亦作唐兀台。

A 太宗本紀：「七年乙未（一一三五），遣皇子曲出（Kiüen）及胡土虎（Qutugu）伐宋。唐古征高麗。」（一，紀一，五上，七）

B 洪福源傳：「（高麗叛），乙未，帝（太宗）命唐古拔都兒（Tangut Baïur）與福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歸信昌、朔州。」（一五四，傳四一，二上，六）從這一段，我們可以知道，這一個 Tangut 是會受勇士 Baïur 榮銜的大將。

C 球榮祖傳（王珣附傳）：「（太宗）己丑（一一二九）授北京等路征行萬戶，伐高麗，圍其王京。高麗王力屈，遣其見淮安公奉表納貢。進討（蒲綽）萬奴，擒之。趙初以興州叛，從諸王按只台（Aïéiai）平之。初黨猶剽掠景、薊間，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將行榮祖曰：「承詔討逆人耳。豈可戮及無辜。惟抗我者誅！」大將（唐兀台）然之。由是免死者衆。再從（唐兀台）征高麗，破十餘城，高麗遣子縛入質。」（一四九，傳三六，二七下，五〇）

D 高麗傳：「太宗三年十一月元帥蒲桃迪巨、唐古等領兵至其王京。（國王）（王）瞰遣使奉牛酒迎之。」（一一〇八，九五，二下，一〇）又：「（高麗叛），（太宗）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龍崗、咸從等十餘城。」

2 攻宋，遠征安南，曾任參知政事，左丞的 Tangut，他的名字在元史中有好幾種寫法。它們是：唐古歹、唐兀台、唐兀帶和唐兀鵬。

A 世祖本紀五：「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春正月：以侍衛親軍指揮使札的失、囊加帶將蒙古軍二千，百家奴、唐古、忙兀兒漢軍萬人，赴蔡州。」（八，八，一六上，二）又說：「（同年同月）庚寅，遣左衛指揮副使鄭溫、唐古、帖木兒率衛軍萬人，同札的失、囊加帶戍黃州。」（八，紀八，一六上，六）

B 伯顏 (Bayan) 傳：「（世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正月：（伯顏平宋）辛卯，萬戶張弘範：以所易降表，及宋主，謝后諭未附州郡手詔至軍前。令鎮撫唐古歹罷文天祥所召募義兵二萬餘人。」（一二七，傳

一四，一三上，七）又說：「三月：伯顏入臨安：以經略閩粵忙古歹 (Mangudai)，以都督鎮潮州西陵都 (Sodun)，以宣撫使唐兀歹，李庭護送宋君臣北上。（同，一六上，一一）

C 李庭傳：「十三年春至臨安，宋主降。伯顏命（李）庭等護其內城收集符印珍寶。仍令庭與唐兀台等防護宋主赴燕。」（一六二，傳四九，七上，八）

D 世祖本紀六：「至元十四（一二七七）八月：昂吉兒、忻都，唐兀帶等引兵攻司空山寨，破之。」（九，紀九，二下，八）

按商務版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第一九八頁司空山條所記：「在湖北南漳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接保康縣界。宋咸淳間蒙古伯顏南侵。由襄陽入漢濟江。分三道。一由棗陽哨司空山。又景炎初司空山秦民傳高舉兵興復。為蒙古將昂吉兒所襲破。」

E 哈八兒秃 (Qabatu) 傳：「哈八兒秃：（至元）十四年：領新附軍五百人，從宣慰（使）唐兀台，戰於司空山，有功。命以其職兼都鎮撫。」（一二三，傳一〇，一九上，八）

F 世祖本紀七：「（至元）十五年二月：以黃州路宣慰使唐兀帶、史弼，並參知政事。」（一〇，紀一〇，二下，九）

同：「（同年）六月：以史塔、刺渾 (Targun)、唐兀帶驟陞執政，忙古帶任無為軍「達魯花赤」，復遙領黃州宣慰使，並罷之。」（同前，六下，三）史、塔刺渾即史弼的蒙古名字 Targun 是「胖子」之意。按元史一二六史弼傳：「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刺渾。」忙古帶是否即 A 項的忙兀兒，待考。但以 B 項經略閩粵忙古歹證之。那一個「兒」字，恐怕是「歹」或「帶」字之訛。

G 世祖本紀九：「（至元）十九年二月：庚戌，以參知政事唐兀帶等六人，鎮守黃州、建康、江陵、池州、興國。」（一二、紀一二，二下，五）從這條來看，因其「驟陞執政」而被罷免的參加政事一職，這時似已恢復了。

H 世祖本紀十：「（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春正月：唆都、唐兀帶等引兵與鎮南王會。」（一三，紀一三，一三上，六），又說：「（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諸益兵。時陳月恒所逃天長、長安二處兵力復集：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唆都、唐兀帶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一三，紀一三，一六上，三）

又說：「（同年）秋七月：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脫歡 (Togon) 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選良將將之。以征交趾。」從之。復以唐兀帶為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慰。詔從脫歡：處之。」（一三，紀一三，一九下）

I 王忱傳(王玉附傳)說：「忱：勅罷鎮南帥唐兀台。唐兀台結援大臣，誣奏于帝，繫至京師，得面陳其事。世祖大悟，抵唐兀台罪。」(一五一，傳三八，七上，二，三，四)關於唐兀台所抵何罪，我們一時還未能找出來。

J 安南傳：「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左丞唐兀朮馳驛赴占城。』」(二〇九，傳九六，一〇下，一)又說：「(陳)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阮益駐西路永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朮與唆都等兵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同一三下，七)「…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儀侯，相繼率衆來降，唐兀朮、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同一四上，一〇)「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唆都襲擊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朮沿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同一四上，七)最後說：「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江，繫浮橋渡江，左丞唐兀朮等軍未及渡，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朮等馳驛上奏。」(同一五上，七，八〇)

K 世祖本紀十二：「(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春正月：戊戌以荆湖、占城省左丞唐兀朮，副按的，忽都合(Altu-Quunga)爲蒙古都萬戶，統兵會江淮、福建二省。」(一五，紀一五，一五上，九)

L 兵志二，鎮戍條：「(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二月，命唐兀朮於沿江州郡視便宜，置軍鎮戍。」(九九，志四七，兵二，二下，四)上邊這一位 Tangut，在元史中計有十二處記載他的事蹟，可惜元史並沒有給他立傳，將來我們由以上的材料，或者可以給他寫一篇略傳。

3 擾亂治安而被斬首的 Tangut—唐兀朮，又作唐兀

A 世祖本紀七：「(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九月：己巳，樞密院臣言：『有唐兀帶者，冒禁，引軍千餘人，於辰溪、沅州等處劫掠，…而麻陽縣「達魯花赤」(darugači)伍、伯不花(Beg-Buga，漢人)爲之鄉導。』敕：『斬唐兀帶、武、伯、不花。』」(一〇，紀一〇，二四上，九，同二四下，一一)

B 博羅歡傳：「而常德入訴唐兀一軍殘暴其境內。敕斬以徇。」(一一，傳八，一七上，一〇)

4 明宗親信，曾任太尉的 Tangut—唐兀

A 成宗本紀二：「(元貞)二年(一二九六)二月：辛丑，立中御府，以脫忽伯(Togubai)、唐兀並爲中御卿。」(一九，紀一九，二上，一〇)

B 明宗本紀：「武宗崩，仁宗立。延祐三年(一二一六)春，議建東宮時

，宰相鐵木迭兒(Temüder)，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皇太子。又與太后幸臣潛帝於兩宮，浸潤久之，其計遂行。於是封帝爲周王，出鎮雲南，置常侍府官屬，以遙受左丞相亮忽魯(Tug-uhug)：等並爲常侍。中衛親軍都押使唐兀，兵部尚書賽罕、八都魯(Saigan Ba'atur)爲中尉，仍置諮議，記室各二員，遣就鎮。」(三一，紀三一，一五，五)

同本紀又說：「天歷二年(一二一九)五月：(明宗)加翰林學士承旨唐兀爲太尉。」(三一，紀三一，八上，五)

5 宗王 Tangut—唐兀台

A 宗室世系表，順宗皇帝三子：長魏王阿木哥，次二武宗皇帝，次三仁宗皇帝。魏王阿木哥(Amuga)位。其第五子爲唐台王。(一〇七，表二，一三下)

6 掌管驛站並平定過一次叛亂的 Tangut—唐兀

A 順帝本紀四：「(至正)八年(一二四八)：三月：遼東鎮火奴反，許稱大金子孫，水達達路「脫脫禾孫」唐兀，火魯火孫(Gorgosun)討擒之。」(四一，紀四一，一五上，一〇)「脫脫禾孫」(Togtogosun)是驛站的監督，另詳。

7 孝友傳中的 Tangut—唐兀

A 孝友傳在它的序言中列舉了許多漢族的孝友之人的姓名後，說到蒙古、色目人士中的孝友者的時候，第一名就是唐兀歹(一九七，傳八四二下，三)；但在傳記中並沒有說到他的故事。

從以上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整理出在元史中，使用 Tangut 爲人名的，計有七個人。其中除宗王 Tangut 一人，可以確實知道他是沒有問題的蒙古人之外，其餘六名，都無法找出他們的種族別。但是看起來他們都似乎是蒙古人，大概沒有什麼問題。今天在蒙古，仍然有許多人的名字是 Tangut，他們之所以用這一個種族名的意思是：Tangut 人看來拙笨；但能吃苦耐勞，寓意在容易養大成。

從元史中許多有關 Tangut 的記載，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 Tangut 人在蒙古帝國中的地位。我們把它變遷的情況簡略的述說於下：

元史時代的(也可以說爲成吉思汗時代以後的) Tangut 人的地位，遠比秘史時代(或成吉思汗時代)提高多了。秘史第二六八節說，成吉思汗征服了唐兀惕之後，會命令在飲宴之時都要說：「已經把唐兀惕人給滅絕了。」可見當時對唐兀惕人是相當厭惡的。當然在成吉思汗的時代也有一些唐兀惕的將士臣宰，蒙可汗的恩賜；但是一般的唐兀惕人若按秘史的記載，恐怕不會

視同蒙古人的。等到世祖時代他們的地位顯然很提高，而與蒙古人同列了，選舉志二，銓法上，說：

「(世祖)至元六年，…各投下瓶差「達魯花赤」，內多女直、契丹、漢人，除回回、畏吾兒、乃蠻、唐兀，同蒙古例，許叙用，其餘擬合革罷。」(八二，志三二，一九下，三)

在元史有許多唐兀惕人的高官將士，甚至武宗的妃子，文宗的母親就是一位唐兀惕族的女子。在元史中有傳的 Tangut 人，計二十四個，其中寫作唐兀人的計下列十二人。他們是：

- 一、察罕 (Çağan) 亦力撒合 立智理威附傳 卷一二〇，列傳七。
- 二、昔里 鈴部 愛魯附傳 卷一二一，列傳九。
- 三、也蒲、甘卜 卷一二三，列傳十。
- 四、暗伯 卷一三三，列傳二十。
- 五、朵羅台 (Dorotai) 卷一三四，列傳二十一。
- 六、金闕 卷一四三，列傳三十。
- 七、卜顏、鐵木兒 (Buyan-temür) 卷一四四，列傳三十一。
- 八、福壽 卷一四四，列傳三十一。
- 九、觀音奴 卷一九二，列傳七十二，良吏二。

新疆民族雜咏

漢

抗倭悲壯遠辭鄉。東北哀軍始入疆。軍政遼多遼吉黑。工商原有肅、甘、涼。趕營販客從津保。(湘軍入疆時，天津保定人多隨軍作買賣曰趕營)。游幕文人賸鄂湘。聞道奇召風侈靡。舊時官眷喜排場。

漢回(東甘)

東至甘州遷此地，族名遂說我東甘。(俗寫東扞，應寫東甘乃合)祇唯宗教殊崇信。未與炎黃異髮顏。千載深仇知莫考。(今東甘人既自號為回族。且訛傳與漢族乃為世仇。謂千年前本居甘省河東。被漢人迫徙河西。圖以黃河水淹沒其全族。幸黃河改道。天不絕回云。此事於史無徵。實為歹人捏造。以挑撥仇恨煽動戰爭者。應亟為糾正。庶免遺禍無窮也。)百年浩劫血猶殷。正名別族應言漢。沿誤休言改正難。

維吾爾

「回回」「外五」「畏吾兒」。一字同音譯祇歧。威武兒稱會一度，維吾

寫做西夏、河西，或其他地名的，有下列的十二人，他們是：

- 一、李楨 卷一二四，列傳十一。
- 二、高智耀 子霄附 卷一二五，列傳十二。
- 三、來、阿八赤 (Lai-Abaci) (寧夏人) 卷一二九，列傳十六。
- 四、李恒 卷一二九，列傳十六。
- 五、昂吉兒 (Anggir) (張掖人，甘卜子) 也蒲 卷一三二，列傳十九。
- 六、拜延 (Bayan) 卷一三三，列傳二十。
- 七、朵兒赤 (Dorji) (西夏寧州人) 卷一三四，列傳二十一。
- 八、劉容 (西寧青海人) 卷一三四，列傳二十一。
- 九、納麟 (Narin) (高智耀孫) 卷一四二，列傳二十九。
- 十、楊、朵兒只 (Dorji) 子不花 (Buga) 附 卷一七九，列傳六十六。

(其中楊、朵兒只是否漢人，另考。)
從上面所列的這些傳記，可以看出在元代 Tangut 人在軍政兩界是相當活躍的。西夏雖亡；但他們反因元朝的興起，而得到了參與中原政治活動的機會。在元史中他們在地出任「達魯花赤」的，計有十七個人。同時從這些人名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一部分 Tangut 人是漢化的，另一部分似乎仍是屬於舊日游牧文化的。

梁寒操

爾譯是今茲。沙陀共族猶能考。突厥同言已稍歧。穆教養魂饌養體。(維族呼麵餅曰饌)。性多守舊不趨時。

滿州、錫伯、索倫

「錫伯」、「索倫」、皆滿族。伊犁河畔駐防旗。屯田十世成安土。多半音容已漢兒。

哈扎克

下馬如羊上馬王。(新疆人謂哈族上馬是大王，下馬是綿羊。)男人流浪女人忙。羔頭款客儀隆重，毛索綯人技擅長。歲歲驅羊沿水草。天天訪友越山岡。生涯馬上無牽累。今日隨行有學堂。(哈族游牧為生，居無定所，政府為辦流動式學校，隨行以教其子弟。)

塔蘭其

昔年外五徙伊犁。代遠宗分別一支。言語稍歧膚較白。今標新族塔蘭其。

烏孜別克

音容十九畏吾兒。另出烏孜別克文。黑質白草稜角帽。綠條紅線彩斑衣。族分紅色共和國。祖或烏孫大月氏。服御屋廬知講究。自矜聰慧詡歧巖。

塔吉克

割棄邊民百載前。於今有國隸蘇聯。猶留小部蒲黎住。綠眼黃膚別語言。

柯爾格孜

遊牧生涯到處奔。可憐柯爾格孜人。相聯哈族同文化（哈柯爾族合組文化促進會。）稍與維民異語文。日領半羣驅馬隊。夙崇禮教拜天神。抱持左右頭交互。禮最歡愉是結婚。

歸化

一從革命起農工。舊日榮華轉眼空。不敵紅軍惟走遠。難與白黨祇安窮。教儀尙守東羅馬。舊夢休提北大熊。（歐人向稱俄國爲北方之大熊）歸化中華廿多載。安居今日漸同風。

塔塔爾

塔塔爾音同韃靼。大元雄裔此分封。通婚爲與高加索。貌似俄人多綠瞳。

伊斯蘭咏

讀劉介廉著天方典禮及天方性理，爰爲擇要筆記，述以韻言。俾欲知穆教內容者，讀之可易得梗概，庶無懸揣臆測之訛耳。

(一) 神

造化驚奇奧。網維信有神。物成礦植動。人具性心身。主一應無對。天高亦可親。知能全善極。可悟不能云。

伊斯蘭教謂上帝至知至能至全至善。

(二) 不可想像

宇宙有真宰，愚夫擬玉皇，莫名更莫匹，無似亦無方。本是一元始，仍然萬物藏，歸真窮理性，念一不能旁。

(三) 明已以識神

真主何由識。先當近取身。明心斯見性。復命乃歸根。一貫神人物。三乘禮道真。天方傳四處。維族作靈魂。

1 伊斯蘭教經典分三乘。(一)曰禮乘(天方云金禮二)總載天道入道。一切事功之條例。爲勸德敬業者所取法。(二)曰道乘(天方曰脫禮格)總載人物理盡人合天之法程。爲窮禮盡性者所取法。(三)曰真乘(天方云合幾格)總載無我無物天人一致之微言。爲克己完真者所取法云。

2 清文帝開皇七年，天方人塞爾帝幹歌士始奉可蘭經典三十四冊傳入中國，至唐代來傳教者益衆。

四體物以認至

坤偃知有風。綠萌知有春。巧藝知有匠。造化知有神。拜偶愚且罪。崇主一而真。萬化所從出。隨時能示人。

(四) 穆罕默德是上帝真使

卓矣賸昂伯。(伊斯蘭教稱穆罕默德曰賸昂伯爾天方語上帝使者之意)篤冲(潛確類書云天方國即古筠冲之地)肅政刑。迴陽還裂月。(穆民信穆罕默德會迴夕照分圓月。幾於無所不能矣)制禮更刪經。垂誠成鋼律。遺言帶鐵聲。可蘭三十部，陶鑄穆民型。

(五) 道有教而無家教有法而無身

道者天然則。教以示諸人。法在辨邪正。使世皈乎真。道有教無像。教有法無身。像迷信乃妄。身逸道難勤。能明此義諦。始爲能識神。

(六) 五功——伊斯蘭教以念真、禮真、齋戒、捐課、朝覲天闕爲五功。

勤「念」勿忘本。時時儆若思，勤「禮」踐聖路。文繁休妄疑，齋以絕物慾，「課」以克己私，契道「朝」天闕，不畏路艱難。

(一) 念功(天方典禮云「念知所歸也」又云「念者心乎至宰之謂也。有心念。有事念。口念有時，心念無時。」)

斯客最堪憎，識主一無比，穆聖獨依憑。

(二) 禮功(可蘭經云「禮者人之所以立也」。又天方典禮云「拜者身手敬主宰之謂也。」)

「禮」使人能立。「拜」示獻其身。曰禮時有五。無間晨午昏。潔身還潔服。淨地須淨塵，正時復正向。對主非對人。拜者先端立。舉手誦經文。鞠躬乃叩首。跪坐與神親。足右跪左坐。虔禱默云云。外恭而內慄。禮拜此方真。

(三) 齋功(天方典禮云「齋以絕物也」。又「齋者止食色以謹嗜慾也」。「齋之前必致意」。

齋者戒食色。年年一月期。曉后至夜前。飲食兩絕之。日中勤省察。去慾在無爲。「萬務本乎意」。慎勿動塵思。

(四) 課功(天方典禮云「課以克己也」。又云「課者隆施濟以防聚斂也」。

課以期克己。惡斂隆齋施。有財卅課一。人勿匿其資。農產什抽一。瓜果穀同之。礦窖五捐一。倖獲緣天貽。牧畜服多寡。捐輸有等差。負債可無課。富者戒居奇。寡多以益寡。人始抑其私。規從穆聖定。信徒烏可違。

(五) 朝功(天方典禮云「朝復命而歸真也」。又云「朝覲者，親詣天闕以返其所自始也。」)

返其所自始。穆教謂之「朝」。身須詣聖闕。大願始能消。麥克路蹤遠。豈便愁險巖。入境先受戒。新衣穿未澆。潔浴佩香袋。高誦應神招。入戒衣無縫。戒律十一條。朝兮「謁」「覲」「懷」。意義「覲」最饒。信仰此極點。

參者心如燒。「謁」罷寓彌擊。飲牲於首朝。教王步出郭。濟陰隨百僚。登壇諭有衆。綸音騰海潮。率衆移識山。(爾立法堤山在麥克城北三十里譯曰識山)面闕處無驚。暮移母子闕。(母子得理傳山在麥克城北二十里距識山二十里)肅肅過良宵。翌早歸彌擊。會射乃大朝。弁冠次第入。撫石明久要。(闕庭南有大黑石曰天石。往朝者必撫之以示堅信。)七臣繞闕庭。四圍懸錦綃。遇石必一撫。遊行毋稍休。闕外致祈祝。四叩兩彎腰。出登索法頂(索法山在麥克城東與在城西之默爾機山如雙角狀。西山間曰白土泥川)追懷聖德韶(聖指亞們拉罕。此地爲其初生長子之日。於兒足下得湧泉處)更登默爾機。心魂天上飄。下山復拜闕。「謁」畢行追遙。乃復歸彌擊。會射經兩朝。始謁穆聖陵。林密無狂飈。(去麥克城北三百里有默底納城爲穆聖陵寢所在。陵地縱廣廿里。松柳交幹。盤連不絕。颶風至此則息云。)墓石色蒼翠。瑰麗如瓊瑤。墓旁多綠紗。拾去從人挑。聖泉人各飲。百疾云可療。書後乃詣闕。無慢心悵。舊帳分一方。得之如錦標。反踵返而「懷」。斯完三次朝。朝歸號阿止。交遊另眼瞧。穆民了此願。心中天子驕。(天方典禮云：「朝有三。曰朝謁。初到麥克未至觀期。各人自行朝禮也。曰朝覲。即正期大朝也。曰朝懷。將歸而辭別也」。又云：「入戒律十一：露頂。裸足。不衣黃紫。不佩容臭(即香囊)不嗅香果。不滌首。不雜髮。不齊髭。不剪指。不取一切修飾。不殺一切生靈。)

(古而邦(大禮禮)天方典禮云：「吾天方聖教有宰牲事主之典名曰古而邦」又云：「古而邦潔己爲禮，以希臨於真主也。」

宰牲以事至。禮曰古而邦。大祀凡三日。穆民心熱狂。首爲大瞻禮。無分民與王。其次集於郊。民來從四方。復次宰三牲。諒力駝牛羊。牲必「壯」「全」「肥」。覆巾昭敬莊。人感肅戒浴。盛服懷香囊。分班詣聖壇。遵禮朝天房。朗讀四舉手。獻頌聲浪浪。歸家各宰牲。親爲毋假旁。二喉須並斷。喉筋須並割。駝則斷其臆。項厚妨毛長。牲物分三份。其一留自嘗。其二給貧乏。其三餽同鄉。禮在一於敬。必守人所當。制自穆聖定。穆民爲典常。

(五典

穆教言五典。無殊儒五常。夫婦生之本。首爲人道綱。父子尊卑別。君臣治道長。兄弟並蒂果。親愛人所當。朋友以成德。務宜擇其良。穆聖制典禮。天人道所藏。

(夫道

爲夫止於愛。其道男應知。義財潔其養。禮法嫻其儀。寬儉量豐歉。內外嚴闊綽。勿以語傷毀。固結休輕離。毋嫌貧或醜。毋責不能爲。倘若婦有過。善言以教之。無客必同膳。外遇莫有私。妻衆公衣食。御夕須定期。

(婦道

爲婦止於敬。其道女應知。外人不輕見。出戶不能私。取與聽夫命。夫意

不宜違。失言當格違。有錯幾諫之。夫問不諱答。夫召不諱推。夫怒不遽去。婉容解其顏。妒婦夫之疫。諛婦家之魘。婦有大復二。無妒與無私。

(親道

有子代天育。爲親止於慈。勿以生男喜。勿以生女悲。皆主所寄命。愛護不當歧。首宜謹胎教。庶期良性遺。開乳爲命名。宰牲謝神施。男必獻與主。定期行割儀。家訓務嚴謹。董學爲擇師。量才授之業。婚姻代定之。

(子道

子道止於孝。修身以奉親。凡事以身先。敬順貴純真。勤學敏於善。不可危其身。養親執良業。始不差先人。親在從其事。親歿保其恩。奉親於真道。以敬爲率循。聖訓孝有三。敬身而行仁。更喜近賢學。能此孝乃純。

(君道

君道止於仁。不言與儒異。體至爲第一。德聖爲第二。敬賢親庶民。廣惠正法制。從諫且燭姦。萬勿縱私意。時時察民患。君德乃稱懿。王者真主影。生民之所庇。民屈賴以伸。民事賴以理。聖君爲民役。治人先治己。志民不志位。聽賢廢私智。心天下之心。體天下之體。道法不可枉。征伐畏民志。民咸安枉席。太平自可致。

(臣道

臣道忠是尙。無欺乃好官。於身志心量。宜正高定寬。是亦爲四維。可以宜萬般。乃使君敬重。治民斯父安。

(兄弟之道

兄弟有其道。「協義」是所崇。如果蒂乃並。如枝本乃同。兄弟皆親身。傷親理豈容。兄長而弟幼。責任重在兄。兄能多負責。弟也自相從。兄弟猶離畔。人皆知其兇。兄弟能協義。人皆仰其風。

(朋友之道

朋友貴有道。忠信爲之先。「合志」更「合義」。終於相「成全」。「良友兩世福」。穆聖有至言。「如鏡使垢照。如醫使病痊」。「義友輔善德」。「利友」志金錢。「戲友」務蕩逸。使汝陷於淵。小人與君子。大半隨友遷。「友者我之半」。同德希聖賢。

(男女

禮防別男女。穆教稱最嚴。驟寡隣亦避。少幼坐不兼。伯叔兄弟舅。相見始無嫌。不過淫亂門。不窺異教簾。客來女遁匿。帕裡顯莫潛。長衣密密遮。面幕密密箝。視女爲至弱。律女何苛纖。新潮烏可禦。歐風亦漸沾。

(飲食

飲食當慎選。作資神性德。芻畜與穀禽。德良方可食。水性魚所秉。土性免獨得。牛羊供常餐。驢馬只爲役。駝爲六畜尊。祭神方可殛。年款可食禽。惡其害稼穡。草木有良毒。食之要分析。金羶與浪若。(二毒草名，食金羶身

即化濃血。食浪若使人咆哮發狂云。見之當辟易。兇獸與鷲鳥。食者性能賊。毋使肉入口。用其羽毛革。惟家爲最汚。貪情附鬼域。穆教禁獨飲。壞戒必損斥。酒爲衆惡母。聖訓戒亦力。速禍且致亂。神智變昏黑。淫暴性隨來。信虔亦爲失。誤犯宜早醒。斷之當立即。

(四) 婚姻

婚姻無貧富。惟當擇善良。不得慕聲勢。妄欲攀高牆。不可取便易。誤與賊類相。父母爲作主。媒言通兩方。意同乃納定。聘物毋較量。「書婚」期先定。禮儀須肅莊。必請阿洪蒞。男宅新鋪張。女家賓戾止。見面禮相將。阿洪闡教義。宜衆爲當場。觀禮歡聲騰。擲果向新郎。新郎入陳饌。宴客無酒漿。四日行親迎。乘馬赴女鄉。岳家下馬入。翁婿拜於堂。女乃別父母。隨歸作新娘。姑先來見媳。訓誡語之詳。主人饗送者。賓主喜洋洋。女母或隨來。膳罷去揚長。媒導婿近婦。晉以花露湯。爲婦除飾出。禮乃完洞房。明日拜翁姑。並謁諸姻婭。婿亦往岳家。永好兩無忘。此爲中原風。間有異回疆。維族女家富。恒喜留新郎。數年不讓去。幾月更尋常。

(五) 喪葬

穆教重喪葬。親制定之詳。人至病亟時。內外聲毋揚。女不入男室。男不入女房。除是親子女。相見猶無妨。留囑始正寢。面立向西方。爲誦清真言。使眞塵世忘。氣絕與更衣。覆被移殮床。常人停居室。家主遷中堂。炎暑可放地。薦席蓋巾箱。不可遽哀哭。務當先焚香。定一作喪主。四人爲治喪。相禮與司賓。書記與賬房。相禮命是聽。送死儀須莊。三日不治饌。戚友爲餽糧。備殮男服三。大服如被囊。襦服肩至踝。小服如身長。女殮加裹胸。包頭闕內香。如制治木槨。不用鐵釘裝。葬前先掘墳。用物備周詳。葬夕行所囑。入柩遷於堂。殯禮衆一拜。謝主迎返鄉。遷柩登輿行。親朋導前方。喪家隨柩後。緩步毋倉皇。至墓先視墳。穴內鋪衆香。以墓圍墳口。祇缺其南方。四人繫屍身。緩下墳裏藏。築土以實墳。徐徐不須忙。土塊砌穴口。阿洪禮於旁。立碣以取識。碣形當直方。其狀如馬脊。尺寸規廣長。葬畢始奉祀。爲禱安帝鄉。施財與散穀。用使先德彰。有慶先行祀。沒世示毋忘。

(六) 入教

凡人欲入教。沐浴先淨身。衣服悉新潔。用示去舊塵。依歸於穆聖。嚮往於眞神。諦言聽掌教。五節皆經文。戒豕復戒酒。不爲邪說紛。齊髭剪指甲。雍臍明滌新。違此即玩教。不能爲穆民。

維吾爾雜咏

民國卅二年春，余承新疆省政府之邀，周歷南疆，講演主義，以二月十日自迪化出發，經鄯善、吐魯番、托克遜、焉耆、輪台、庫車、拜城、阿克蘇、巴楚、喀什噶爾、英吉沙、莎車、葉城、皮山、和闐、洛浦諸城，計程約五千

里，皆維吾爾族聚居之所。沿途見聞頗多新異。爲成雜咏十八首，俾欲知維族情況者，得概略焉。

(一) 禮俗

此日回疆初訪探。民風有尙勝東南。課捐義重年年獻。禮拜功嚴日日參。文化會今歌舞所。清真寺是禮儀監。篤恭勤儉知相助。禦侮興邦責與咸。

(二) 人物

始祖猶然認亞當。生材天不限遐荒。姿容慧美驚「伽奴」。體魄康強喜「霸郎」。岸岸「阿洪」儀表偉。淵淵穆教澤流長。從今大道勤陶冶。蔚起人才爲國光。

(三) 宗教

可蘭經典尊無上。穆聖言言盡教條。功重念禱、齋、課、覲。禮分晨、晌、晡、昏、宵，世間有宰神唯一。教外無婚意自驕。欲往天方途有阻。畢生大願總難消。

(四) 習慣

有文無史昧淵源。風俗千年却保存。行具家家驢與馬。教現代子而孫。鉢形小帽頭常戴。筒樣長靴足慣穿。隆準濃鬚微細眼。一生難見是輪船。

(五) 習慣

依然耕織舊家風。自足無需域外通。帕制蒙頭閒少婦。禮隆制勢獻男童。頭纏紗帛「阿洪」弁。壁掛氈氍「霸倚」宮。女喜紅裳爛唱舞。維民習俗一般同。

(六) 文字與交通

瀚海天山久族居。千年文化渺乘除。先名後動初民語。左走橫行曲蚓書。六棍四輪新式輪。狹籠隻馬舊型輿。同文接軌期他日。主義應先與灌輸。

(七) 風俗

新疆近年做蘇聯製新式車輪。以缺框架六棍。上鋪毯坐人。下裝鐵輪四。以馬曳之。俗名六根棍子。桃園世外說原空。十載新潮已啓蒙。車馬宛然周代式。屋廬猶有漢家風。

人強馬壯「刁羊」熱。杏熟桃肥唱舞瘋。永保淳風汲新學。爾曹幸福正無窮。
維民每年秋季舉行賽馬會，勝者得羊名曰「刁羊」。

(八) 習慣

習俗範人非易變。教風傳世更難搖。「用胰」「攝影」防人笑。烹豕屠驢犯聖條。手不機藏龜甲坼。脚常靴護馬蹄驕。去糟存粹宜商略。改革工夫匪一朝。

維人偶有以胰洗臉者，恆被人譏為女化，有照相者，在宗教觀念上亦認為不當。

(九) 保守心理

新潮抵拒談何易。舊習牢持笑太呆。賣地祇能鄰舍讓。分家要有阿洪來。離叛頗防童入校，舞歌不欲女登台。狂瀾莫謂應撓挽，政教於今貴析開。

(十) 生活

野原生活自逍遙。不似城居體暖嬌。皮帽護頭靴裹脚。羊裘蔽體帶圍腰。慣乘驢馬程千里。祇帶餘糧水一瓢。教戰可能成勁旅。衝鋒萬騎猛如潮。

(十一) 家庭

家庭生活特殊風。宗教遺規永所崇。朝晚餅茶餐至簡。午時魚肉飯才豐。男婚可向他邦娶。女嫁難同異教通。家產女能分半份。婚姻人每結多重。維民習俗男固可多妻，女亦喜離婚多嫁，男娶他族他教易，女嫁教外是最難。

(十二) 婦人

女誠森嚴鎖更封。伊斯蘭教古來風。頭懸吊似喪中婦。面罩沙如繭裡蟲。隻眼偷窺從幕隙。雙趺牢護總靴中。祇除兩手容人看。色與榴皮賽紫紅。

維族婦女。手多胼胝帶紫紅色。難得見似柔荑者。

(十三) 女郎

新疆宗教勢力演變述要

參 祆教摩尼教景教婆羅門教側足時期

新疆在往古時期，因與近東中東及印度陸上交通便利，居民的宗教信仰，也隨着這些地方宗教的變遷而變遷，中唐以後，印度勢力漸弱，佛教文化，反不如中土之盛，當時新疆居民，皈依佛教的，逐漸接受了中國化的佛教思想，同時我們知道，近東是個宗教發源地，唐中葉以後，祆教摩尼教和印度舊教婆羅門，先後興起，多經新疆傳入中土，新疆居民，除大部份仍信奉佛教外，對祆教等也有一部份皈依了。茲先略釋祆教摩尼教婆羅門教等之起源及教義，然後再根據歷史資料，敘述這些教在新疆的概況。

梨齒桃唇滿月頤。嬌娃出自畏吾兒。髮辮頭挂分多綹。飾物胸懸重百鍊。
(此為舊風，今尚偶見。惟已不多耳。)繡帽斜斜增憨態。革靴嬌健顯英姿。
歡愉最是歌聲裡。彈指搖頭舞蹈時。

(十四) 飲食

麥餅家常簡且便。用茶替酒節金錢。三冬上市冰魚賤。臘月供盤野雉鮮。藏窖甜瓜嘗歲歲。儲池雪水飲經年。盛筵款客羊脂飯。碎烤肥羔串串穿。

(十五) 日用

靴多羊革衣多布。毛毯絲綢色最妍。紅柳築橋兼結柵。葫瓜藏水亦抽菸。窗糊薄紙桑皮製。室掛輕篋杏骨編。如蜜葡萄瓜更好。木材還有核桃堅。

(十六) 姓名

從無族譜足稱查。氏號人人自錫嘉。兒姓無須隨乃父。婦名不用戴夫家。嬌娃豈少「花蹄馬」。老太真多「海底沙」。廣衆儘逢「司馬懿」。大庭定有「阿都拉」。

海底沙、花蹄馬，為穆罕默德妻妾名。維族女人多以為號。司馬懿為聖人易卜刺欣長子名。阿布都拉乃維語誠心信仰上帝者之意。維族男人最多以此為號。又維族女子既嫁不必冠以夫之姓名。所稱某某夫人。乃女本人之名，非其夫之姓或名也。

(十七) 表情

低頭雙手腰間拱。示敬尋常是欠身。掌舉額旁虔拜主。腿盤背後肅陪賓。推胸按臆鳴愁惱。合手掀髯表感欣。牢握長鬚單右手。此時定是感艱辛。

(十八) 居室

特意曾探「霸倚」家。雕窗工細示豪華。壁間滿掛輝煌毯。篷頂多塗絢爛花。牆挖空樹珍品度。土營大炕矮檯加。別間密屋藏閨眷。男客來時向裡爬。

下

曹啓文

甲、祆教摩尼教婆羅門教等之略釋：

一、祆教：Mazdeism為波斯人瑣羅惡斯德(Zoroaster or Zarathustra)所創建，故亦稱瑣羅惡斯德教(Zoroastrianism)，他的生年約在公元前十世紀至六世紀之間，其教義立善惡二元，備載於亞吠陀經(Avesta)，略以上天有陰陽二神，陽神為善，陰神為惡，故以火代表陽神而崇拜之，因之又名拜火教，南北朝時自波斯傳至葱嶺以東，唐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有傳教士穆護何祿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建寺，並置祆正以司其事。按長安有名之大秦寺就是祆教在中土的發源地。唐朝的西域，如疏勒、于闐、康國、焉耆及高

昌，都盛行此教，唐朝爲了羈縻西域，遂亦提倡祇教。據唐人筆記所載，各地均建有胡天祠奉祀胡天，而磧西諸州，尤爲普遍，不過唐朝信奉祇教是政治意義大於宗教意義，所以在武宗會昌五年時與其他各教同被廢禁。

二、摩尼教(Manicæism)，這個教也是波斯教派之一，約在公元三世紀初，波斯人摩尼(Mani)生於二一五或二一六，卒於二七六或二七七，始創此教，係融合舊有之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及佛教之義而成，其教在當時，不容於波斯，乃以中亞細亞爲根據地。唐時回鶻人傳入中國。通鑑唐慶宗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教偕來」。我們知道唐以後，新疆南北路不少地方，除原有土著外，回鶻人由內外蒙及西北各地遷入者不少，這裡說明「回鶻入貢，始以摩尼教偕來」，明確的是指居住在新疆一帶的回鶻而言。摩尼教義是信仰二宗與三際，二宗是指光明與黑暗兩面，三際是指過去現在未來三時，其信徒皆着白衣白冠，素食絕酒，擅釋志磐的佛祖統紀說：在唐武后延載六年，有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爲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始。安史亂後，回鶻助唐復國，摩尼教徒憑着回鶻的支持與助長，大規模在中國傳教，可想唐中葉西域亦盛行摩尼教。自敦煌發現摩尼教殘經，摩尼教在西域流行之說復有文獻可資左證。

三、景教：景教原名聶斯托利安教，(Nestorianism)爲基督教徒聶斯托利安所創，乃基督教之一別派。聶斯托利安在西元四二八年(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五年)曾任君士坦丁堡之主教，後因其教義爲基督教宗大會所排斥，聶斯托利安乃東走亞洲，死於波斯。

唐代初年和波斯交通，有景教傳教士阿羅本在貞觀九年來到中土，於景教碑所載，太宗遣宰相房玄齡往西郊迎接，並於宮中召見，垂問教義，准令傳教。景教的經典術語大多和佛教相似，經過西域傳入中國，很容易在經過的路途中被居民接受。在敦煌也發現了許多唐代大秦景教的寫經卷子。可以作爲參證。

四、婆羅門教(Brahmanism)：婆羅門原是印度四姓之一。婆羅門係梵語，意譯爲淨行淨志等，奉事大梵天而修淨行之一族，中有種種區別，大要以梵王爲主，以吠陀論(吠陀亦作韋陀)爲經，大日經疏曰：「於彼部類中，梵王猶如佛，四吠陀典猶如十二部經。傳此說者，猶如和合僧。」又據海國誌宗教門表云：「西域在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本，即彼方之儒。自佛教興而婆羅門教衰，佛教衰，而婆羅門教復盛，一盛爲耶穌之天主教，再盛爲穆罕默德之天主教，皆婆羅門教之支變，婆羅門教遊方之內者，佛教遊方之外者也」。婆羅門教與天主教回教的關係，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姑不深論，這裡要注意的是，該教與佛教在印度，在葱嶺以東的天山南北，和中國內地，都表現過互相消長的關係。

乙、祇教摩尼教景教婆羅門教等廁足新疆的歷史記載

從唐中葉起，新疆居民，雖然仍多信奉佛教，但已不是佛教思想。籠罩全疆的時代了。佛教勢力縱然未衰退，而其他教派亦乘機插足其間了。茲就歷史及各種有關記載，簡述宋元明清各代其他教派在新疆的概況如下：

一、宋朝時期：新疆在唐中葉後中土佛教大衰，史家稱唐代以後無佛教，新疆雖然不能以如此之甚觀之，而宋代佛教在新疆則不如唐代之盛却是事實，而其他教派乘機插足，亦係不可爭辯之事實，疏勒于闐兩地在唐中葉後，似乎已有祇教，側足其間。舊唐書有段很簡單的記載，茲摘錄於後：

「疏勒國西帶葱嶺，從事祇神，有胡書文字，于闐國好事祇神，崇奉佛教，闕賓國(克什米爾)東葱嶺南常役屬於大月氏，其地鼎沸，人皆乘象，尤信佛法。」

我們知道唐朝在貞觀時代，以接受佛教及西域其他宗教爲最力，是中國思想與印度思想及近東思想開始融合的一個發蒙時期。祇教既於貞觀五年傳入中國。摩尼教景教又繼其後而傳入，以此推之，奉祇神也就是信祇教，不過祇是事天之意，而事天一事，景教摩尼教婆羅門教，均亦爲之，不一定是祇教，且于闐國既好祇神，又崇佛教，也只能說祇教既從新疆傳入內地，本地當然也有傳入的可能，雖不敢作爲祇教傳入新疆的定案，但亦不可謂新疆居民在這個時期未接受祇教的傳入。

宋史：于闐國西抵葱嶺與婆羅門接，相去二千餘里，又曰龜茲本回紇別種，景佑中入貢，賜以佛經一藏，治聖三年，獻玉佛：又曰：高昌漢車師前王之地，頗有回教，故亦謂之回紇，乾德三年，西州回紇可漢，遣僧法淵，獻佛牙，國中佛寺五十餘所，皆唐朝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宋太宗，遣供奉官王廷德使其國，游佛寺曰應運大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又曰：雍熙元年西州回紇與婆羅門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貢，景德四年遣尼仙等來朝，獻馬、請游五臺山。又遣僧翟入奏，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不許，熙寧元年入貢，求金字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

宋史列傳第二百四十九：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具葉梵經四十夾，來獻，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理，一一(乾德)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又建隆二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柙、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又于闐國從事祇神，乾德三年五月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又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乾德三年十

一月，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蓋；高昌西州也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

此宋代新疆間有一二他教，其全境仍奉佛教之證也。

二、元朝時期：元朝的疆域遼闊，元世祖對宗教思想又極端放縱，在馬可波羅的遊記中，曾有一段關於元世祖忽必烈思想信仰的記載，有一次忽必烈大汗說：「世界上有四大聖人爲人類所崇拜，基督教以耶穌基督爲聖人，回教人以穆罕默德爲聖人，猶太人以摩西爲聖人，佛教徒以釋迦牟尼爲聖人，我四者皆奉之」，因之元代對於宗教思想兼收並蓄，形成了元代宗教信仰的混雜，元朝對中亞東西交通頻繁，所以曾在新疆盛行的各教，在元代仍與宋遼金各代相髣髴，沒有多大的變化，元太祖稱爲「神仙」的丘處機，曾西行經數十國，所歷一萬餘里，往返四年之久，歸後著有長春真人（丘之封號）西遊記一書，內容對西域風土人情宗教信仰記載甚詳，爲一本值得參考的西域史地書籍，而且元代對一切宗教都相當尊重，一切教徒，有免除兵役免除租稅的規定，尤其是因爲中亞交通大開，回人之來中國者日多，西方諸汗國如察哈台汗國伊兒汗國的統治階級受當地人民的影響，先後都信仰了回教，回教因之漸趨發達。陳援庵的西域人華化考一書中曾記述摩尼教世家若干人，回教數人，都足證明元代西域宗教思想之自由羅雜。

肆 元裔之消滅與伊斯蘭教之崛起

回教原名伊斯蘭教，是於公元六一〇年由穆罕默德所創立，自唐代起即由大食傳至中土，當時稱之爲天方教，除海道係經由印度安南而達廣東福建或雲南外，陸路則經波斯中亞天山南路而至長安，由此可知新疆居民很早以前便與回教文化接觸，不過在唐宋時期，新疆南部大多信仰佛教，其餘各地則多信摩尼教景教及婆羅門教，對回教的信仰則在元末明初。茲擇錄有關書者如下：

一、明史西域傳圖：蘇魯國阿克蘇國沙哈魯國俗皆敬佛惡回，案明史皆據永樂中陳誠使西域記之言，此爲明初回部尙奉佛，未盡從回教之證也。

二、元史譯文證補載：「回紇人自元以後，大率盡入天方教。」新疆南部的居民在元以後始改信回教。

三、周昆田氏在其所著中國邊疆民族簡史中說：明代末葉有穆罕默德二十六世孫瑪墨特者，由中亞東來，踰葱嶺入居喀什噶爾，新疆南部始有正式的回教領袖，瑪既駐喀，各回城靡然從之，其子二人，擴大傳教；一爲加利安，開白山宗；一爲伊薩克，開黑山宗。喀什噶爾汗蒙族伊嗣馬爾，不久成爲黑山宗的信徒，新疆的回教，才迅速發展起來。清順治初，白山宗與黑山宗衝突頗烈，迄聖祖康熙十七年蒙族準格爾部的噶爾丹，舉兵入喀什噶爾，立白山宗的教主和卓木阿巴克爲汗，遷蒙族舊部於伊犁，察罕台的汗統遂絕。南疆其他各城的蒙族諸汗，或爲噶爾丹或爲噶爾丹所執，全南疆的政教大權，由是亦漸爲回

教的民族所有，故就宗教方面言，是伊斯蘭教同化了畏吾兒族，而就民族方面言是畏吾兒同化了西來的及在新疆接受回教信仰的其他各族。

四、聖武記卷四：「回部者，天山南路也。天山爲葱嶺的正幹，袤數千里抵哈密，其左右爲準回兩部，回部即漢書城郭三十六國，非北路諸行國比。」又說：「計回疆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唐以前皆佛教，其以回回教者，則萌芽於隋唐，而盛於元以後。」

五、魏源：著海國圖誌：「西域自唐以前，無論葱嶺西東，皆有佛教，無回教，其以回教稱者，自隋唐之間始，且其教止行於極西，而未及葱嶺以東，其及葱嶺以東者，自明季始。教雖東行，而山南各回城酋長，尙皆元太祖之裔，于回裔無異。其被滅於準夷，則自國初康熙開始。以此三事證諸羣書，則其言西域自古皆佛教者，見于晉書鳩摩羅什傳及晉僧法顯及魏僧惠生，唐僧玄奘使西域之記，見於魏書舊唐書宋史西域各傳，見于今日葉爾羌城內之古浮圖，阿克蘇城外數十里河岸之千佛洞及石佛洞，庫車城西六十里之大佛洞，皆像好莊嚴，梵經隸刻，是回疆之舊，皆佛教，昭如星日，其言回教舊在極西，明季始被葱嶺以東者，見于唐書西域傳之大食，波斯西域傳之天方默德那，又見于回部之自敘世系，及西域水道記。蓋隋唐時穆罕默德崛起天方，臣服諸國，創教事天，西域尊曰天使，番語曰派罕巴爾，其地在葱嶺萬餘里，二十五世，始分十二支，分遣布哈爾撒爾都斯坦，克什米爾巴達克山諸國，至二十六世馬木特玉素普始東遷喀城，立寺行教，死即葬焉。即霍集占高祖，是爲新疆南路回教之祖，然仍以極西之祖國爲天堂，故回疆習教之人，終身必赴西海禮拜一次，是葱嶺東之有回教，近始明季，又昭如星日。其言新疆回裔，國初（清）以前皆元裔者，見于欽定外藩王公表傳所載順治初年之上諭，康熙中之貢表，與夫張勇班第黃廷桂先後之奏。蓋元時葱嶺以西，爲太祖駙馬賽馬爾罕封地，葱嶺以北之阿羅斯欽察，爲太祖長子朮赤封地，金山以北爲太宗孫海都篤姓昔里吉封地，葱嶺以東，天山以南爲太祖次子察哈台封地。建闡子葉爾羌，其苗裔分王南路各城，其見之史者如于闐爲宗王阿魯忽所封。見明史者，哈密爲元威武王所封，皆察哈台之孫，而朝廷別建南路元帥府于別失八里，北路元帥府于阿力麻里以控禦之。元末天山北路爲張臣脫歡所踞，別爲準部，于是元裔惟有天山南路。清初順治中，回裔表貢，尙以葉爾羌酋爲大宗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寶滿汗業，其諸弟分界八城，即元裔之第二十五世也。至康熙中，並滅于準夷，拘各城元裔，遷之山北，雖康熙三十五年滅噶爾丹時，縱回裔歸葉爾羌，亦終於不振，自後汗位遂絕，故乾隆蕩平準部時，各回城無復元裔。于是霍集占以回教橫起據之，前此從無回教酋長表貢之事，是霍集占以前皆元裔非回裔，亦昭如星日。近日西域圖志獨以新疆南路從古皆回教，盡斥歷代西域傳之謬，然無以處夫唐以前也，則取元成吉思汗至順治初，凡三十五世之藩封併移諸上古，謂其更在派罕巴爾以前，與元太祖同名，又以派罕巴爾，即遷喀城始祖

，而無如回教祖墓在天方極西載在明史也。則析派罕巴爾與穆罕默德爲二人，謂回城酋長，自元明即皆回教，而順治間表貢之元裔酋長何人？竟置不問，于欽定外藩表傳之官書，亦置不問，推原其故，皆由明季回教由天方至喀城時，諸元裔酋長靡然奉之。故康熙初土魯番貢表署千八百十三年，此元裔改奉回教之證。故華人遂誤以元裔爲回裔，並誤以新疆自古皆回教，此皆鑿柄之至大者，今特盡錄諸書于前，案而不斷，以昭慎重。

又考：「唐書言于闐疏勒從事祿神，宋史言其佛寺外有末尼寺及波斯寺，此回疆舊兼有天祠之事，又豈得西域自古皆天主教乎？佛經屢言婆羅門外道事，大自在天祠，雖佛世不能盡絕，豈得謂印度自古皆祿神教無佛教乎？唐時長安有大秦波斯寺，今京師及澳門有天主堂，各省有禮拜堂，又豈得謂中國皆奉祿神無他教乎？惟回疆南路之祿神，昔特問有其祀，不及佛教十分之一，至

其數千里並爲一教，家喻戶曉，佛教掃迹不行，則實始於明之末葉。不特此也，回鶻回回，皆慈愷以東國名，其教創於天元，本名天方教，不名回教，其慈愷以西奉教各國，亦皆不名回回，猶之蒙古崇佛教，豈可並稱印度爲蒙古耶？今中土稱天方爲回回教並稱爲回回國，不知回部之去天方，萬有餘里，正猶天主教行歐羅巴即古之大秦，後人因並稱天主所生之如德亞爲大秦，不知實隔地中海。」

據以上所錄各種資料，深知伊斯蘭教在新疆發展之時期，近在明末，遠亦不過起于元裔對回教之信仰，新疆自古皆回教之說，實係謬說，尤以魏邵陽根據史乘予以有力之反駁，論議既宏，據證有徵，實足闢斥是項謬論，新疆自古皆回教之說法，既混淆歷史事實，徒資野心家之利用，實不足取耳。

從蒙古語文談到「龍鳳之謎」

趙尺子

一、十二支的古義

上期本刊拙文「研究蒙古文字的心得」第四段提到蒙語十二屬，我會紀錄了它們的譯音是（表一）：

子鼠	耗魯嘎那	鼠	亥猪	孩亥
寅虎	彪勒斯	虎	卯兔	兔來
辰龍	龍	巳蛇	蛇蓋	
午馬	馬瑞	未羊	羊罵嘎	
申猴	猴木介	酉雞	塔鷄呀	
戌狗	狗勒格	亥猪	孩亥	
子鼠	耗魯嘎那	鼠	亥猪	孩亥
寅虎	彪勒斯	虎	卯兔	兔來
辰龍	龍	巳蛇	蛇蓋	
午馬	馬瑞	未羊	羊罵嘎	
申猴	猴木介	酉雞	塔鷄呀	
戌狗	狗勒格	亥猪	孩亥	
子鼠	耗魯嘎那	鼠	亥猪	孩亥
寅虎	彪勒斯	虎	卯兔	兔來
辰龍	龍	巳蛇	蛇蓋	
午馬	馬瑞	未羊	羊罵嘎	
申猴	猴木介	酉雞	塔鷄呀	
戌狗	狗勒格	亥猪	孩亥	

這是二十四年十月的譯文。到二十八年編輯「蒙漢字典」的時候，類似上述的蒙漢對音對義字，大約只收了二千個弱；但已比日本參謀本部發行的小冊子裡所列舉的日文蒙文對照照八百字，多出一千餘字了。

四十六年購到韓穆精阿所編的「蒙和辭典」，再將前用漢字錄音的十二屬，依韓氏羅馬音符錄音法，查出蒙文，其對照如下（表二）：

子鼠	hulugana	鼠	亥猪	gahai
寅虎	stusar	虎	卯兔	molokchin
辰龍	stusar	龍	巳蛇	molokchin
午馬	stusar	馬	未羊	molokchin
申猴	stusar	猴	酉雞	molokchin
戌狗	stusar	狗	亥猪	molokchin
子鼠	hulugana	鼠	亥猪	gahai
寅虎	stusar	虎	卯兔	molokchin
辰龍	stusar	龍	巳蛇	molokchin
午馬	stusar	馬	未羊	molokchin
申猴	stusar	猴	酉雞	molokchin
戌狗	stusar	狗	亥猪	molokchin
子鼠	hulugana	鼠	亥猪	gahai
寅虎	stusar	虎	卯兔	molokchin
辰龍	stusar	龍	巳蛇	molokchin
午馬	stusar	馬	未羊	molokchin
申猴	stusar	猴	酉雞	molokchin
戌狗	stusar	狗	亥猪	molokchin

除了「申猴」的「猴木介」不見於韓氏「辭典」（但它確是喀爾沁蒙語）並應作「沙彌扎」即 samja 之外，在一位通悉古音而且學習語文比較學的人士看來，蒙漢語文同一語系應是沒有疑問的。

今年整理這些年來的研究筆記，不但知道了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猪十二屬乃蒙漢一致，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原來也是十二屬十二種動物古音的簡化。請看下表（表三）：

子鼠	hulugana	鼠	亥猪	gahai
丑牛	uniyé	牛	卯兔	molokchin
寅虎	stusar	虎	辰龍	molokchin
卯兔	molokchin	兔	巳蛇	molokchin
辰龍	molokchin	龍	午馬	molokchin
巳蛇	molokchin	蛇	未羊	molokchin
午馬	molokchin	馬	申猴	molokchin
未羊	molokchin	羊	酉雞	molokchin
申猴	molokchin	猴	戌狗	molokchin
酉雞	molokchin	雞	亥猪	molokchin
戌狗	molokchin	狗	子鼠	molokchin
亥猪	molokchin	猪	丑牛	molokchin
子鼠	molokchin	鼠	寅虎	molokchin
丑牛	molokchin	牛	卯兔	molokchin
寅虎	molokchin	虎	辰龍	molokchin
卯兔	molokchin	兔	巳蛇	molokchin
辰龍	molokchin	龍	午馬	molokchin
巳蛇	molokchin	蛇	未羊	molokchin
午馬	molokchin	馬	申猴	molokchin
未羊	molokchin	羊	酉雞	molokchin
申猴	molokchin	猴	戌狗	molokchin
酉雞	molokchin	雞	亥猪	molokchin
戌狗	molokchin	狗	子鼠	molokchin
亥猪	molokchin	猪	丑牛	molokchin

辰
巳 hiriger (蜥蜴)
午 unaga (馬駒)
未 ugajia (捲角公羊)
申 samja (長手猿)
酉 tahiya (雞)
戌 shobsigur (狼——長臉犬)
亥 gahai (猪)

「子」，古爲G聲（歌母，今變ts母），「不周山」讀「負子山」，「小子」北方方言讀「小嘎」，湖南方言讀「小鬼」，可證。因之而知 hulugana（耗子）在殷朝以前（即十二支各字造成時代）已簡成 ga，造成「子」字，音嘎。——「子」，就是耗子的代字。

丑，古爲N聲（泥母，今變ch母，涉「赤奮若」之「赤」譌），凡「丑」聲字如紐，鈕無不音niu，可以爲證。因之而知 uniyē（乳牛）在殷朝以前已簡成 ni，造成「丑」字，音牛。——「丑」就是乳牛的代字。殷文「丑」字繪牛蹄形，尤爲確證。

寅，古爲u聲（今變i母）凡「寅」聲字，如「蟻」即「蚰」、「蜣」，可以爲證。因之而知 utiris（於兔即虎）在殷朝以前已簡成，u，造成「寅」字，音「於」。——「寅」就是「於兔」（虎）的代字。

卯，古爲M聲，因之而知 molokchin（兔）在殷朝以前已簡成 mo，造成「卯」字。周朝「兔爲明視」（曲禮），秦漢寫爲「兔免免說」（mol tok chi），說文：「兔，免子也」，「兔，兔免」，實則「兔免免說」的縮體均以「卯」爲中心，參看說文所載原文可知。——「卯」就是「兔」的代字。

巳，東漢時配以蛇字（見論衡「言毒」：「物勢」。蛇，音它，不音舌，大徐早知其誤。蒙語中無音舌的蛇字，只有 matar（蛟）字，即「鼉」(matar) 亦即「蟒蛇」(matar)，今稱鼉魚，乃水棲的蜥蜴類，說文：「古者草居患『它』」，相問「無它」乎？「無它」即此 matar。蒙語中另有四脚蛇的 hiriger（蜥蜴），臺人謂之「蛇舅母」，此 hi 正是「巳」字的字源。因之而知 hiriger 在殷朝以前已簡成 hi，造成「巳」字。——「巳」就是「蜥」的代字。

午，就是 unaga（馬駒）的 n。
未，就是 ugajia（捲角公羊）的 n。
申，就是 samja（長手猿）的 sa。
酉，就是 tahiya（雞）的 ya。雞，吳聲，古音奚，今音及，涉雉而譌。
戌，就是 shobsigur（狼）的 sho。
亥，就是 gahai（猪）的 hai。

以上「子」即「耗子」之「子」(ga)，「丑」即「牛」(ni)，「寅」即「於兔」之「於」(u)，「卯」即「兔」(mo)，「巳」即「蜥」(hi)，「午」即「馬駒」之 n，「未」即「捲角公羊」之 n，「申」即「長手猿」之(s)，「酉」即「雞」之(ya)，「戌」即「狼」(sho)，「亥」即「亥」之「亥」(hai)，當無問題。惜時隔四千餘年，不能一一認出這十一個複音的蒙古字都會造成甚麼些漢字！

二、辰龍是什麼？

十二支的古義，我們已認明了十一個；只有辰龍究竟是什麼？還沒有說明。

龍字最早見於尚書皋陶謨，云：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服、汝明……」

舜囑禹考明何謂「山龍」，以便「作服（黻）」。現在知道「日」是 edur（旦旦），「月」是 ur（月朗），「星辰」是 chahir（辰星），「山龍」則是 arsalang 即 erseleng（獅）的 salang 即 seleng 的譯音。「華蟲」則是 hurbel（螭，即蜃虎子）。按：尚書（包括所謂「偽古文尚書」）盤庚以上各篇，全是周朝人由甲骨文以前的文字譯爲周文的。甲骨文以前的文字，當然是夏文。甲骨文是單音的文字；甲骨文以前的文字則是複音的文字。現在找到了，這種複音文字在蒙滿藏語文中完好保存着。edur（日）是複音文字，蛻化爲單音的「旦旦」兩字，ur（月）是複音文字，蛻化爲單音的「月朗」兩字，chahir（星）是複音文字，蛻化爲「辰星」兩字，arsalang 即 erseleng（余所見四種字典均註獅）也是複音文字，便蛻化爲「能山龍」三字。

何以證明「能山龍」是由 arsalang 即 erseleng 蛻化而來？即「龍」何以是「獅」？現有四項證據：

一、從「能」「龍」兩字轉注證明之——殷朝將複音的夏語造成方塊形的字，所用的方法名爲「六書」（六個造字法）。依說文，「六書」的次序是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現在知道，「六書」的基本之「書」（造字法）是轉注。轉注的定義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說文叙）。這就是說：複音語造成方塊字的方法是：一個夏語有幾個複音便造成幾個殷文單音字；而這幾個單音字必是「建類一首」即同一部首（假借字除外）；且是「同意相受」即形音雖異，含義則同的。例如 edur（日）是三個複音，使用轉注法造成「日」「旦」兩字（r 造成何字，不明）；「日」「旦」是「建類一首」即同爲「日」部；也是「同意相受」即「日，旦也」，「旦，日也」。而「日」爲象形，「旦」爲形聲（說文以爲會意「日在地上」，誤）。又如 ur（月）是兩個複音，使用轉注法造成「月」「朗」兩字；「月」「朗」（後譌爲亮）是「建類一首」即同爲「月」部；也是「同意相受」即「月，朗也」，「朗

，月也」。而「月」爲象形，「朗」爲形聲——中國複音語文經過這六種造字方法便蛻化爲單音字的殷文（甲骨文）。

現就「能」「龍」說明之。說文：

「能，熊屬，似鹿。從肉，以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疆壯稱能傑也。」毛公鼎作：

能

這個金文中的「能」的象形爲頭，爲身、尾、足，月卽肉是「能」的部首。又，說文：

「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從肉，飛之形。童省聲。」古鉢作：

龍

這個金文中的「龍」的象形爲頭，爲身、足，月卽肉是「龍」的部首。「能」和「龍」既然「建類一首」（均在肉部），當然「同意相受」，換言之，「能，龍也」，「龍，能也」。

「能」既爲「熊屬」，「龍」當然也是「熊屬」了。至於許慎把「龍」解得「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神秘莫測，係因東漢時代已不知「龍」就是「能」，而把許多神話寫入「龍」記賬下，其不合科學，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談到「能，以聲」、「龍，童省聲」問題。「能」爲「以聲」，古音必須念「以」而不是唐韻的「奴登切」（能假借爲耐，陸法言輩遂音能爲「奴登切」）。那麼「以」念什麼？看說文：

「以，用也。從反巳。賈傳中說：『巳，意已實也』。象形。」唐韻「羊止切」。

知道「以」的聲母爲「羊」（羊，唐韻「以強切」，聲母爲「以」）。羊字是由夏語 *imaga*（羊母岡）*irge*（羊公）的 *i* 所造的字：故我們確知「以」的古音爲 *i*。而 *i* 和 *e* 通，我們又確知「能」的古聲爲 *e*，卽 *arsalang* 的 *a* 也卽 *erseleng* 的 *e*。

「龍」，說文載明爲「童省聲」。那麼「龍」可以音「童」麼？否！因爲這裡有「省聲」二字，是自從許慎以後無人能懂得的問題。原來許慎所謂「省聲」，是指「童」字被「省」去的「里」聲。我們先看「童」字的複音是什麼？說文：

「童，男有鼻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從辛，童省聲。」

「童」是男性的奴隸，複音語爲 *albatan*，義爲吏、役、差人，造爲「役吏僕童」四字。說文所謂「童省聲」就是 *albatan* 的一聲卽「童」字被省去的「里

」聲：故「龍」古音爲 *i*，卽 *arsalang erseleng* 的一也卽唐韻所音「力鍾切」的「力」。

以上說明「能」「龍」既是轉注字；而「能」音 *e*，「龍」音 *i*，又與 *arsalang erseleng* 三聲中的兩聲相同；加以虞夏書又係「山龍」聯詞，「山龍」正與 *salang seleng* 對音對義：故知「能山龍」就是 *arsalang erseleng*，也就是「獅」。

二、從「龍」爲獸類證明之——上面就文字學的觀點看，「龍」是「熊屬」；而在科學的觀點看，「龍」也是牛馬之屬。試括舉約二千年前一位科學思想家王充的「龍虛篇」（他和許慎先後）所說如下：

甲、「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按：蛇音它）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蛇游霧。雲龍雨霽，與蟻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蟻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

乙、「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盛，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丙、「春秋之時，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象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饒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川，饒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氏嘉之，賜姓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世俗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明矣。」

王充在東漢時代便論定「龍」乃「牛馬」之類，較之上引許慎所說：合於科學多多。

三、從文字圖畫造像證明之——金文的「龍」和「能」轉注（同意一首），既有獸形，同為「熊屬」；王充引古說也證明「龍」是牛、馬之類；現在再從繪圖造像中觀看「龍」的真象：

甲、殷文「龍」字現約存六十個，大體分為四類寫法，全屬象形（採自「古籀彙編」「續甲骨文編」）。第一類是：

𪛗

巨頭，長尾，雄壯威武。第一、二字若與下面圖丁左「龍」並看，如出一手。第二類是：

𪛘

較第一類為簡，仍作巨頭長尾狀。第三類是：

𪛙

這是側面寫生。上一字作右側面形，巨口，頭上有長毛，四足（殷文例：一足即二足，二足即四足）；下一字作左側面形，巨口，四足。兩字均有長尾。第四類是：

𪛚

這一類字象蛇（「無它」）形可能不是「龍」而被誤認為「龍」了。

乙、殷虛出土的骨器有下列一圖（引自大陸雜誌第一卷）：



甲圖。巨眼，大鼻，滿頭長毛，很象獅頭。和殷周青銅器上銜環的獸類全屬同一造意。這些可能都是「龍」頭即獅頭。前賢無說，記此存疑。

丙、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並經注明為「龍」的圖像，當以「觀雲圖」（圖

乙）為最古了。

原圖引自陳槃先生一篇論文「秦兩漢帛書考」的插圖，上繪「雲氣」，下繪此獸。原注云：「其雲如龍」，證明它確是「龍」。這隻（我不說「條」）「龍」大耳，修體，四足，長尾，尾尻接棒之處，筆觸平直，作身尾不分的形態，可知繪圖時，「龍」蛇已不甚分明了。但此圖表現了「龍」之為獸，應可毫無疑義。



龍的圖雲觀：乙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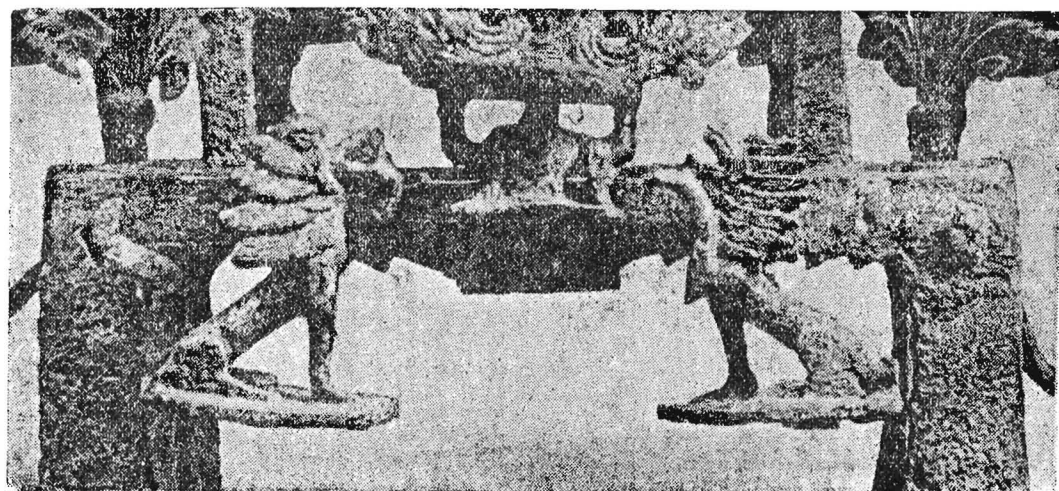


龍的畫壁煌敦：丙圖

丁、到了北魏隋唐時代，我們又看到敦煌的「龍」了。左圖丙引自一種郵票，請由李靈伽先生手摩。線條生動有力，逼真是獅身。上向的兩條毛，頭上隆起處可能為耳，也可能不是角，但應絕不是角。

：蓋鮮卑人說阿爾泰語，他們懂得「龍」就是獅，不像中原人想象中的「龍」，頭上是生角的。（按「龍」頭有角之說，當起於「杓携龍角」，此係秦漢天文圖說。鮮卑人未必懂得。）若此圖乃隋唐時代所繪，則在其時西域所傳來的「舞獅」業已風靡京都，應更不會在獅頭上硬給裝上犄角了。

戊、在鮮卑人活躍的北魯，又遺留下一尊鑲金造像：左圖丁自李霖燦先生「紐約都藝術博物館」一文的附圖（大陸雜誌十七卷一期），全圖見該期封面。這係造像佛座下部放大的銅版，承李先生以所藏原照片見借而「攝製的。看此圖，左「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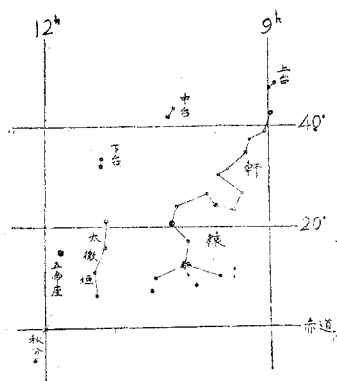
像造金鑲魏北：丁圖

丁、到了北魏隋唐時代，我們又看到敦煌的「龍」了。左圖丙引自一種郵票，請由李靈伽先生手摩。線條生動有力，逼真是獅身。上向的兩條毛，頭上隆起處可能為耳，也可能不是角，但應絕不是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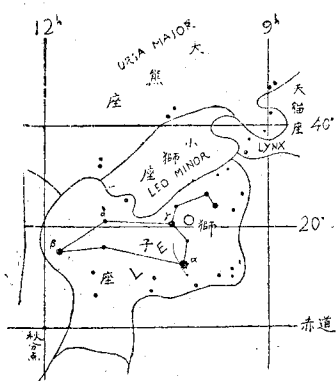
右「鳳」，意態飛動，誠如原文所說：「北魏時代的造像却真使人傾仰無既，充分表現了生活力的旺盛多采」。而「龍」之確為獅子，「鳳」之實乃孔雀，得此一千五六百年前實物作證，便可毫無疑義了。

四、從「獅子座」「黃龍體」對照證之——就以上所提三項證據看，「龍」為 *leng lang* 即獅，大約不致有什麼可疑問的了。若然山海經所載「人面龍身」的神像，便應和埃及的「人身獅首」像，及西洋十二宮的「獅子座」不無文化上的淵源了。「人面龍身」的中國神應即「人身獅首」的埃及神（當是守護神 *sute* 即蘇律定），我已在別處撰文提說過，本文不贅。至於西洋十二宮的「獅子座」是否與我國十二支中的「龍」有關？筆者粗知其然；並經高平子先生證明其所以然。高先生「論「龍星」及中外語文同音問題——復趙尺子先生書」（刊在大陸雜誌十七卷十二期）說：

「（上略）此蒼龍和西圖之 *leo*（今譯「獅子座」）地位懸遠，毫不相涉。惟天官書於蒼龍之外尚有一「黃龍」在南宮部位。其文曰：「南宮



甲 圖



乙 圖

上函說明「獅子座」*leo* 和我國的「黃龍」同在南宮 (*emine get*) 下附圖甲：

右方赤道以北為「軒轅」即「黃龍」。上起北緯40度至30度為「黃龍」的尾，30度至20度為「黃龍」的身，20度至10度為「黃龍」的頭。共十七星，以墨線連接，其象如孟康所云「形如騰龍」。

並附圖乙：

在北緯20度上，墨線連接九星，頭東尾西；外緣仍用墨線連成獅頭形，這就是「獅子座」（其上為「小獅座」）。試將甲乙兩圖合併觀之，誠如原函所云：

「中國之「軒轅」或「黃龍」大體在「獅子」座內而一部份（筆者按即尾部）侵入天貓座及

大熊座。「黃龍」之前部正與「獅子」之前部相合。就圖而論，中國之「黃龍」與西法之 *leo* 不能謂無若干之關係。」又云：「中國的「黃龍」確有一部份與西法的 *leo* 相涉；「龍」與 *leo* 亦頗相近。但似乎尚須得到其他有力佐證，方可放心。」

由高先生函，我們得知這位現代中國天文學權威的結論：中國「黃龍」與西法「獅子」相涉，音亦相近。再加以上述「能」「龍」轉注、王充論衡、繪畫造像等三項證據（這也是高先生電勉筆者應「須得到」的「其他有力佐證」），使筆者不得不寫出本文的結論：「龍」就是獅。

附帶要說的是，西法「獅子座」固然就是中國的「黃龍」，也即十二支的辰龍；其他十一支也早在明朝便經西洋教士利瑪竇認出。他在「蓋天經」上說：白羊座即戌星，金牛座即酉星，双子座即申星，巨蟹座即未星，室女座即巳星，天秤座即辰星，天蠍座即卯星，人馬座即寅星，摩羯座即丑星，寶瓶座即子星，双鱼座即亥星。不過他認為「獅子座」即午星，和高先生所認者不同。清朝梅文鼎對利瑪竇也有批評，見「中西恒星異同考」。這涉及天文學上專門問題，不在本文所談範圍之內。

行文至此，我可以回頭補充本文一段「表三」辰字下的空白了。

辰 *arsalang* 即 *erseleng* (龍即獅)

三、鳳凰是什麼？

上文解決了「龍」的「謎」。下文擬仍使用複音的夏殷語，試解「鳳凰」之「謎」。

內地中國人之誤解「鳳」，時間較誤解「龍」為早。孔子所姓的「孔」實為孔雀 (*karoti* 鳳凰) 的 *ka*，由他自嘆「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子罕）和接輿稱他「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微子），知道春秋時代還懂得「鳳」就是孔雀。一到莊子便誤解「鳳」為鸛，不單義誤，連音也念錯了。到了東漢，

「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鸞後，蛇頸，魚尾，鸞頸，鸞思，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彩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

這是說文上的「鳳」，和「龍」之「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明顯地被神話化了——成為一對怪物了。

如果我們查查殷文「鳳」字，約分象形、形聲兩類。象形類可用下列兩字為代表：



高頭，長翎，修腿。形聲類可用下列兩字為代表：

疆少數民族的反共活動，採取多種方式進行防範和打擊，其中方式之一，是由於駐於該省的反共軍組成「民族工作隊」，藉「幫助發展生產」，「關心羣衆生活」，和「維護羣衆利益」等名義，深入各少數民族的家中「共同生活」，藉此調查和監視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動。據匪報說，僅天山南北的共軍，在今年上半年，就有四萬四千多人，被「新疆軍區」派赴維吾爾及哈薩克等族地區，擔任此一活動。又據新疆匪酋呂劍人公開指出：新疆地方的情況十分複雜，少數民族的團結工作做得非常不夠，還有爲數驚人的「地方主義」分子，隨時在企圖「復辟」。他們一面勾結由內地發配到新疆從事墾荒工作的「壞分子」、「地主」、「中農」等，不斷掀起反共抗暴的活動；一面又在外來力量（很明顯的是指俄共）鼓動下，大量集體逃亡，使新疆社會長期陷於惶惶不安的狀態。

這是共匪親口招供新疆各族同胞與共匪不合作，並反抗共匪統治的真實情形。又據十月一日香港時報報導，共匪派駐新疆軍官王恩茂叛亂。十月九日臺北英文中國郵報刊載，一個姓周的「陸軍少將副師長」，已於八月底成功地發動了一次抗暴行動。據說，他所領導的六千至八千名部隊，仍在新疆與中共部隊作戰。此外還有另一營的被迫在新疆充當奴工的前被俘士兵，亦同時起而抗暴，並集體逃入蘇俄。

我們對在新疆省境內所發生並在演變中的各種事變的看法是：無論新疆當地各少數民族，或由其他省份被迫遣送新疆勞改開墾之人，在共匪暴政下，咸都無法生存，其尋覓機會起而共同抗暴，僅是時間問題。而被壓迫民衆或「叛軍」之相率逃入俄境，實際上並不意味着俄帝可以拯救這些人出於水火，祇是在地理上，一般義民於彈盡糧絕之後，不能不暫時採取的一種步驟。而俄帝蓄意謀奪新疆已有數百年之久，他們眼前固然和毛匪幫少有不快，但他們絕不是中國人民之朋友，他們唯一的用心，就是設法挑撥離間，實行分化，想把新疆特殊化，更進一步再將新疆造成一個在它羽翼下的傀儡「東土耳其斯坦」，終將更進一步將之併入自己版圖。

另一方面，共匪自從去年假藉麥克馬洪線問題，與印度在希馬拉雅山下發生軍事衝突以來，雙方雖經劇烈戰鬥之後而停火，但印度是於挨打之餘，乞援於英美加諸國，一方復得蘇俄的公開援助，故態度軟中透硬，聲言不惜一戰，而毛匪方面，於攻臨印度西北部阿薩姆邊境之後，忽然頓兵不前，並「自動」撤回原陣地，臨行威嚇尼赫魯不許侵越停火線一步。印度一向在國際間擔任小丑工作，處處向匪獻媚，不期向惡人拍馬之餘，反落得鼻青臉腫，大丟面子，在人前抬不起頭來，所以也祇得暫時忍在心底。反觀共匪在退縮前後，雖表面上是和印度在作戰，但却口口聲聲未忘罵罵「帝國主義」，這裏所謂「帝國主義」至少要包括美、英和蘇俄在內。共匪罵美、英等國爲帝國主義，原不足爲奇，可是藉機也罵以前所尊稱的「爺爺」「老大哥」也爲帝國主義，實

不簡單，至少在共匪心目中，這些帝國主義的分量是不同的，甚至於共匪指蘇俄爲「帝國主義」的出發點和用意有所不同，因爲共匪因西藏問題儘管對蘇俄有所不滿，但他們心中當然了解許多事仍要依靠蘇俄，故所謂罵，也無非是與印度爭寵而已！何況共匪當然也了解，蘇俄果真能掌握了印度，到那時無寧說「老大哥」又替自己作了開路先鋒，共產世界的事業，豈不也是共產黨徒大家的分贓場所？所以共匪之罵俄帝，却未必是心口一致的。

可是，共匪自去年從阿薩姆撤退之後，並非僅在口頭上亂罵，他確確實實在西藏準備着一些更大的軍事步驟。

據中央社八月十四日新德里德通社消息報導，印度國防部長查文說：「中共正在西藏建築新的機場，以準備將來攻擊印度時提供空中掩護。」據說該等新機場中至少有兩個足可供噴射機使用，且最接近的空軍基地距新德里僅二百五十公里。

同時，中央社新德里八月十四日合衆國際電報導：「中共軍隊再度在中印邊境大量集結到足夠重演一九六二年攻擊的實力程度」，事實上大量中共匪軍正沿二千哩長的中印邊境「全線」集結。據印度官方估計，共軍現在西藏者約爲十三到十六師，比他們在去年攻擊前所集結的數目尤多。又據可靠人士說：「中共實際上已重新佔據舊的非武裝地帶，在該地區內，及該地區後面的道路建築速度和車隊運輸已經增加。成羣的勞工正忙於將去年建造的活動露營地擴大成永久性的兵營和要塞」。

另據「印度斯坦時報」報導：「中共在中印邊界錫金與西藏間，不僅開進坦克車，並且還佈置飛彈。駐西藏的前線部隊有兩師是由東北新近開到，一空降師亦相繼前往，其獨立的坦克部隊，裝備有可在高達五千公尺高度地區活動的蘇俄「T卅四」型坦克。重砲已調到邊界附近，新近曾在戰略重點建造火箭發射台。該報並說，「西藏人首次被用作輔助部隊，由曾在韓境作戰的『軍官』指揮。中共並從集中營將四萬名西藏政治犯調往邊境，他們主要被用來築路，或是在補給倉庫工作。」

另據十月廿一日中央社消息：「中共現以速成方式積極在西藏、青海及西康等省秘密訓練新兵。目前調集在該三省受訓的新兵，共達五十餘萬人。中以在西藏拉薩、日喀則和江孜等地的人數最多。」

此等新兵，除在西藏、青海及西康等省搜集少數民族青年參加外，其餘均係由東北、華北一帶調來，主要訓練是授以山嶺作戰技術，各新兵必須具備的條件是忍飢耐寒。

由以上簡單的報告，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共匪陳兵西藏的情勢，顯然已超過對內鎮壓的需要，其有意向外襲擊是很顯然的，惟將來這襲擊的箭頭究竟首先指向印度，抑隨時轉向緬甸或阿富汗，都不是沒有可能的。而我們所注意與關心的則是西藏同胞在共匪凌虐下，生活的痛苦。數以萬計的奴工在冰天雪地

中帶着沉重的腳鐐工作，形同牛馬，既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又失去了生活與生存的自由，直同處身人間地獄，一般藏胞更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隨時有被屠殺的可能。報載他們的反共行動，現正日趨劇烈，而我們政府對他們經常念念不忘，從廣播中給予激勵，從天空中給予補給，一俟時機成熟，便從內外夾擊共匪，解救他們出諸水火，我想這為期決不在遠了！

中國邊政協會第二次座談會速記錄

鄒正輝記

時間：五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出席者：梁寒操、李永新、周昆田、札奇斯欽、廣祿、張源民、石堅民、王虞輔、張志智、伊西鄒珍、歐陽無畏、徐伯達、于榮寰、趙尺子、高長柱、宋念慈、熊耀文、卜銳新、趙波、張子楷、王清政、周開福。

主席：周昆田

紀錄：鄒正輝

主席：今天是邊政協會第二次的座談會，颱風甫過，天氣又熱，承各位先生踴躍參加，非常感激！

邊政協會自成立迄今，雖已十多年，但舉行座談會還是最近的事。第一次座談會是以邊疆政策為重點，彼此交換意見，其發言紀錄已在中國邊政季刊創刊號中刊出，想各位都已看見過了。我們的計劃，在中國邊政這個刊物中，每一期都要提出一個邊疆問題來舉行座談，把各位發表的意見，在季刊上刊出。這樣，我們的意見一方面既可提供政府的參考，另一方面亦可加深社會人士對邊疆的認識。今天在臺灣，有關邊疆的學術團體有兩個：一為中國邊政協會，一為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重在邊疆歷史語文的研究，每兩星期舉行學術演講會一次，將演講稿彙集成冊。我們邊政協會是研究有關邊疆政治方面的，重在對邊疆上的實際問題作客觀的探討。自（八）月起，外電迭傳共匪又在藏印邊界集結重兵，國內外的報紙都有報導，記得去年秋季共匪與印度曾經有過很激烈的衝突，進攻印度，這一次共匪又陳兵印度邊境，究竟是準備再度掀起喜馬拉雅山的熱戰，進攻印度，還是另有其他作用？各方面對於這一問題推測很多，這與西藏問題息息相關，是很值得研究，所以我們今天預定的題目為「共匪陳兵藏印邊境的作用及動向」，為座談討論的中心。並由中央日報中摘出了幾項有關的消息，以供大家參考。座談會的方式不一，有的座談會事先推定專人主講的，我們這個座談會是採取自由發言方式，使各人都可暢所欲言。其次，我們所要談的雖然屬於邊疆政治問題，但是我們都是憑着客觀的見地，平日研究所得，發表個人的意見，並不是代表某一單位發言，對於本身的職務不發生連帶的關係，這是應該向各位報告的。至於今天參加座談會的

總之，中國邊疆省區，一向遭受帝國主義侵凌，近年更加共匪清算鬭爭等暴政蹂躪，普遍弄得民不聊生，共匪思想荒謬，行為殘暴，業已造成天怒人怨的情勢，現在在各地地方人民的反抗，已使共匪自嘗其惡果了，我們覆按歷史，從未看到過一個暴政可以維持長久的，共匪滅亡的命運就在這裏注定！（玆）

各位先生，一部分是本會研究委員會的各位委員，一部分是中國邊政季刊編輯委員會委員，另外還請了學術界先進梁均默先生及熱心於邊事而又極富研究的幾位先生來給予我們指教。

現在，就請各位先生發表高見。

梁寒操先生：

這一個月來有朋友跟我談起，說臺北有一批留心邊疆人士，組織了一個中國邊政協會，我心裡為之萬分興奮。前幾天，李永新先生來找我，希望我來參加今天貴會這個座談會，盛情難却，所以今天特地來聽各位先生的高論。我對於共匪陳兵藏印邊境問題，實沒有多大的研究，所以不想就此多所談論，不過我卻非常重視貴會所辦的刊物，這一個刊物應該好好的辦，而且多請有學問人士參加，務求了解真相，發明真理，並提出實在可行的方法來，這真是何等重要的事！因此研究的方法，可分兩部分來做，一部分多請一些有經驗有研究的人士，研究事實，想出各種解決各種問題的辦法，另部分要完全講學術思想。因為在我看來，世界走向大同已不在遠，這是我個人很樂觀的看法。今天由於科學的發達，從前認為空間的隔離，各國思想的不同等障礙，慢慢地都消除了。今天無論那一個地方的人，實在不知不覺中都已向着大同目標前進了。因為由於科學的進步，今後人類走向大同世界已是毫無疑問。將來由於廣播電視事業的發達，我在這裡講話，遠在美國的人即一樣的可以看到聽到。不過我們要明白，今天固然由於科學的發達，世界文化無時無刻不在進步之中，但是關於學術思想問題卻不要對過去的舊思想便妄加菲薄。過去的舊思想在今天固已成爲舊思想，但在當時亦有過他的地位與價值。所以既不必崇拜它，但也不必就反對它。我們只應該從新的觀點新的角度來量度一切思想，就從有關邊疆問題的思想來講起：中國除漢族居住地外，其他滿、蒙、回、藏所居住地方都叫做邊疆。假定我是一個邊疆民族，對這問題應該是怎樣的一個想法呢？我想最好應該不是站在各族本位的立場，而應該站在大同立場，普天下全人類的立場去想。

因為對於認識真理不外從兩條路去想。一條是求真，就是不為假的所蒙蔽。另一條路除了求真外，便要求善。人類可以用他自己的思想來選擇什麼是善，

所謂擇善固執就是這個道理。人類的事一方是必然的，一方面是當然的。必然的是真，當然的是善。對於邊政問題，我們應該怎樣想才是合理呢？當然每一個民族，都各有其自己特殊的思想。這非但是人類如此，即是普通生物也是如此。青蛙有青蛙的想法，老虎有老虎的想法，南洋有好多青蛙，大概就因為彼此的意見不同，而經常互相的在搏鬥。中國曾有過一句古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個是有一部份真理的。因為天地間沒有一種東西能是一模一樣的，即是孿生子，亦有他的差異之處，但是這一句話的本身實在有很大的矛盾，譬如我們人類，面目有異，但亦有其相同的地方，所以說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可是再深刻地去觀察，人類又得着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的結論。人類之所以超過其他動物，就是一個「心」。這一個心就有大同的趨向。試看看從前我們沒有接受過西方科學，他們也沒有研究過我們的文化，但現在我們不是一樣有西方科學思想，他們不是也研究起釋迦牟尼，也是在值得考慮的。世人處理問題多盲從舊思想，而不知思想一過了時代，便不能完全適用。比方我在抗戰時，曾反對唱岳飛的「滿江紅」詞，「滿江紅」詞原是岳飛因金人侵略漢族而作，激於義憤，寫出「怒髮衝冠」「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激昂詞句，這是因當時異族侵略他的國家而發的，我們自然不能非薄他。可是現在我們已經五族共和，成為一大中華民族，為什麼還要唱這個歌呢？你不管如何崇拜岳飛，可是唱起這個歌來一定會引起蒙古同胞反感的。在理論上講，今天是中華民國，我們凡屬中華人民都應該研究國父的學術思想。要根據三民主義的思想來解決各種問題，才是合理。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第一、民族主義思想是希望每一個民族得到安全保障，要大家平等結交。這種思想不但是我們中國的種族應該如此，就是蘇俄、美國的種族一樣應該如此，這是必然的也是當然的。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他提倡的革命，不是古代的英雄式的革命，乃是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乃是人人皆有自由平等的精神，大家合力來改造這世界。這是當然的，也是很自然的，不是由一己主觀偏見來決定的。所以凡中國人民，不論，漢、滿、蒙、回、藏對於這種革命思想與任務，實沒有什麼不同。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即是求善的精神。比方就蒙古同胞來說，今天我們固不可菲薄成吉思汗，蒙古出過這樣的一個強人，這是蒙古人的光榮，但是也不要崇拜太過，而要追隨他作力征經營的打天下思想。我們對每一問題的看法，對就對，不對就不對。錯的地方糾正他，對的地方恭維他。所以邊疆的問題，一方在於一部分人把自己的經驗、體認寫出來，貢獻真實的材料；一方面要有思想家，作理論上的研究，作正確合理的最高指導。今天世界變化很快，科學的發達，逼着世界轉變。美國青年天天的在忙着他的工作，汽車一天開個不停，但是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工作，還做不成功，不過大體上還是朝大同方向做的。舉例說，當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把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說明戰爭目的是為民主主義的安全而戰。後來由於歐洲現實主義的瀰漫，竟使威爾遜一籌莫展，因此世界受壓迫的人類便懷疑民主主義、民族自決都是假

話在那一個時間，美國人花了那麼多的錢，損失那麼大，而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借給人錢既不得償還，又不能達到政治的目的，所以很是傷心，使一時流行了一種孤立主義，可是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對於世界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又不得不更加負責領導了。馬歇爾計劃就是在歐洲一地就自動借出了八、九十億的美金，今天美國在越南就要每天用一百五十萬美金。每年外援在四十億美金以上。美國人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用之於其他國家，不問是否真正為了實現大同思想，但錢總是美國人民辛辛苦苦賺來的。他們這樣慷慨的花費，除了為實現一個最高的理想和事勢的必需，我們還想不出其他道理。所以我們研究邊疆問題，要從學術上，也就是從共同思想與實際情況來證明真理，這是每一民族都有這求真求善的責任的。就我個人的研究，為了減少後一代子孫走錯路，我認為邊政的研究很有價值，我在這方面是追隨各位之後的。謝謝各位。

主席：梁先生說要放大眼光來研究邊疆問題，尤其對民族問題要以視人猶己的態度加以研究，同時指出將來的世界一定是以大同思想為依歸，不可拘囿於局部的觀念之中。梁先生的指示非常正確，也非常重要，我們的刊物一定要遵照梁先生的指示去做，過去我們也有這個希望，現在更增加了我們的信念，今後還希望梁先生多多指教與指導！

今天我們雖然擬定了一個題目，但是各位先生如有題外的寶貴意見，也都是我們所歡迎的。

札奇斯欽先生：

斯欽主席的指派，叫說幾句話，我想先把我對梁先生寶貴意見所發生的感想說一下：我記得在前兩年梁先生在歷史語文協會中作過一次「新疆問題」的演講，當時梁先生說：「研究新疆問題有三原則：一、新疆者新疆人之新疆也。二、新疆者中華民國之新疆也。三、新疆者世界之新疆也。第一拿新疆人的新疆之原則來研究新疆，纔能真正合乎新疆人對於他們本鄉本土的希望。第二假使只是拿新疆人的新疆，而忘了中國的新疆這一個原則，那麼恐怕也是愈走愈遠，不能配合全國的發展。第三在大同世界遠景之下，假如否定了新疆與世界的關係，恐怕新疆今後發展從世界遠景來看是要落伍的。」我想這個想法不但對新疆如此，對任何一個邊疆地區都應該這樣想。

希臘有句神話說：「上帝造人形狀賢愚不同，而所賦予他們生存的權利都是一樣平等的」。希臘所以有民主基礎。就是因為古希臘人有這樣的精神。在一個包括許多民族成分的國家裡，這個神話可以做我們的座右銘。又譬如美術家畫一幅圖畫，所以能表現出這是一副美國圖畫，是由於各種顏色的調和，沒有一幅畫完全是用黑色，或是白色製成的。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此怎樣能把這副圖畫的顏色調和起來，使它們代表一個共同的意思，是一個畫家構圖的主要目的，這是我聽到梁先生的高見後，所發生的一點點感想。

我對這個今天要討論的，共匪陳兵藏印邊界的題目非常陌生。以我不成熟

的看法來說，共匪既然有這麼多的軍隊，自然要把它的軍隊放在一個可以發生作用的地方。今天它把軍隊放在這藏印邊界的地方，一面可以轉移國內的目標，一面這支軍隊又可以控制西藏，同時這個大的軍力也可影響喜馬拉雅山麓的小國，改變它們一向敬重印度的觀感。這支兵力對印度的威脅或者還超過控制西藏。共匪唯恐世界不亂，凡能造成混亂的局面，於它都是有利的。今天印度也陳兵喜馬拉雅山下，可是他要往上海打似乎是很難的。現在的情形已顯示出印度尼赫魯的無能與軟弱，自然他的聲譽要降低，他對印度的領導也受到打擊。再一點，是給印度與巴基斯坦製造磨擦，給自由世界製造問題。使巴印發生磨擦，以影響美國對巴印兩國關係，英美援助印度，巴基斯坦受到威脅，自然會與共匪勾結，我們在報紙上也看到過，巴基斯坦也曾表示，如果美國不援助他，他將與共匪妥協，美國是不是援助印度，同時又援助巴基斯坦，使美國陷入矛盾，左右為難，共匪就是要使美國跟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妥善辦法，爭取在這一方面的主動，影響其他所謂亞洲中立國家，造成一部分世界的緊張局面，從中取利。共匪的主要目的，恐怕就在這裡。

高長柱先生：

我覺得這個題目在此時此地定得太好了，現在我就對這個題目分四點來說明：

一、共匪陳兵藏印邊境，不是假的，非但不是假的，而且是有計畫的，共匪在藏印邊境現已完成侵略部署：

(一)興建青藏、康藏、新藏、印藏黑噶五大公路線，現均已完成。

(二)西藏抗暴軍為數不多，他為什麼建立三個大型飛機場，六個小型飛機場及飛彈基地呢？主要的是作侵印的準備及攔劫印度的飛機。

(三)大批舉辦合作農場，今天在拉薩也已積極的在舉辦，其對合作農場所以辦得如此的積極，主要的是為支援軍事，要用兵就必須糧。共匪今天屯駐在那邊的軍隊約有二十五萬人，並分駐藏印、尼、哲等地邊境。其目的為吞併附近小國，赤化印度。

(四)積極的在煽動印共、尼共、不共趁機暴動以使其響應匪軍之侵略；同時並在藏印邊境積極訓練印共、藏共、尼共青年為將來侵略印度，尼泊爾後領導偽政權之準備。

(五)其他如趕建甘藏鐵路與建水、火力發電廠等在在均為侵印赤化東南亞之準備。

二、共匪陳兵藏印邊境之作用約有三個：第一、為配合俄帝赤化世界路線——經北平、加爾各答，今北平既已赤化，下一步驟就是赤化加爾各答，然後再赤化整個世界。因此共匪之陳兵藏印邊境，是在待機侵印，達成侵印戰略基地，完成赤化印廣之目的。

第二、毛澤東為與黑魯雪夫爭取領導權，必須：

1 奪取印度天然資源，以備長期抗闊。
2 開闢赤化印度新國家，以亞洲僑主人自居，領導連絡阿比西尼亞甚至波蘭等共產主義國家，增厚實力，一方與俄帝分廷抗禮；一方推行殘害人類的赤化暴政。

第三、為威脅民主國家，尤其是與美國攤牌，今天共匪支援察共、越共稱兵作亂，及對印度的威脅，主要的在做個顏色給美國看看，看你美國對印度怎樣辦？

三、共匪陳兵藏印邊境之動向：

(一)連絡亦可說威脅尼泊爾、不丹、甚至巴基斯坦訂立興建公路、通商等各種互助公約，掃除印度附近與國之支持力量。

(二)俟時機一到，必大舉進軍印度，以圖擊敗印度之主力，進而征服印度高原誰就佔優勢，如為共匪得到這個高原，他必將遂其赤化世界的企圖。至於共匪何時拿印度，必視時勢何時對於其有利時而定。

四、吾人當前應有之準備：

(一)隨時提醒印度人注意，共匪遲早必將侵印，並赤化印度，希望印度力自振作。

(二)今天留印的西藏抗暴軍約有三萬人，且有陸續增加的可能，這個力量很大，我們應積極的設法使他們有優良的訓練與裝備，以備必要時反攻西藏。

(三)應與亞洲反共國家精誠合作，尤其臺灣自由中國。

(四)應將共匪陳兵藏印邊境野心之各種資料，共產主義勢必赤化世界之現勢隨時公布，喚起世人注意，並籲請自由世界，在可能範圍內助我反共，消滅共產主義，解除亞洲人民痛苦，維護世界真正和平。

熊耀文先生：

我們研究「共匪陳兵藏印邊境之作用及其動向」的這個題目，應先說明兩件事實：(一)共產社會裡的現實情況；(二)共黨集團在習慣上所採用的策略。

我們知道，今天共產社會裡的重大問題，是黑魯雪夫和毛匪澤東之間的衝突問題。黑魯高唱的是「和平共存」；而毛匪則標榜「戰爭不可避免」。在表面上，黑毛之間的衝突，似乎是在思想的理論上發生了歧見，但在骨子裏，他們的衝突，實在是為了互爭領導權。毛匪是一個領袖慾和支配慾最強烈的人，他是史達林一手提拔起來的。所以在史達林時代，毛匪還勉可相讓，尊稱蘇俄為「老大哥」。但到了黑魔時代，就要分庭抗禮了；因為在毛匪的心目中，黑魔在發展共產主義過程中的功績和聲望，還差得多。所以自史達林死後，毛匪早就以世界革命的領導者自居。這是共產社會裡的現實情況。

至於策略方面，共黨集團贊化世界的目標，雖然是永久不變的；但是，他

們所採用策略，却是以不變應萬變——跟着不同情況和環境的需要而隨時隨地在轉變。所以它們的「和平」或「戰爭」的政策，是沒有一定的。在黑毛互爭領導權的現階段裡，他們各自採用着最有利於本身的策略。黑魔一方認為，共黨集團若與民主國家從事戰爭，就經濟因素和若干客觀條件而言，是絕難獲勝的；所以他用所謂和平共存的溫調，以迎合自由世界的畏戰心理。但我們必須要知道，黑魔並不是就此放棄了以戰爭的手段，來「埋葬資本主義」的觀念。

關於毛匪擺出一種「好戰」的姿態，竭力強調戰爭不可避免的主張，就我很膚淺的看法，他這種惟恐天下不亂的用心，是在企望能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假定三次大戰一旦爆發，主力戰自然是由美蘇兩國來打，而毛匪則可乘機搖旗吶喊；並藉此機會來囊括東南亞。等到蘇俄失敗以後，他在共產集團裏的領導局面，不就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嗎？這完全是一種懷他人之慨——「掀窩狗咬狼」的詭計。

毛匪的這一政治投機的陰謀公式，也會在國內顛覆和叛亂的過程中使用過。如「九一八」之後，中日關係確已頻臨戰爭的邊緣，但就當時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準備工作尚未完成，全面性的戰爭若能遲一天爆發，總是於我國有利的；但是，以毛匪為首的共產黨徒們，却急不暇待，竟千方百計地鼓動青年學生及所謂愛國主義者，與風作浪，侮罵我政府是「不抵抗主義」者。可是，及至盧溝橋事變，最後關頭來臨，戰爭真的爆發了，它却用七分力量擴展其實力，兩分力量來打擊國軍，一分力量才去應付日本。所以抗戰八年，它始終沒有與日軍打過一次膠着的硬仗。我們知道其匪是在這種情形下壯大起來，竊據了整個大陸的。

很明顯的，毛匪今天所走的國際侵略路線，也正就是用於當年國內顛覆路線的翻版。但是，我們決不能認為在毛匪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構想中，就沒有「和平」的成分，舉幾個實例來說：民國十三年，毛匪等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加入國民黨，其目的是為了要「和平共存」；廿六年共匪軍隊接受我政府的改編，也是為了要「和平共存」；三十五年毛匪在重慶會高呼蔣主席萬歲，又能說不是要「和平共存」嗎？因此，目前所謂黑毛思想和理論的歧見，揭穿了，都是一套騙人的把戲。

我前面所說的這段話，似乎離題太遠，但它正是我們研究本題推理的依據。我認為在古巴事件平息，核子禁試條約簽訂以後，毛匪戰爭不可避免的戰論調，業已過時；相反的，他可能已經變成一個畏戰者。因為毛匪與黑魔鬭爭的第一回合，已處於劣勢的孤立地位；同時，毛匪也成了謀求世界安定的人們的眾矢之的。因此在短時期內，共匪祇有應付挑戰的力量，再也沒有主動掀起戰端的能力了。新疆的賽福鼎和王恩茂的宣佈「獨立」，顯示出黑魔在新疆的滲透工作，為很成功；這也證明了目前毛匪偽政權的危機，是在中蘇邊境，而不在藏印邊境。可是，共匪為什麼要陳兵於藏印邊境呢？我認為這是一種姿態，它的主要作用在聲東擊西，也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可分為以下幾點：

- (一) 威脅尼赫魯接受其折衷辦法，早日解決藏印邊界問題。
- (二) 防守新藏公路，免為蘇俄攫奪，構成與印度連接的大包圍形勢。
- (三) 徹底摧毀藏人的抗暴活動，以祛除其未來侵略戰爭的絆腳石。
- (四) 警告英美等國家，不要因大量支援印度而引起亞洲的另一處戰爭。
- (五) 向黑魔示威。——因為蘇俄正在自西方退却，而共匪却在東方發動攻擊。
- (六) 為自己誇下的（主戰）海口打圓場，否則對內或對外，均無法交代。
- (七) 盡可能的謀求西南地區的安定，以便今後全力應付西北，免遭兩面受敵的忌諱。

我想，如果當前的國際情勢無重大的變化，這種看法或不至完全錯誤。

共匪以大量軍隊開抵藏印邊境的消息，是上（八）月由外國電訊根據大陸來人的口述而開始報導的。據報導，匪軍在藏印邊境的正規部隊的數字，要多達廿萬人，並附有空降、火箭和坦克等特種部隊，醫療、救護和運輸等配備。就藏區交通的容量而言，短時期內集中如報紙所說那麼多數量的兵力，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多少還要存點保留態度；這是否共匪增兵西北的一種掩飾，亦不無可疑之處。即使這個消息是千真萬確的，但我總以為它（匪軍）的動向，也祇不過是一種屬於「防禦性的攻勢」而已。毛匪是最講現實的，決不會在危機四伏的現實裡，越過喜馬拉雅山，對印度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冒險。

印度對共匪的態度，已有重大的轉變，是很明顯的事實。儘管尼赫魯政府尚未與共匪斷絕邦交，但它對共匪的外交政策，已不再是為虎作倀了。這對我們來說，實無疑地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我政府支助西藏人民從事抗暴活動的工作，無論直接或間接，都是始終一貫的。就目前的一般或特殊的種種大陸情況的變化來說，我認為我們全面反攻的機運，已告完全成熟。歷史無情，時不我與，我們應把握住這個機會，向毛匪偽政權所控制下的大陸，發動不同形式的政治和軍事的各種攻擊！

伊西娜珍女士：

主席、諸位先生：我是第一次參加本會所舉辦的座談會，來聽聽學者和專家們討論「共匪陳兵印度邊境的作用及其動向」的這個題目。因為我不善於說話；同時今天也沒有準備說話。但是，主席和理事長及徐伯達先生，一再邀我要說幾句。現在，為了不辜負了一位老前輩的意思，祇好也說上幾句。也許對今天所討論的這個題目，如有一個藏人也講講話，才算「比較有意思」些。但這對我來說，真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祇好是濫竽充數了。

我生長在塞外高原，受的是不完整的破碎教育，在學識方面來說，實在是患有先天不足和後天失調的貧乏症。所以對像今天討論的這樣一個有關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的問題，知道的實在非常有限，在學者和專家們的面前，

我應當是「祇有聽受，而無問難」。

剛才聽梁寒操先生的話，實在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啓迪。梁先生說明了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這句話的真諦；同時說明宇宙間絕沒有一個星體或兩個以上的人是完全相同的，人與人之間總是有些差別的，就是孿生兄弟也不能例外。梁先生更引證「國父遺教」，說明大同思想。梁先生認為：儘管集漢、滿、蒙、回、藏等各民族為中華民族，但各民族之間不能沒有差別。並且梁先生以為，每一個民族都有她的「大同思想」。我認為這是最客觀也是最正確的看法。

同時，我聽了諸位先生的高論後，更進一步的瞭解，我們中華民族所具有優良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這種思想，也祇有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才有，尤其在學者與專家中最濃厚。將來一旦反攻大陸，我一定把這種思想所代表的精神，帶到我們藏族人民的地方去播揚。

今天在座的如：高長柱先生，歐陽無畏先生和熊耀文先生等，都是研究西藏問題的學者，或從事藏務將近卅年的專家。其他的諸位先生，也是對西藏問題很有研究和見地的政治家。所以聽了諸位先生精闢的高論之後，我實在有一種「勝讀十年書」的感覺。

歐陽先生在西藏研究佛學多年，曾親身體驗過藏人的生活；所以對我們藏族人民的一切情況，了解特深。高先生是曾代表中央，同黃慕松先生到過拉薩，宣揚過中央德意的。兩位都有著述介紹在西藏的見聞，以及對藏政策的高明的看法。慚愧的是我這個藏人，由於共匪叛亂，至今還未曾到過我們藏人的聖地——拉薩。因此我的所見所聞，自然不及歐陽先生和高先生。所以我對今天所討論的這個題目，實無從談起。

這裡，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請求我們的學者和專家先生們，把你們已經知道和發現的關於邊疆地區裡的真實情況及研究心得，以及對邊疆問題的獨到看法，隨時提供政府有關當局，來作為現在及將來政策上的參考；同時，希望能面對這個莊嚴的現實，應有守有為勇於建議。因為學者專家們對一個問題的看法，都是深謀遠慮的；且能分出是非曲直。

最後，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就有關西藏各方面的問題，向今天在座的諸位先生請教和學習，以使增進知識，請不吝指教，謝謝諸位！

卜銳新先生：

我對邊疆問題發生濃厚的興趣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今天我想要提出的一個請求：就是希望邊政協會今後盡可能地籌劃一下，與其他邊疆學術團體及機關學校聯合成立一個圖書館，作為共同研究邊疆問題之用。據我所知，在此間的邊疆資料也不少，我們盡量把它們集攏起來，同時再向美、英、印、德、法、瑞（典）等國搜購有關我邊疆資料，以力求充實。

其次，我盼望中國邊政雜誌另出一本不定期的外文刊物，隨時向國外作交換出版品之用，今天美、印等國對我邊疆都在研究，但他們多係注重在外交方

面，我們如把這個刊物能譯成英文，或其他外國語文對外發表，則更好了。的確，我個人認為在這個時候正是重新考慮過去邊政得失的好機會，把近百年來的若干外交失敗的痛史研究一番是很必要的。

至於今天共匪陳兵藏印邊界，我認為主要的是外交作用勝過軍事作用。不過本人所隱憂的，將來秧歌王朝在土崩瓦解之際，我們的邊疆地區如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很可能為蘇俄和其他列強的武裝部隊所佔領了，今天對這種可能性必須有所鑑測才好，並且還要早存警覺。

說到這裡，我還要提請大家注意一點：為什麼蘇俄沒有支持共匪否認前英國片面劃定的麥克馬洪線；同樣的，美國却同意印度繼承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印的邊界線。這就是表不正如歐陽先生剛才所說的這個地區將是最重要的戰略地區，列強都是很感興趣！因此今天我們應該在涉及外交方面的多加注意。老實說，過去邊疆問題往往放在內政部門去研究，這是並不健全的一種體制，其實，邊政事務的研究，應有一個專門的機構才是，甚至在外交部內也設置一個邊疆事務的研究單位，則更見合理。

總之，我們不求自強則已；如欲自強，那我們必得格外重視邊政才對；惟重視之道，首在加強對邊疆問題的研究。

趙尺子先生：

毛澤東陳兵藏印邊境有兩個作用：

第一、抗戰以前和戰時，我奉命從事敵後工作，所擔負的任務是搶救兩個傀儡。這個任務，在二十八年大體達成，那兩個傀儡事實上變成了我方的高級情報人員。後來我又奉命跟毛澤東做了兩年的聯絡工作。不幸是我的特派員鄭新潮（軍校十期炮科）被毛澤東逮捕。我向他提出交涉說：鄭特派員駐在延安，就像我所派駐在上述傀儡組織地區內的特派員是同一性質，不做情報，不作策反，只從事聯繫他們和中央的關係。請予釋放。最後我給毛一封長信，約二萬字，希望他做中國的政治家，不要親日，也不要親俄。如親日，則將成為日本的傀儡，如親俄，也將成為俄國的傀儡。一旦成為傀儡，將導致身敗名裂。結果毛澤東還是把鄭特派員殺掉。因此我們翻了臉，我把二十九年向中央訓練團提出的「中共論綱」出版，指明「中國共產黨是蘇俄的第五縱隊」。這個小冊子共印一千份，曾用雙掛號寄毛澤東等九十餘份。初散發時，他們默默無聲。但過了兩個月之後，毛澤東把「中共論綱」翻印了很多份，發給各級幹部討論，並作出結論：否認他們是蘇俄「第五縱隊」。這個小冊子被一、五、八戰區翻印五版，共兩萬餘冊，從四方八面滲入「走區」。從那時以後，所有延安報紙如偽「解放日報」、重慶的偽「新華日報」及各地偽廣播電台及偽報刊，一致攻擊我是「日本特務兼西西特務」。但所有偽黨幹部却因此都知道他們自己是蘇聯的「第五縱隊」即漢奸國賊了。三十七年我任東北行轅新聞發言人，許多同業問我：偽「東北民主聯軍」有第一至第四第六至十二縱隊，獨無「第五

縱隊」，「第五縱隊」到那裡去了，我和二處調卷，才知豈但東北沒有「第五縱隊」，就是偽「一野」「二野」「三野」「四野」也沒有「第五縱隊」。我在廣播上找林彪，問他為什麼沒有「第五縱隊」的番號？是否犯了「阿Q主義」，自己做了蘇俄「第五縱隊」，結成「自卑情結」，便不敢再聽「第五縱隊」字樣？一個多月，他們才把一個團掛上「新第五縱隊」的番號，在撫順露面。所以從那時起，我再廣播痛斥林彪。不久這「新第五縱隊」便自動撤下番號。從這一事證明：毛澤東輩已作了蘇聯「第五縱隊」即作了國賊，是見不得人的，覺得爲俄國人做工作極爲不對。到了四十七年大陸上出版了一本「歷史研究」內載一篇兩萬多字由僞新疆省主席署名的文章，抄襲拙作「解放鮮卑」論文，也說「西伯利亞」是我國的鮮卑地方。僞新疆主席之能寫這種文章，我認爲是共匪有計劃的做法。從這兩事研究毛澤東心理，他們是想掛出「民族主義」的招牌，來「脫賊皮」。

其次，今天毛匪駐在西藏的軍隊，約佔了全部武力的十分之一。他當初以爲西藏祇有二三萬枝槍，「大軍」一到，很快的就可把西藏控制下來，好像七七事變後日本人對中國的估計祇要三個師就可把中國解決了，誰知最後竟增加到二百多萬人，陷於中國泥淖不能自拔。共匪今天在新疆駐上十分之一軍隊，亦已陷入泥淖不能自拔。所以毛匪陳兵西藏也是由於估計錯誤，陷入泥淖，非他始料所及，談不到有多大「作用」，只是「不得已」耳。

中國邊政協會歡宴旅美蒙胞回國觀光代表團紀事

本年雙十國慶後的十月十九日，本會全體理監事暨各委員會負責人，在臺北市狀元樓招待旅美回國訪問蒙古代表團四人。招待會先由本會李理事長永新致歡迎詞，常務理事兼中國邊政社長周昆田、常務理事薛委員興儒等亦相繼致詞，表示歡迎慰勞之意。蒙古代表團團長亞瑪巴山首先致詞答謝，對本會招待表示感謝，並對本會在臺工作表示欽佩之意，據亞瑪巴山團長等表示，旅美十餘年，心念故國，此番獲此良機歸國觀光訪問，參加雙十國慶大典，目觀國家建設進步情形，以及同胞生活安樂等情狀，心中至感興奮，其間復蒙總統賜予召見，慰勉有加，尤爲畢生難忘之光榮，現在我政府整軍經武，土飽馬騰，將來一旦反攻，必能所向披靡，早日收京，光復大陸，解救全體同胞出於水深火熱之中，一俟返美，定將在此間耳聞目觀之各種情形，報告旅美全體蒙胞，誓當竭誠擁護政府，消滅共匪政權。

亞瑪巴山等代表爲卡爾穆克蒙胞，原爲漢西厄魯特蒙古四個部族（和碩特、準格爾、土爾扈特、杜爾伯特）中土爾扈特之一部，游牧於我國西北部（新疆）邊境的內外，過其恬靜安樂之生活，自蘇俄共黨奪得政權後，該族之在俄

最後一談毛匪駐藏軍隊的動向。今天毛匪如果認真願意揚棄「第五縱隊」的醜名，我願意他找出我給他最後的那封信，再讀三遍，看看二十年前我指陳給他的道路：投誠中央，效忠國族，勿作國賊，遺詔千古的話。我並希望他不要看不起成吉思汗，而且要走成吉思汗的路，移駐藏之師，直趨中亞，解放吉爾吉斯、烏孜（月氏）別克、塔吉克、哈薩克、衛拉（烏桓）特這些「老中國人」，這樣也便解放了鮮卑。

主席：剛才各位所發表的許多寶貴意見，並給予種種指示，我們非常感激！因爲時間的關係，也許還有很多寶貴意見未及發言的，如果於會後能提供書面意見，我們也很爲歡迎。剛才各位對於今天所研討的問題說得非常清楚，從國內、國際以及政治、軍事各方面加以分析，既周詳而又透闢，我想也無須另作結論。不過由於各位先生之啓示，我想共匪陳兵藏印邊境，其作用是：（一）加強鎮壓西藏同胞的抗暴革命運動，並阻隔其經由印度而對外連繫；（二）對印度擺出其隨時可以進攻的態勢，藉示向自由世界挑戰；（三）掩護赤化喜馬拉雅山兩麓幾個小國（尼泊爾、錫金、不丹）的滲透活動。至其動向，似仍以征服印度爲其主要目標。可是我們還得認識，共匪目前所以不敢放手南進，仍是由於我中華民國的偉大力量牽制其傍。是否有當？敬請指教。關於各位先生的發言紀錄，於整理完成後，即分別寄送各位先生，請予校正賜還，以便在下一期季刊刊出。最後，謝謝各位！

境者即遭俄共迫害。當時因反抗俄共而被害者，約達八萬餘人。民國十八年又有廿二萬人被俄共驅入農場，或遣送西伯利亞作奴工，世界第二次大戰期中，該族同胞二千餘人，由蘇俄境內開始逃亡。

亞瑪巴山等一家與其他蒙古難胞，於四十一年逃抵盟國佔領下的西德地區，並被送入難民營。現在除有一千餘人仍旅居巴黎、里昂、慕尼黑等地外，其他一千餘人，均經由美國國際難民委員會之協助，移居美國，現在均分住於賓夕法尼亞及新澤西兩州，從事各種正當職業，且均有相當成就，青年子弟分在各級學校就讀，生活安定。

招待會在極度和諧歡愉氣氛中，於共同舉杯祝賀國運昌隆，總統政躬康泰下，圓滿結束。

李永新致歡宴詞

旅美蒙古代表團團長亞瑪巴山先生，各位團員先生：今天中國邊政協會全體常務理監事，代表本會全體會員，假狀元樓，以極熱烈心情，歡宴我們萬里來歸參加國慶大典之旅美蒙古代表團各位先生。

我們的

蔣總統就是本黨的總裁，他在八全大會訓詞中，提到成吉思汗所講的幾句話：「有包天的勇氣者，必有包天的膽識，故能敢做敢為，敢當大任，敢冒大險，而此乃為兵事致勝之張本……」云云，各位先生過去確有成吉思汗冒險犯難，堅苦卓絕的奮鬥精神，現已由黑暗轉向光明，已由顛沛流離種種挫折失敗，轉向安定，快樂，自由生活，我們全體會員為各位前途慶幸，為各位光明勝利慶幸！

茲再將本會組成份子，摘要介紹於左：

一、在抗戰期間，中央遴選有志邊疆並願為邊民謀福利以鞏固邊疆者，派赴邊疆各地工作，有的已為國家民族奮鬥犧牲，其勝利歸來者，多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均已參加為本會會員。

二、為邊疆專家學者，窮年累月埋首研究如何收復蒙古、西藏、新疆，以及收復後又如何設法建設繁榮蒙古、西藏、新疆，以建設我邊疆心理長城。

三、生於蒙古、西藏、新疆，工作於蒙古、西藏、新疆者，嗣當選為民意代表或工作於中央者；均願團結起國內各民族，共同在蔣總統領導下收復蒙古、西藏、新疆，解救蒙古、西藏、新疆水深火熱同胞。

四、自國民政府成立迄今，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共十五任，十四人，唯已有六人作古，其他八位以及對本會有特殊貢獻者，均當選為本會常務理事，或理事，或聘為名譽理事，對本會指導贊助實多。

我們全體國內外同胞，應一致在我英明偉大的蔣總統領導下，共同努力摧毀重重鐵幕，消滅蘇俄共匪，解救我們大陸水深火熱同胞，重建我們民有民治民享的富強康樂的中華民國。敬祝各位先生健康，敬祝各位先生成功！

旅美蒙古回國代表團團長亞瑪巴山致詞

我們自回國以來，承政府及各方之熱烈招待，並看到祖國的繁榮進步與全國一致的堅強反共，使我們有無限的興奮與欣慰，尤其是今天承貴會之歡宴，更使我們深為感謝，我們好似遠出的人，重返了家園，和諸位父老兄弟姊妹們，相聚一堂，這種誠摯和溫暖，實使我們太感動了。

記得幼年曾讀過一本書裏說：「亞洲是世界各民族的家鄉，是各種宗教的發源地，」尤以中國為中心。以現在的體驗，確屬正確當此進步的時代，各個民族都應祛除其狹隘的觀點，大家相互合作，和平共處，以爭取自由康樂的幸福。剛纔聽到貴會理事長說貴會是由中國各省區各族的同胞而組成，實符合現在世界上的進步理想。同時，我們又委實沒想到，在祖國還有這樣一個民族聯合組織的人民團體，並且各位更能精誠團結，一致為邊政工作而努力，實令人欽佩不置，此正說明祖國各民族的合作無間，這在共產集團的國度裡，實在看



本會歡迎旅美蒙古同胞回國觀光代表團

不到這種民族聯合的自由組織。

我們這一部分蒙族同胞，是由中國遷往俄國的，在帝俄時期，受着他們的歧視，在蘇俄時期，更遭受了慘酷的屠殺和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們乘機揭起反俄的旗幟，以爭取民族的平等與自由，逃出了蘇俄的魔掌，大戰結束後，我們流落中東、歐洲和美國，我們現在美國雖然生活還可過得去，但終是寄居異鄉，消滅不了內心中的祖國懷念，遙望雲天，不勝故國之思。

貴會諸先生，都是各族的先進，更代表着各族同胞，這種相親相愛，互助合作，促進了民族的敦睦團結。今日的世界，正需要民族的聯合與團結，以創造平等、自由、民主的世界，而各位先生正在此努力這種工作，這是何等的偉大，神聖。我們乾杯，敬祝各位先生健康！貴會工作勝利！

常務理事周昆田致詞

孔夫子曾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次亞瑪團長及三位代表不遠萬里由美國來到祖國，與我們晤敘，這是何等快慰的事情。同時，由於亞瑪團長等之來，使我們感覺到世界各地都有我五族同胞的足跡，也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剛纔亞瑪團長曾說：「亞洲是世界各民族的家鄉，是世界各宗教的發源地，」根據歷史的記載，確屬如此，這是我們亞洲人所應引為無上之光榮的。

我們知道：世界上的各種宗教，無論是佛教、耶穌教、伊斯蘭教，都是以「仁愛」兩字為其教義的中心，以救世救人為其傳教的目的。亞洲民族，尤其是中華民族（包括滿蒙回藏各族），便接受並發揚這一文化傳統，愛好和平，視人猶己；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便是這種精神的表现。

亞瑪團長又說：「世界一天天進步，各個民族應消除狹隘的界限，彼此和平相處，以爭取自由康樂的幸福」，這一理想尤其正確而偉大。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及大同之治，也就是要達到這一境界。

按諸現在世界上的趨勢，人種及民族的界限將一天天的減少，取而代之的，却是極權與反極權，自由與奴役，人性與獸性的分別。

因此，我們要發揮亞洲文化的仁愛傳統，實現我們自由平等的大同理想，必須共同努力打倒那極權暴政與奴役人民的共產集團。

最後，恭祝 各位健康！

伊凡朝克代表致詞

我將我們卡爾穆克族流亡經過情形報告一下：我們卡爾穆克蒙古人原是在依吉河地方，於一七七二年因受不了俄國人的壓迫，搬到中哥地方去住，不過還有一部分仍住在依吉河地方。到一九四七年我們因反對共產黨的壓迫而起衝突，在衝突中，我們卡爾穆克族犧牲很多，從那時起流落外鄉的很多，在同一時間白俄也在壓迫我們。在一九二九年，蘇俄共產集團又對我們卡爾穆克人作強暴的壓迫，把我們一百多廟宇都燬了，三十多個學校也被拆了，把三千餘的喇嘛與大部分老百姓趕到西伯利亞集體農場去，那一次幾乎把我們的宗

教完全毀滅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們以民族主義立場反對共產黨，史大林在一怒之下，將我們所有卡爾穆克人如同牛馬一樣的送到西伯利亞去，在那冰天雪地的環境下，凍死的很多，未凍死的也遭受種種的壓迫。於一九五七年以後，原住於西伯利亞的三十萬人，只剩下八萬人了，相信其他的二十二萬人，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了。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跑到歐洲的有兩千多人，當跑到歐洲時，那一個國家都不歡迎我們，在那段時間我們是非常痛苦的，後來美國政府看到我們這個情形，他們的國會特別訂了一個法律把我們接到美國去住。現在住在美國的有一千多人，我們現在在美國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工作，乃至有自己的汽車，我們的子弟都在學校讀書，學習蒙古文的也很多。我們蒙古民族大多是信仰佛教的，雖然在家鄉的喇嘛廟都被共產黨毀滅了，我們自己在美國修建了三個喇嘛廟，由迪魯瓦喇嘛在領導我們。我們的流亡經過情形大致如此。這次我們四人代表卡爾穆克族回國參加加十國慶，見到三軍士氣的高昂，非常高興！相信我們的三軍絕對可以打垮共產黨，收復我們的大陸。我們尤感興奮的，我們偉大的總統召見我們，我們感覺到我們的總統有這樣的偉大精神，英明的領導，相信在一總統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回到大陸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去！謝謝各位。

紹爾古勒代表致詞

剛才兩位已將流亡的經過與在美國的生活情形報告過了，我只是有一點補充，這次我們回國參加加十國慶閱兵大典後，感覺得非常興奮！我們看到我們的國軍有良好的裝備，高昂的士氣，高超的技術，即是美國的國軍也不過如此。我們這幾天所接觸到的人士，從他們的談話中可得知他們都是很幹練的人才，他們的待遇也很好，國家在這樣的一個良好基礎上，一定可以收復國土，光復大陸，我們有這個信心，一定可以回到大陸去！

阿濟亞代表致詞

今天我們四位承蒙貴會熱情的招待，很為感激！今天能與各位委員先生見面，感覺得非常高興！我們這次回國所看到的經濟的進步，軍隊士氣的高昂，人民生活的安樂等種種情形，我們回到美國僑居地後，一定告訴所有同胞。前兩天我們曾去參觀過石門水庫建設工程，那樣的偉大建築，真令人欽佩，我過去也曾參觀過很多水庫，但都不如石門水庫建設工程的偉大，我是個工程人員，我對這方面情形可以看得出來。當然這些偉大成就我認爲也是各位委員所促成的。我們一定要將這些進步情形回到美國僑居地告訴所有同胞知道，我們這次回去要經過歐洲，當經過歐洲時，我們也一定將這些情形告訴僑居德、法等國家的同胞，及我們的歐洲國家朋友！今天很榮幸的與各位委員在這裡見面，我們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大家能在大陸見面！謝謝各位。

元代歲幸上都紀要

袁國藩

上都原名開平，又稱上京，亦號北都。

新元史地理志：「上都路，金桓州地，元初爲札剌兒，兀魯特兩部分地，憲宗六年，世祖命劉秉忠建城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賜號開平，五年建爲上都。」

清容居士集「開平第二集」有「上京雜詠」十首，「再次韻」十首。

柳待制集「上京紀行序」：「延祐七年，貴以國子助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

復因灤河逕其陽。

畿輔通志「灤河水道」：「今灤河之上流曰上都河……，又東北流二十里，逕巴什爾泰，六里至上都城西，折東流五里，逕上都城南，所謂上都河屯也。上都者，即元之開平府。」

更別號灤京，灤陽或灤都。

元朝制度考：「開平亦有時稱灤京，因居灤河上流，故有此雅名。」純白齋類稿：「上京紀行詩中，有『灤陽十詠』。柳貫亦跋曰：『昔余再遊灤陽，嘗隨景成詩，不能如古愚之多且奇也。』」

輦下曲集：「祖宗詐馬宴灤都，桐酒啾啾載駉車，向晚大安高閣上，紅竿雄帶掃珍珠。」

元代帝王，每夏例往巡幸，以避暑。

續通志都邑略：「上都金桓州……，中統元年爲開平府，四年以闕廷所在，加號上都，每歲巡幸。」灤京雜詠：「行幸上京，蓋避暑也。」

純白齋類稿「灤陽十詠」：「帝業龍興復古初，穹隆帳幄倚空虛，年年消暑大安閣（按：新元史地理志：世祖遷宋汴京之熙春閣，於上都，爲大安閣），巡幸山川太史書。」

蓋以其氣候清涼也。

馬可波羅遊紀「上都城」：「汗……居此三月者，蓋其地天時不其炎熱，而頗清涼也。」

山居新話「上都」：「上都五月雪飛花，頃刻銀妝十萬家，說與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襖不穿紗。」

清容居士集「開平第四集」：「開平昔賢有詩：片雲三尺雪，一日四時天，曲盡其景，遂用其語爲十詩。」

據馬可字羅，多桑謂：世祖之世，率於六月、七月、八月，駐蹕上都。

馬可波羅遊紀：「獵後復返汗八里宮中，留居三日，其後赴其營建之上都，竹宮所在之地，即陽曆六月、七月、八月，最後復返其汗八里都城。」

多桑蒙古史：「此汗（按：世祖）於每年六月、七月、八月駐蹕於開平。」

然並非史實。蓋據新元史本紀，大體世祖、成宗、仁宗，泰定諸帝，多於三月往幸。文宗每在四月，順帝則於五月。唯泰定以上，亦間有二月或四月北巡者。至其南返，率在八月或九月。其中成宗，嘗遲至十月，始行還燕。

一、出發

出發之時，威儀壯觀，扈從極盛，所謂十里貔貅，萬騎列旌是也。

石田集「駕發上京」：「蒼龍對闕夾天闔，秋駕凌晨出國門，十里貔貅騎驪震，一雙日月繡旗旛，講蒐獵較黃羊圈，賜宴十里恩沾白獸尊，赫奕漢家人物盛，馬卿有賦在文園。」

純白齋類稿「灤陽十詠」：「萬騎鑾轡列旌旛，周廬嚴肅駕將興，帳前月色如霜白，曉汲灤河窟裏冰。」

復盛陳奇獸，駉象而行。

灤京雜詠：「撤道黃塵輦輅過，香焚萬室格天酥，兩行排列金錢豹，欽察將軍上馬駝。」

輦下曲集：「當年大駕幸灤京，象背前駉輦殿行，國老手鑪先引導，白頭聯騎出都城。」

入夜，更燭炬輝煌，籠列成城。於沙漠草原，羣山疊翠中，殊乃絕景。

灤京雜詠：「宮車次第起昌平，燭炬千籠列火城，纔入居庸三四里，珠簾高揭聽啼鶯。」

至國老前引，宮女持羽飾尺許之「固姑」，對坐車中尾行，紅顏白髮，則又別饒風趣，另爲一番情調。

灤京雜詠：「香車七寶固姑姑，旋摘修翎付女曹，別院笙歌承宴早，御園花簇小金桃。」註謂：「凡車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持，對坐車中，雖后妃御象亦然。」

二、歡迎

迨及沙嶺，上都百官，遠迎於斯。

灤京雜詠：「晴川平似掌，地勢與天寬，煙草青無際，雲岡影四圍，貔貅環武陣，麟鳳擁和鑾，高獻南山壽，同承湛露歡。」註謂：「是日上都守土官，遠迎至此，內廷小宴。」

既抵開平，入內城，於是千官下馬，舞女前導，載歌載舞，至玉階乃止。郊迎之遠，歡迎之盛，可謂極矣。

灤京雜詠：「又是官車入御天，麗珠歌舞太平時，侍臣稱賀天顏喜，壽酒諸王次第傳。」註謂：「千官至御天門，俱下馬步行，獨至尊乘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導，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樣，至玉階乃止。內門曰御天之門。」

逮其南轅，至懷來，凡留京官署，皆盛具牲酒，於此迎候。仍大張宴，以慶北還。盛迎之況，較北上時，不稍遜也。

扈從集：「至懷來縣，凡官署留京師者，皆盛具牲酒，於此迎候大駕，仍張大宴，慶北還也。」

三、活動

數月駐蹕，其間重要活動，有祭典、宴樂、競技、校獵及帝師之雜陳百戲，以遊皇城等。計四月郊祭，七月祭祖，皆蒙古俗也。皇族之外，不得預禮。

秋潤集中堂紀事：「夏四月……六日……班退，論諸相曰：翼日朕祭驪馬廟，卿等不必扈行……八日己亥，天日極晴朗，上祀天於舊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預禮也。」

近光集「立秋日書事」：「大駕留西內，茲辰祀典揚，龍衣遶質樸，馬酒薦馨香。望祭林園遶，追崇廟祐光，艱難思創業，萬葉祚無疆。」註謂：「國朝歲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與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園，奠馬酒，執事者皆世臣子弟，是日擇日南行。」

扈從集：「七月九日，望祭陵園，屬車轅皆南向，彝典也。」馬可波羅遊紀：「諸汗常於……每年陰曆七月七日祭祖，由珊蠻一人面向北，大聲呼成吉思及諸故汗名，洒馬乳於地以祭。」

唯元史「國俗舊禮」謂：祀天祭祖之典，在八月二十四日，漢人亦得預禮焉。

元史禮志「國俗舊禮」：「每歲駕幸上都！以八月二十四日祭祀，謂洒馬奶子，用馬一，羯羊八，綵緞練絹九疋，以白羊毛纏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覡及蒙古漢人秀才達官四員，領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蔭，年年祭賽者，禮畢。」賜宴羣臣，一在始達，五月或六月。一在將返，八月或九月。號馬奶子宴，蓋嘉百官之扈從也。

柳侍制集「觀失刺幹耳朵御宴回」：「羣幕承空柱繡楣，綵繩亘地掣文霓，辰旂忽動祠光下，甲帳徐開殿影齊，芍藥名花園簇坐，蒲萄法酒折封泥，御前賜醕千官醉，思覺中天雨露低。」註謂：「車駕駐蹕，即賜迎臣灑馬奶子，御宴設失刺幹耳朵，深廣可容數千人。上京五月，芍藥始花。」

扈從集：「車駕既幸上都，以六月十四日，大宴宗親世臣，環衛官於西樓殿，凡三日。」

灤京雜詠：「內宴重開馬湮澆，嚴程有旨出丹霄，羽林衛士桓桓集，太僕龍車款款調。」註謂：「馬湮，馬奶子也，每年八月開馬奶子宴，始奏起程。太僕寺，掌馬者。」

馬可波羅遊紀：「每年八月二十八日，大汗離此地時，盡取此類牝馬之乳洒之地上。」

與宴者，皆華其衣飾，服悉一色，故又稱質孫宴，亦作只孫宴。

輦下曲集：「只孫官樣青紅錦，裹肚圖文寶相珠，羽仗執金班控鶴，千人魚貫振嵩呼。」

柯九思「宮詩十九首」：「萬里名王盡入朝，法官置酒奏簫韶，千官一色真珠襖，寶帶橫裝穩稱腰。」註謂：「凡諸侯王及外蕃來朝，必賜宴以見之，國語謂之質孫宴，漢言一色，言其衣服一色。」

元史輿服志：「質孫，漢言一色服也，內廷大宴則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無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賜之則服之，下至樂工衛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別，雖不同，總之質孫。」

元史「元正受朝儀」：「后妃諸王駙馬……僧道耆志，外國藩客，以次而賀，禮異，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宴饗殿上……凡大宴……預宴之服，衣服同制，謂之質孫。」

凡宴，奇珍並陳。

灤京雜詠：「嘉魚貢自黑龍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誇鳳髓，北陲奇品是黃羊。」

雲和奏樂，教坊起舞。

灤京雜詠：「儀鳳伶官樂既成，仙風吹送下蓬瀛，花冠簇簇停歌舞，獨喜簫韶奏太平。」註謂：「儀鳳司，天下樂工隸焉。每宴，教舞女必花冠錦繡，以備供奉。」

輦下曲集：「西方舞女即天人，玉才曇花滿把青，舞唱天魔供奉曲，君王長在月宮聽。」教坊女樂順時秀，豈獨歌傳天下名，意態由來看不足，揭簾半面已傾城。」

復有番僧設止雨壇，俾竟燕宴之會。

灤京雜詠：「雍容環珮肅千官，空設番僧止雨壇，自是半晴天氣好，螺聲吹送宿雲寒。」註謂：「西番種類不一，每郡殊禮。燕享大會，則設止雨壇於殿隅，時因所見，以發一哂。」

袁伯長輓有詩，最足紀其盛事。

清容居士集「內宴」：「寶勒猩纓雁翅屯，錫鑾款款奏南薰，珠冠聳翠千行列，雉扇交鸞五采分，宮漏解留黃道日，御爐能接紫霄雲，漢家天子空

英武，置酒爭功始考文。」

同書：「棧殿沈沈曉日晴，靜鞭初徹四無聲，桐官玉乳千車送，酒正瓊漿萬甕行，肯以馳峰專北饌，不須瑤柱詫南烹，先皇雄略丞諸夏，擬勝周家宴錦京。」

競技之舉凡二，一日貴赤競走，二日詐馬宴之賽馬，皆所以寓兵於樂也。貴赤亦作貴由赤，有快走健脚者之意。

元代蒙漢色目人待遇考：「貴由亦作貴由赤：，有快走健脚者之意。」

乃元代特技親軍之一。

元代蒙漢色目人待遇考：「其初，殆選有此種特技之士兵，使服特別之任者，及經若干年月，其內容已有若干變化，但尙爲親軍之一，而受朝廷之優待：。食貨志歲賜條，則與服事官廷之昔寶赤，必闊赤等相並，而紀之歲賜事。」

元史明安傳：「至元十三年，世祖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諸色不當差徭萬餘人，充貴赤，命明安領之。」

競走之時，黎明出發，距可二百里，若今日之長途賽跑然，先至御前者，受上賞。

輟耕錄：「貴由赤，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健捷者受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差錯之爭，然後去繩放走。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一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錫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

山居新話：「頭名者，賞銀一錠，第二名賞段子四表裏，第三名二表裏，餘者各一表裏。」

楊允孚嘗有詩，以詠紀之。

灤京雜詠：「九奏鈞天樂漸收，五雲樓閣翠如流，宮中又放灤河走，相國奴第一籌。」註謂：「灤京至上京二百里，走者名貴赤，黎明自灤河至御前，已初中刻者上賞。」

詐馬宴，箭內互據乾隆御製「塞宴四事」之詩，謂乃幼童賽馬，且不得稱爲質孫宴。

元朝制度考「詐馬詩序」：「詐馬爲蒙古舊俗，今漢語俗所謂跑等者也。然元人所云之詐馬，實咱馬之誤。蒙古語謂掌食之人爲咱馬，蓋呈馬戲之後，則治宴以賜食耳，所云質孫，乃馬之毛色，即今蒙古語所謂積蘇者，是亦屬魚魯。茲札薩克於進宴時，擇名馬數百，列二十里外，結束鬃尾，去羈轡，馳用幼童，皆取其輕捷敏速，以槍爲節，遞施傳響，則衆騎齊馳，騰駢山谷，騰躍爭先，不踰晷刻而達，掄其先至者，三十

六騎，優賁有差，所以懷遠人，講武事也。」

同書：「據此詩序，所謂詐馬者，即幼童之競馬也：。謂只孫宴，即詐馬宴，則周伯琦之誤解也。」

然據周伯琦「詐馬行」序，謂競馬則良確，稱幼童似未妥。至別稱質孫宴，則以服悉一色也，當無非是之處。

扈從集「詐馬行序」：「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只孫珠翠金寶衣冠腰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綵杖，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御殿臨觀，乃大張宴爲樂，惟宗王戚里宿衛大臣，前列行酒，餘以所職，叙坐合飲，諸坊奏大樂，陳百戲，如是者凡三日而罷，其佩服且易，大官用羊一，噉馬三匹，他費稱是，名之曰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

賽時，六月擇吉舉行，人馬盛飾。唯灤京雜詠，謂在六月三日。

灤京雜詠：「千官萬騎到山椒，箇箇金鞍雉尾高，下馬一齊催入宴，玉闌干外換宮袍。」註謂：「每年六月三日，詐馬筵席，所以喻其盛事也，千官以雉尾飾馬入宴。」

清容居士集「開平第三集裝馬曲」：「綵絲絡頭百寶裝，猩血入纓火齊光。錫鈴交駟八風轉，東西夾翼雙龍岡。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唱齊眉顧金鳳。絳綬葱朧旭日初，逐電迴騰斗光動。寶刀羽箭鳴玲瓏，雁翅欲立朝重瞳。沈沈樓殿雲五色，法曲初奏歌薰風。酹官庭前列千斛，萬壺清荷凝紫玉。馳降熊掌翠釜珍，碧實冰盤行陸續。須臾玉厓黃帕覆，實訓傳官爭頌首。黑河夜渡辛苦多，畫戟雕闥總勳舊。龍媒嘶風日將暮，宛轉瑟琶前起舞。鳴鞭靜蹕宮門閉，長跪齊聲呼萬歲。」

宴則列奇獸，歌舞百戲並陳，三日乃罷。

灤京雜詠：「錦衣行處後狹習，詐馬宴前虎豹良，特勒雲和罷絃管，君王有意聽霓裳。」註謂：「詐馬筵開，盛陳奇獸，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稱古思皇帝，禮撤，於是而後禮有文，飲有節矣。」

扈從集「詐馬行序」：「諸坊奏大樂，陳百戲，如是者三日而罷。」望羣騎花團錦簇，哄散萬花中，良宴樂之極至也！

輦下曲集：「三司倚宴皇情洽，對御吹螺大禮終，寶扇合鞘催放仗，馬蹄哄散萬花中。」

草木子「雜制篇」：「北方有詐馬宴席，最其筵之盛也，諸王公貴戚子弟，競以衣馬華侈相高也。」

周伯琦「詐馬行」，最足紀其盛。

扈從集「詐馬行」：「華鞍鑲玉連錢聰，彩暈簇轡珠英重，鈎膺障顙鑿鏡叢，星鈴綵校響瓏瓏，高冠艷服皆王公，良辰盛會如雲從，明珠絡翠光籠葱，文繪縷金紆晴虹，犀昆萬寶腰鞶紅，揚鏢迅策無留蹤，一躍千

里真游龍，渥注奇種皆避鋒，藹如飛仙集崆峒，乘鸞跨鳳來層空，是時閭閣含薰風，上京六月如初冬，金支滴露冰華濃，水晶殿閣搖瀛蓬，扶桑海色朝瞳瞳，天子方御龍光宮，袞衣玉璫回重瞳，臨軒下接天威崇，大宴三日斟羣僚，萬羊饌炙萬甕醕，九州水陸千官供，曼延角觥呈巧雄，紫衣妙舞衣細蜂，鈞天合奏春融融，獅獅虎嘯跳豹熊，山呼鼉鼓萬姓同，曲欄紅藥翻簾櫳，柳枝飛揚搖蒼松，錦花瑤草煙茸茸，龍岡環拱灤水涼，當年定鼎成固隆，宗藩盤石指顧中，與王彝典歲一逢，發揚祖德並宗功，康衢擊壤登時雍，豈獨耀武彰聲容，願今聖壽齊華嵩，四海大啓達四聰，臣歌天保君彤弓，更圖王會傳無窮。」

宴享競技，既在六月，是月之望日，帝師復雜陳百戲，登城設宴，故巡幸上都中，六月實乃宴樂之高潮月。

灤京雜詠：「百戲遊城又及時，西方佛子闕宏規，綵雲隱隱旌旗過，翠閣深深玉笛吹。」註謂：「每年六月望日，帝師以百戲入內，從西華入，然後登城設宴，謂之遊皇城也。」

輦下曲集：「鑪香夾道湧祥風，梵輦遊城女樂從，望拜徐樓呼萬歲，柘黃袍在半天中。」「華纓孔幅諸番隊，前導伶官戲竹高，白傘威蕤避馳道，帝師輦下進葡萄。」

速秋高馬肥，仍大學校獵於北涼亭，東涼亭，西涼亭，察罕腦兒，百查兒川，散不刺川諸地，此又別爲一番行樂也。

讀史方輿紀要：「涼亭，在開平故衛城南，有東西二涼亭，乃元時巡幸駐蹕處。又衛北有北涼亭，亦元時獵狩處。」

近光集：「上京之東五十里，有東涼亭，兩百五十里，有西涼亭，其地皆繞水草，有禽魚山獸，置離宮，巡狩至此，歲必獵較焉。」

扈從集：「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水深深不可測，氣皆白霧，其地有行在……，秋必校獵焉。」

柳侍制集：「八月二日，大駕北巡，將校獵于散不刺，詔免漢官扈從，南旋有期，喜而成詠。」

讀史方輿紀要：「百查兒川，亦在開平故衛境，元順帝至元中，大獵于此。」「三不刺川，在開平故衛境。元主鐵木兒立于上都，狩于三不刺川之地，以董文周諫，遂還大都。」（按：即散不刺。）

四、尾語

扈從上都，蒙人良爲賞心樂事。唯白首文翰，襜褕千里，又當天寒路險，良亦苦矣！

廼賢有詩：「征人七月度榆關，貂皮裁衣尚懼寒。」袁桷開平第四集序亦謂：「五月灤陽大寒」。

袁桷曾賦詩五首，以述「行路難」：「桑乾嶺上十八盤，赫日東出紅圍團，迴頭平田樹如髮，北去沙河何漫漫，青帘高低知客倦，勸汝一杯下前坂，馬蹄護鐵聲琤琮，帖石朱欄列危機，度嶺林昏泊官驛，冰湧虛泥踰五尺，馬行猶知泥淺深，重車關蹕路莫尋。」故「子規詞」，愴然有感曰：「不如歸去，君家南山松萬樹，我欲送君歸，憐汝歲上灤陽路。」

然得一覽邊外名勝，預聲色極娛，兼以上都風光，似屬不惡：煙柳成行，金蓮滿野，芍藥墨菊，皆殊堪欣賞。

灤京雜詠：「東風吹暖柳如煙，寄語行人緩著鞭，燕舞巧防雅鶻落，馬嘶起落駝駝眠。」「時雨初肥芍藥草，脆甘味壓酒腸滑，楊州簾卷東風裏，曾惜名花第一嬌。」有註云：「內園芍藥迷望，亭亭直上數尺許，花大如斗，揚州芍藥稱第一，終不及上京也。」

上京雜詠：「土屋層層綠，沙坡簇簇黃，馬鳴知電急，雁過誠天涼，墨菊清秋色，金蓮細雨香，內園通閬苑，千樹壓群芳。」

至開中看打毬鬪鶴，賞華嚴寺之奇構。

輦下曲集：「閒家日逐小公侯，藍棒相隨覓打毬，向晚醉嫌歸路遠，金鞭相過御街頭。」「鬪鶴初罷草初黃，錦袋牙牌日自將，閑坊尋搭對，紅塵走殺少年狂。」

開平第四集「華嚴寺」：「寶構焚煙接帝青，行營列峙火晶瑩，運斤巧斲攢千柱，相杵歌長築萬釘，雲擁殿心團寶蓋，風翻簷角響金鈴，險知帝力超前古，側布端能動地靈。」註謂：「殿基水泉湧沸，以木釘萬枚築之，其實鉅萬。」

郊遊逢民女修禊事，寶金花，均別有一番風趣，未知能差可自遣否。

山居新話：「余屢爲灤陽之行，每歲七月半，郡人傾城出南門外祭奠，婦人悉穿金紗，謂之寶金紗，以節序之稱也。」

灤京雜詠：「脫園窈窕意如何，羅綺香風漾漾波，信是唐宮行樂處，水邊三月麗人多。」註謂：「上巳日，灤京士女，競作繡園，臨水棄之，即修禊之義也。」（五十二年四月）

所引參考書

- | | | |
|---------------|--------|-------|
| 讀史方輿紀要 | 馬可波羅遊記 | 續通志 |
| 近光集、輦下曲集、中堂紀事 | 山居新話 | 畿輔通志 |
| 扈從集 | 多桑蒙古史 | 灤京雜詠 |
| 柳侍制集 | 石田集 | 元代制度考 |
| 清容居士集 | | 元史 |

楊增新整飭新疆吏治

鄭壽彭

楊增新字鼎臣，雲南蒙自人，前清己丑進士，分發甘肅候補，及癸巳年才署中衛縣知事，繼任道尹，陸軍學堂總辦及新疆陸軍學堂監督，嗣轉任新疆布政司。辛亥革命，各省紛紛響應，新疆的伊犁，也乘機宣告獨立，進兵精河，威脅迪化，新疆巡撫袁大化，以全疆紛擾，勢難維持，便於一九一二年肅楊增新氏為新疆督軍兼省長，自己則匆匆入關。

楊氏富於為國服務精神，接任之後，即集全力量平定哈密之變亂，收復伊犁，消滅哥老會的叛變，阻止外蒙的侵略，使四分五裂的新疆，重歸統一。對外則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一面妥善處理入疆境內的白俄，杜絕蘇聯進攻的藉口；一面與蘇聯訂立伊犁局通商條約，取消俄商在天山南北兩路有不納稅的特權。對內則開墾墾荒，增加官民的生產，整飭吏治，解除民衆的痛苦。在這內政外交政策之下，新疆確能保持小康之局。

我們在未談楊氏整飭吏治之前，首先要明瞭新疆當時吏治的狀況。按：新疆僻處邊陲，隔絕中原，歷溯往代：宋明不入版圖，唐元雖設屯戍，空名領土，實乏殖民，清初平定準回，北路略有建設，南疆祇示羈縻。迨光緒初葉設置行省，文官補署，鮮有合格人員，此外一切章制，悉屬變通，與內地各省不無特別。加以以前清時代，邊防獎案，數年舉行一次，凡出關遊幕人員，苟遇機會，即保實官，得官太易，吏治之壞，即由於此。惟設省之初，巡撫如劉襄勤、陶勤齋，皆能注重吏治，故地方官吏，尙多熟悉邊情，堪以領導一方的，其後，吏治漸不如昔，降及清季，腐敗程度臻於極點。仕途艱難固為其主因，而服官之人心理的不正常，亦其因素之一。因為新疆遠在塞外，問關萬里，其來既難，歸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民衆為魚肉，橫征暴斂，為全國所無，只要得一優缺，無不滿載而歸，不知者皆謂新疆富庶，其實人民之窮，甲於全國，不過使二三貪劣之吏，潤身回家而已。及民國成立，前清官吏章程，多已取消，佐治人員，又告裁缺，在前清時代的佐雜各員，向求補署一巡檢典史而不可得者，至是反存非分之想，致有捐官所費不過一二百金，雖給以數百金之川資，而仍不肯回籍者。內地各省人員，又不知新疆的困難情形，復有遠來投効者，舊人既無法疏通，新進官吏又接踵而至。人員雖然如此擁擠，但是真正人才難得，所以候補之人雖多，而可用之人實少。至現職人員，在清代猶知今日任此缺者，他日調彼缺，雖才具各有短長，類能自顧考成，愛惜名譽。乃民國初期，知事在任者，多搜括民財，卸任時多虧空公款，反勾結會匪以魚肉人民，甚至機關之內，幕友書差，以及收稅征糧之司事，無不加入會匪組織，而知事之一舉一動，亦遂為會匪所挾持。楊增新氏主持省政後，其施政步驟

：「於民國元年則對待會黨，於二年則抵制蒙哈，於三年則解散會匪。」嗣於軍務肅清，會匪斂迹，即着手整飭吏治，以解除民間疾苦，茲分述其整飭吏治之方針，以見其籌邊勳績之一斑。

一、革除陋習

禁止利用購置剝削人民——新疆喀什道屬之和闐、于闐、洛浦、皮山等縣知事，每於春間購買蠶子，發給蠶戶，俟繭成時，收取子價，歷為地方官之私利。每子一盒，成本不過數錢或一兩左右，取之蠶戶；則每盒收二至五兩不等，剝削累民，莫此為甚。民國二年，代理皮山縣知事朱沛，由庫付款購買蠶子，發之民間，據喀什道尹派員調查，每盒收價一兩七錢，計贏餘二千二百三十二兩，延不繳庫。又有于闐卸任縣長蔡承謨，所發給民間蠶子，每盒收價或為六兩，或為三兩數錢者，尤為累民。因此官吏往往假興利之名，行罔利之實，南疆各縣收蠶子重價發給人民，方以為振興實業，而不知地方官之從中取利也。楊氏認為若非從嚴禁革，實屬苦累窮民。否則，人民視養蠶為畏途，影響蠶業發達，豈非淺鮮。遂於民國四年五月明令規定：以後養蠶之戶，每年確需蠶種若干，應聽民間自行購買，毋庸由政府購買蠶子轉發民間，致勒收重價，以貽民害。一面並通示各地方戶民，倘有書役鄉約，朦混舞弊，迫令購買，勒收重價者，准予控究。

禁止攤派民工織布——新疆阿克蘇道及喀什道各屬，產出土布，價廉工美，華洋雜購，為地方生財之一大源泉，久已專利多年，民間生計賴以充裕。乃有疏勒縣地方機關中各級人員，攤派民間織布，祇發棉價，不給工資，賤價收入，高價轉售，各鄉頭目，從中需索，凡機關織布一匹，彼等必向織布之家，勒料數匹，以自肥殖，苛擾所及，致各處行戶，紛紛歇業。楊氏認為新疆民生凋敝，物價騰昂，捨振興實業外，別無補救之良法，而身任地方官吏，不特不體恤民情，反敢縱容奸蠹之徒，苛擾閭閻，開若輩牟利之門，絕小民資生之計，此等弊竇，若不通行禁革，不但將來之實業萬不能興，即已有之成果，亦立時坐廢，乃於四年五月，嚴令查禁，並以漢回對照文字，佈告各地通衢，以資週知。

緩辦團練以杜勾結——內地出關到新服官者，多抱牟利主義，甚至勾結會匪，魚肉人民，已如上述。民初會頒行「地方保衛團條例」一種，由前內務部咨行各省辦理，新疆自不例外。然楊氏認為新疆地方隱患，在於會匪潛滋，在新疆服官者多漢人，會匪亦多漢人。更可怪者：南人為官，則庇護南人之為匪者

，北人為官，則庇護北人之為匪者。今若使地方官練團，勢必成南人為官，則利用南人之哥老會，以負訓練之責；北人為官，則利用北人之哥老會，以負訓練之責。是使哥老會得藉練團機會，以勾回教之人入會，或脅迫回教之人入會，故楊氏主張新省暫緩實施練團，免致地方官吏，因哥老會之惡勢力成長，加深其搜括力量。（民初新疆役政，詳拙稿「楊增新主新時期的役政措施」一文。見五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兵役與動員」第九四期四二頁）

二、澄清仕途

請停止分發候補道尹——前清末葉，候補道員一項，各省多至數百人，少亦數十人，往往終身無補署之希望，故諺有「候補道」為「候不到」之諺，在當局原以分發道尹為榮，藉此可操激揚之術，而不知道缺難得，反因是而啓奔競之階。新疆地居邊遠，困難尤多，前清時，因員多缺少，曾以道員借補知府，以知府借補知州，以知州借補知縣，是以全疆有候補之府州縣，而鮮候補之道員，縱有一二，尚有保甲學堂總辦各差，可以位置。自民國成立後，道尹一項，除現任不計外，以道員資格，降署知事者，計有六人之多，實為前清所未有之事，故楊氏認為：若復加以分發，相繼而來者，日見其多，而被分發者，雖有道尹資格，遠無道尹之希望，其循謹者，尚能安於義命，若熱中躁進之流，則舉動漫無意識，非造謠生事，即逾分干求，實於吏治民生，有損無益。且新疆距京萬里，旅費不貲，一往一來，動需鉅款，如前清候補官吏，或以資格不符，或以員缺缺撤，或乏資斧難返，或因負累莫歸，顛沛流離，所在多有，故資遣回籍者，幾無日無之。自財政支絀，預算緊嚴，此項川資，一律停止，而流落在新者，仍復不少。若再分發多數大員來新，其不知情形者，一落陷阱之中，永無超升之路，在公家既無差缺可派，在私人又乏資斧可以遽歸，斯時再謀資遣，籌款亦屬不易，既累個人，又傷公帑，是新疆仕途之困苦，與內地各省不同，而道尹人員，復極擁擠，與其員多缺少，致令來者苦於向隅，無寧先事預防，以求公私兩無妨碍。故力請准將道尹一項，停止分發，以清仕途。

請停止分發縣知事——新疆孤懸塞外，地瘠民貧，前清季年，候補府廳州縣者，共六、七百員，皆係軍中投效而來，由幕而官，於種族、民情、語文、風俗，諳習有素，經驗尚深。至於吏部向無簽分新疆人員，蓋因道路修阻，並以邊省情形，與關內各行省迥別，於補署人員，但期人地相宜，不能不予以變通。民國成立後，前清官吏資格，照例取消，曩日候補人員，欲歸則宦囊無資，欲留而餬口乏計，加以到新投效之人，日多一日，人員擁擠，甚於前清。依楊氏統計民國三年之後，遵章由京試驗，暨准由省試驗，以及保免試驗，保舉開復，並曾任民國時代縣知事者，竟達一百二十餘員，以知事員缺四十人計算，已逾三倍，省屬各機關裁撤之後，薦任待遇員額，亦復有限，以故尚有賦閒無事者，若以得缺言之，新省南北相距，遠至八千餘里，交通不便，一官派代

，往返經年，需費尤鉅，故凡現任人員，除不治民情，間有更調者，否則必久於其任，以期於吏治，現在國家用人，均須考試，所有考試及格並甄用留學生，及各項薦任職人員，行將指派到省，若再分發，實難位置，因此請停止分發縣知事三年，以清吏治。

三、優遇現職人員

保留知事公費——新疆當前清乾隆時，設置鎮道以下各官養廉而外，特准有公費一項，此為內地各省所無，書役工資，亦較優於內地，迨設行省，一仍舊慣，然猶待陋規，以資挹注。誠以塞外荒瘠，金錢食用，無一不仰給內地，上而在官，下而侍從，旁及幕僚，皆從萬數千里跋涉窮邊，不為封殖，亦有身家。民國成立，陋規作正，涓滴歸公，故於元年冬酌定公費一項，大縣每月六百，中縣五百，下縣四百，方之中央官制，固屬較優，然以新疆當時銀根久斷，專恃紙幣為生，兼之紙幣低落，滙兌不通，商賈裹足，物價陡增數倍，一縣之大，錢糧詞訟，內政外交，萃於一身，佐理之科長、科員，月薪多者十四兩，少者祇十兩，薪資既微，多由知事自行酌給津貼，出多入少，大縣雖名為六百，當不及內地三百六十圓之用，而中下縣更無論已。楊氏認為既責官吏以潔己奉公，而使之日在艱窘之中，在稍知自好者，不敢虐民，必致累債虧公，悔為廉吏。其不顧考成者，肆意婪索，縱發覺懲，自甘懼咎，而地方已受害無窮。故為復輩請命，將各縣知事官俸，仍照元年冬所定章程支發，以示體恤。

變通年滿甄別規定——民國四年，前內務部擬有知事甄別章程，經奉大總統批准，由部咨行到新，依該章程第三條到省甄別之規定，凡分發任用之縣知事，應自到新之日起，扣滿一年，由省長官認真考核，出具切實考語，呈報大總統分別照章補用。又凡未經此項甄別人員，應不得呈請試署縣缺。楊氏以新疆孤懸塞外，與內地情形不同，前清正班不引見，佐班不驗看，即可留省補署，原係照變通章程辦理，新疆知事四十缺，需才孔亟，所有業經考驗合格人員，不論由部分發，由省考驗，如果程度尚優，才力穩識者，均請擇尤量予變通，因材器使，不必拘定一年甄別以後，始得試署。如或向資歷練，即照章留省學習。此舉於變通之中，仍寓慎重之意。

保留鄉約養廉地——新疆人民，以維族居多數，設省之初，巡撫劉錦棠，裁撤「伯克」，改設「鄉約」，聽地方官之指揮，以辦理地方之公務，如征收糧稅等事，非用鄉約，則呼應不靈，蓋以維族語言文字隔閡之故。且由於維族程度極低，而官吏之程度，亦與之俱低，內地官吏貪劣，尚能上訴於長官，若維族則性極愚蠢，遇官吏之貪劣，往往忍受之而不敢言，故新疆自設行省以來，愛民之善政，與愛民之長官，實不多見，其原因即由於維族程度太低，易於虐待緣故。然官吏虐民，尚有去任之時，而鄉約虐民，則如附骨之蛆，牢不可拔

，巡撫劉錦棠深知其然，以既設鄉約以辦事，不能不酌籌款項以津貼，而後鄉約方不敢需索，大為民害，此為鄉約養廉地之所由來。然亦在南疆多有之，北部漢回雜處，亦不盡有。當時財政部防聞新疆鄉約養廉地，和闐一縣，即有八千數百畝，統各屬計之，不下二十餘萬畝，此筆國有財產，應即變賣報部。楊氏以全疆鄉約養廉地，決無部認之多，並以新疆鄉約之壞，為全國所無，往往與地方官聯絡一氣，魚肉人民，其浮收糧稅，地方官得其多數，鄉約其得少數，及浮收之款悉入私囊，而鄉約又與地方官出具並無浮收甘結，雖有破除情面執法不改之長官，亦不易舉發，此新疆之為害，屢經整頓，而其弊端終未盡除也。至於設省後之鄉約養廉地，數十年以來，在前清即被各鄉約私行出賣不少，皆藉口辦公虧累，賣地以償，今雖有存者，其數已不及設省時之多，若將其歸公出賣，將令鄉約揭腹從公，於情於理既有不順，若令鄉約向民間另行攤費，則弊端百出，人民被其擾害，將必更有甚於往昔，故請財政部准予緩辦，以免鄉約藉口，為禍人民。

四、設立政治研究所

縣知事為親民之官，位卑而責重，自民國成立，國體更新，政務日繁，縣知事以一人之身，兼握庶政之柄，民生國計，皆繫於斯，所以當時陝西、河北、湖北、山東、河南、遼寧等省，均有政治研究所之設，以為分發人員，講求政學之所。新疆遠隔塞外，以外政言：則漢滿蒙回維哈，種族龐雜，風尚各殊，與養立教，正待籌備。以外交言：西北邊境，毗連俄國，西南邊境，緊接英印，全疆四十縣中，無一縣無外國之僑民，無一縣無外國之鄉約，尤為他省所罕有之事，外籍人士，紛至沓來，應付稍乖，立成交涉，故縣知事職責，較內地各省為尤重，可謂凡屬一地之安危，動關全局之利害。楊氏乃援照各省成案，於巡按使公署內，設政治研究所一處，為訓練之機構。其儲訓對象有二：一為分發到省之縣知事；及由省核准收錄而曾任縣缺者，一為縣佐治人員。研究課程分為：外交、財政、警察、實業、法律、算學等六門，皆取現行課本，分類排印講義，發由各員自行研究。此外並頒發宣統三年新修之新疆通志一部，以便考求本省歷史、地理、風土、人情。並以餘暇試辦文牘，隨時帶同迪化縣審訊上控批發各案。換言之，不但要研究學科，且指定縣份作為實習辦理行政司法案件。惟各員聽鼓邊城，不得不酌給津貼，以示體恤。乃將研究員二十四名，按其成績，而定其等第，一等八名，每月各給銀四十兩，二等八名，每月各給三十兩，三等八名，每月各給二十兩。在職人員入所研究者，概不另給津貼。月終由政務廳長、財政廳長、司法籌備處長、特派交涉員等，分任考察，將平時成績與臨時試驗，合計平均，以定等第之優劣，作為津貼之標準。此項經費，年僅需一萬二千兩，而造成切實有用之吏才，誠為地方之幸。

五、嚴勅劣員

楊氏整頓新疆吏治，旨在使「政事修而財用足，牧吏良而民生安」。故於知事赴任，即以「不害百姓，不虧公款」八字，諄切告戒，使知設官本以為民，以冀挽回前清官吏虐民之陋習。故虧款之知事如謝維興，貪贓之知事如廖焱，均依法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其時政治風氣丕變，新疆確能呈現一個小康之局。乃有阿爾泰長官張慶桐者，擅與俄國領事訂立章程，致俄人得在阿山佔地耕牧，使蒙哈兩族游牧之場損失，流離失所，蒙哈之人，迫於身家生計，日向巡按使公署環訴苦情，多則千餘人，少亦數百人，非切求懲辦此案罪魁，收回俄人佔領牧場不可。且該章程內，並准俄人十家一目，存藏槍枝之規定，是以軍事力量，約束其農民，假寇兵而竄資糧，正為俄人在阿所欲求而不可得之勢力。影響所及，將使在天山南北之俄僑，亦將援例施行，不啻許俄國軍權發展達於全疆。楊氏以張慶桐身為地方官吏，擅自處分國家領土，強奪人民產權，有違法、越權、殃民、賣國、棄邊數罪。又以張慶桐到任未及三月，竟以剋餉激成兵變，且阿山兵額，約在一千餘名，該長官虛兵冒餉，在八成以上，按之法治，咎已難辭，益此五大罪狀，更為天下所共憤，亦即國法所不容。楊氏並認為張慶桐從政多年，且經留學莫斯科，不宜輕其責備。何況「從古賞罰不公，是非不明，其國家未有不陵夷而至滅亡者。倘以此事而可恕，則天下無不可恕之事。此人而不懲，則天下有何可懲之人？官吏橫恣，其將何以立國？」其破除情面，執法不阿，可見一斑矣。

六、非現職人員的救濟

新疆官吏，前清時代「捐納」「保舉」兩途，均覺太濫。民國成立，知事縣佐，必須考驗合格，方能任用，自自治員缺裁減，各機關改組後，可資位置閒員之餘地不多，而由部分發以及本省考驗人員，又形擁擠，所以新舊候補人員，欲留則補習難期，欲歸則資斧難措，竟有飢餓不能出門戶者，皆因財力困難，粥少僧多，謀生不易之故。楊氏認為補救之法，惟有注重墾務。按照各屬荒地招人承墾，安插一戶，可養十人，安插千戶，可養萬人，所以生財、殖民、弭亂之道，均在於此。只要領墾之人，能够自籌工資牛種，交納地價，不論官等，均准其一體承墾，如此「可以體恤窮員，使之謀裕衣食」。

上來，為楊增新氏整頓新疆吏治之道。按為政務在得人，安民必先察吏，古今實無二致，楊氏的整飭吏治，旨在以新人來推行新政，冀挽回前清官吏虐民之陋習，其籌邊忠盡，民國以來，罕有其匹，惜乎！此一實心愛國的封疆大吏，乃為赤化份子所刺殺，收復大陸在邇，安得復起斯人於地下？！

五二年八月一六日脫稿於陽明疏篲

在蒙古友人的婚禮席上

張季光

那是民國二十三年的時候，我們到了綏遠省歸綏市，立志要在蒙疆工作十年。我們成立了一個邊疆通信社，發行國文和蒙文的社稿，又成立一個邊疆語文訓練班，學習蒙文蒙語。由日本郵購來十幾本蒙和辭典，還有一本特大號的蒙古大辭典，是用一百日元購來的。蒙文的書籍在國內很難找到，而在日本則垂手可得，就可知道日本軍閥實行『滿蒙政策』，是如何地處心積慮了。又由東蒙請來一位蒙文教師張樂軒先生；另由烏蘭察布盟沙畢地請來了一位蒙語教師土格吉，他和我們那時都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因此我們將他當作一個知己的朋友看待。爲着進一步學習蒙語起見，我們隨着他到他家裏住了一個不短的時期。我們要努力學習蒙文蒙語，將來到各蒙旗王公那裏服務，取得各王公的信任後，輔佐各王公服從中央，爲蒙民謀福利。

這一天，正當我一人獨處蒙古包中，感覺非常寂寞的時候，我的蒙語教師，也是我的青年朋友土格吉由歸綏回來了，他帶來了我們社的各項消息，並且帶來了社友們送給他的好多禮物，原來他請假回家籌備結婚大典來了。當天下午陸續來了許多親友。男人們穿着寬大紫紅色的皮袍，腰間繫一條布質腰帶，外罩一件呢質背心，戴着光頂護耳的皮帽，足登高腰的蒙古靴子。他們下了馬，便搖搖擺擺地走到蒙古包前，將馬鞭放在門口，便進入包中來了。這是昨天土格吉的胞兄二冬八和家人們纔建立起來的特大號蒙古包，是由五個普通蒙古包並排成一列，而且都打通了，成爲一個足有二十五坪的大房間。地上鋪着很厚的毡子，那些親友們席地而坐，面前擺着小炕桌，女人們也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們的『頭戴』，是由三塊銀片組成的，上邊綴着好多珊瑚珠子，紅的、綠的，煞是好看；兩耳傍垂着兩串長珠，也是瑪瑙或珊瑚製成的。這付『頭戴』份量不輕，足有二斤重。而它的價值，也隨着份量的輕重而有所不同。她們在『頭戴』上蒙上一塊綠網巾，上邊再加上一頂圓形黑毛的帽子。她們的臉上，大都不施脂粉；但是蘋果似地臉兒，紅嘴唇，却顯露出自然的美。她們也穿着長袍，但是不繫腰帶，所以蒙語稱她們爲『布司怪昏』（busgehun），意爲沒有腰帶的人。

這些親友們坐定了，土格吉便走過來向年老的長輩們，一一磕頭。那些親友們便也一一拿出禮品來，大多是衣料，還附有一塊『哈達』，這是用絲織成的，像毛巾一樣大小，沒有什麼用處，只是蒙人將它當做禮品一樣的送來送去。這天晚上，男賓們都住在蒙古包內，我將我住的那個小蒙古包讓給女賓們住，也搬進這個大蒙古包來。

朦朧中，忽聽包外人聲鼎沸，馬也嘶叫不已。我起身來，胡亂地洗了臉。這時大蒙古包內，桌上已擺好碗箸，碗內盛滿餃子和麵條，原來這是『上馬

餃子』，大家都坐下來吃，吃完了，都出來騎上駿馬，簇擁着新郎土格吉向東南方飛馳而去。

中午的時候，忽見有快馬兩匹來了，馬上有兩位蒙胞，翻身下了馬，便向衆人報告，娶親的人要回來了。大家聽了，都興奮不已，一齊翹首南望，果然由東南方來了一騎馬，跑得很快，馬上的人，東望西擺地，好像喝醉了酒，坐不穩似地，我不禁替他擔心起來，爲他捏着一把汗。漸漸地近了，近了，原來這人不是別人，而是崩不楞，二冬八的好友，而且他也沒有喝醉，只是表演他的醉八仙騎術罷了。緊接着是一羣人馬出現了，那是娶親去的新郎等一行人，簇擁着新娘來了。新娘頭上蒙着一塊紅網巾，這紅網巾，必須三天以後，才能揭去。下了馬，便由衆女眷和伴娘將新娘送到洞房去。那知剛到洞房門口，便被另一夥人攔住了去路。

『喂！你們爲什麼把我們的女兒搶了來？』原來這夥人是代表女方家長說話的。

『什麼話？我們是用二匹馬、五頭牛、二十隻羊的采禮聘來的。』男方的家長答話了。

雙方因此吵起來了，聲音越來越大，甚致搶拳挽袖，行將動武。

『唉！想不到蒙人也和漢人也似地鬧婚姻糾紛。』我不由嘆息了起來。

『那裏是什麼婚姻糾紛？這是結婚儀式中的一部份，一定要如此假吵鬧，方能吉祥如意。』另一位蒙胞說。

『唔！有這等事？』我疑信參半，兩眼向那邊望去，果然出來了一位和事佬，向雙方解釋疏通，接着男女兩方見風轉舵，已言歸於好了。新娘也進入了洞房，那是一個懸有紅綠采綢的蒙古包。

主人將客人們請到了大蒙古包，數十個小炕桌上，都擺好了酒杯和筷子，二冬八讓我坐在第三桌，這桌上只有我一個人。包中央的座位上，是歌女席，坐着三位歌女，都是年約二十餘歲的女郎，長得很是健美動人。第一個走上台的歌女，她有一双漆黑的眸子，向觀衆掃視了一下，便輕啓朱喉，唱了一曲委婉動聽的歌，唱到最末一句的時候，衆賓客便端起酒盃來，隨着她也唱了一句，那是祝賀新婚快樂的意思。這時二冬八左手提了一個二十磅裝的大銅壺，他右手執着一隻裝五百西西的大酒盃，先到第一桌上敬酒，每個賓客必須飲他一大盃，少喝一口也不行，他打拱作揖地向賓客們讓。

『喝一盃嗎？』

『嚇！這麼大的酒盃，要裝一斤多酒啊！』賓客們驚訝了。

『這算什麼？三國演義中的張翼德不是非斗酒不醉嗎？』二冬八說。原來

三國演義也有蒙文譯本，他已讀得爛熟了。

『那你是成心灌醉我呀！』那些賓客推辭不過，只得接過來一飲而盡了。原來蒙胞習俗不准飲半盃酒。好在他們酒量都很大，倒也滿不在乎。看看二冬八手執銅壺中的酒快要完了，他的太太又送來了一壺，而且是這樣源源不斷地供給，彷彿他們家中有酒泉也似地。

『我的天！』我暗中叫苦，簡直嚇得我頭目暈眩了。

眼看第二桌已經敬完了酒，將要到我這桌上來了，我更慌了，我悄悄向二冬八那邊一看，只見他正向客人敬酒，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悄悄地溜了。不想剛走到蒙古包門口，土格吉迎面走了來，說：

『喂！到那裏去？想逃席嗎？』

不！我是……我不知如何回答了。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我的同學鐵符和文友也來了，他們是分別從十幾里外騎馬和愛力各貢家來的，他們是當家庭教師。頓時我像有了救星似地，向他倆歡呼。

『喂！你們兩位為什麼來得這麼晚？』

『一會我告訴你。』文友說着。他二位坦然走進了這所大餐廳，和我坐在了第三桌上。

『喂！你倆看看！』我悄悄地指着二冬八那們大酒盃，並且向他倆求計，我想他們一定也會吃驚，誰知他們毫不在意地說：

『沒關係！』

看看二冬八敬完了第二桌上最後一位客人的酒，我又低聲地向他倆說：

『你要知道，二冬八來了，一定要灌你要一大杯酒，這裏的習慣，是不准喝一口或半盃的。』

『山人自有妙計。』文友笑着說。看他們那不慌不忙的樣子，我又氣又急，忍不住向他倆各打一拳。

來了，二冬八來到了我們的桌前了。他的太太知道我們講求清潔，還拿了三隻剛洗過的大酒盃來，二冬八斟滿了。

『請！請！乾盃！』

『不，不，這酒盃太大了。』文友說着，從杯中掏出三隻小酒盃來，每隻只能容五西西的酒。

『什麼，這樣小的酒盃？可是這是蒙古地方啊！你們必須用這大酒盃。』二冬八說。

『不，你是到過歸綏市的，而且我們也一同飲過酒，那些飯館不是就通用這樣的酒盃嗎？』鐵符說。

『可是到鄉隨鄉，必須用這大酒盃。』二冬八不肯。

『先照我們的習慣飲一小盃再說如何？』我說。

『那麼下一道菜我弟弟來敬酒的時候你們要飲大盃了。』二冬八無可奈何

地說。

我們各飲了一小盃酒，二冬八不愜意地搖了搖頭走了。我們也各自長吁了一口氣，暫時鬆了一下。

第二位歌女上台唱歌了，她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她的眼光向衆賓客一掃的時候，我的眼光和她的眼光，無意中一碰，我感覺到眼前一亮。

『啊！太美了。』文友用藝術家的口吻下斷語了。

『她的眼光向我掃視時，彷彿向我說話。』鐵符也迷惘地說。

『彷彿是說什麼話呀？』我問。

『啊！那是難以描述的，只可會意，不可言傳。』鐵符量洵洵地，接着又笑了笑，『好像是……好像是在說我愛你！』

四絃琴的琴師，也被這美麗的歌女鼓舞起來了，他特別賣力，將那四絃琴拉得音調鏗鏘，如擲金玉。那歌女唱到最後一句的時候，面帶笑容，舉起酒盃，眼光向衆賓客一掃，衆賓客和聲唱了最後一句，各飲一盃酒後，立即響起了一片掌聲。

這歌女姿態的活潑，面容的美麗，歌聲的曼妙，興奮了歡暢了衆人的心，我們自然也不能例外，不住的談論着她的美貌。鐵符說她像王人美，文友說她像胡蝶。突然文友叫起來：

『阿唷！大酒盃來了！』霎時我們三人又緊張起來了，只見二冬八的男孩先把耶爾拿着三隻大酒盃來了。後面有位婦人提着那隻二十磅裝的大酒壺。

『親愛的三位叔叔！請你們每人喝一杯酒。』這小孩下了命令。

『我的小朋友，我們每人只能再喝這一盃。』文友指着我們自備的小杯說。

『不！不！我爸爸告給我的，叫我敬客人們每人一大盃酒。』那小孩不肯放鬆地說。

『先把耶爾！那樣我們會喝醉的。』我說。

『叔叔們！我不管這些，只是爸爸叫我敬你們的酒，你們如不喝，我就跪下了，永遠不起來。』這小孩果真直挺挺地跪下了。

『啊呀！我的天，這小孩還會使他的撒手鐮！』我叫着，不知如何搪塞他了。我無可奈何地望了望鐵符，鐵符面上也露出了無可如何的神氣，我又望了望文友，却見文友抿着嘴笑。

『有什麼辦法嗎？』我說。

他沒有作聲，伸手探入懷中，掏呀掏地，掏出來了一盒咖啡糖。向先把耶爾說：

『喂！小朋友！你喜歡吃這個麼？』

先把耶爾沒作聲，兩隻小眼注視着糖，露出了希望的光，顯然這糖是具有吸引力了。

『小朋友！你如果希望吃糖，趕快起來，趁你爸爸媽媽不在這兒的時候，趕快拿起酒盃，向別人敬酒去罷！』文友附着他的耳朵輕聲說着，便把糖塞進他的口袋內了。

果然有效，先把耶爾爾趕快起來，拿起酒盃走了。

第三位歌女上台唱歌了，又上了一道菜，唱到最後一句的時候，歌女照樣端起酒盃，衆賓客也照樣端起酒盃來，合聲唱這支曲子最末的一句。這時我們又緊張起來了，我們不知這次輪到何人來勸酒。正在忐忑不寧的時候，土格吉却拿着大酒盃提着大酒盃來了。我們三人趕緊端起了小酒盃，先發制人，同聲地說：

『恭喜！乾盃！』

『換個大盃吧！』土格吉說。

『幹麼？你要灌醉我們？成心叫我們出醜麼？』文友裝做生氣的樣子說。

『好，好，那麼免了，恕我招待不週了！』土格吉笑嘻嘻地轉到第四桌上去了。

當第四首歌唱完了的時候，我們就預感到不妙，一定要挨大酒盃了。果然，二冬八的太太來了，我們又連忙端起了小酒盃，同聲地說：

『恭喜！乾盃！』

『不！要換大盃。』這位太太堅決地說。

『嫂夫人！請原諒我們量淺，那樣就會醉了。』鐵符說。

『我們這裏的習慣，一定要喝醉了爲止；否則，那就顯得主人招待不週了。』這位女主人並且指着其他那些客人說：

『你們看，那些親友們不是都要醉了嗎？這有什麼關係？』

『可是在我們的習慣，認爲吃醉了，是失態。』文友說。

『不，我們却認爲酒醉的賓客，那才是最坦白親善的友人呢。』這位女主人說。

人說。

我無可奈何地縱了縱肩，不知如何回答了。

這時土格吉來了，他双手各持一盃裝滿了的大酒盃，他的身後先把耶爾爾

手也捧着一隻裝滿的大酒盃來。

『好，三位各飲一杯吧？不相干的，不會醉。』土格吉向我們擠了擠眼。接着二冬八也來了說，

『乾盃！只此一回，下不爲例。』

看此情形，這一關恐怕過不了，只有忍痛犧牲，硬行吞下這一大盃酒，但一看那樣的盃，就使我不寒而慄了。

『快！請！請！快喝！』土格吉將一盃酒送到我的面前，我不能再猶豫和拒絕，否則，那就是使主人一家難以下台了。

『好！』我發了一下狠，閉住了一口氣，一下子將那一大盃灌進了腹內，奇怪，並不覺得有酒的辣味。

『怎麼樣？不會醉吧？』土格吉得意地笑了。

鐵符和文友也只得照樣喝完了，主人這一家才滿意地走了。過了好一會，突然文友叫着說：

『不好，我要撒尿了。』

『我也是，我們中了土格吉的圈套了，哪裏是酒，分明是涼開水吧。』鐵符也說。

可是他却救了我們，使我們不致灌得爛醉，當場出醜了。我們三人不由得大笑了起來。

太陽已經偏西了，大餐廳裏已經漸漸地冷落了，年輕的男女賓客們，一對一對地相偕走出了，他們有的坐在大自然的草地上，有的在山谷裏或山頭上談情說愛去了。在蒙地這個日子對於新婚夫婦是喜事重重，對於那些年輕的男女賓客們，也是一個樂不可支的時日。這大蒙古包裏只有那些中年以上的賓客，還在抱着酒盃自斟自飲。

夜已深了，新郎也進入了洞房，大家都休息了，惟有伴娘，仍須執行她的任務，她必須深入洞房，睡在新婚夫婦的旁邊，直到新夫婦實行了夫婦之道，她才算達成了伴娘的任務，因爲這裏的伴娘，是負有教導新郎新婦實行周公之禮的義務的。

轉載 匪俄在新疆的尖銳衝突

朱文琳

壹 匪俄承認在新疆衝突劇烈

九月六日，匪「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會同時刊出一篇文章，題爲「蘇俄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指控蘇俄駐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新疆伊犁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例如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曾引誘和脅迫幾萬

中國人民跑到俄國。對此，匪偽政權再提出抗議和交涉，要求蘇俄遣返這批中國人，可是蘇俄政府却以「蘇維埃法制」和「人道主義」爲藉口，拒絕了共匪的要求。這件事直到現在還未解決。

對共匪的此項指責，蘇俄官方未正面解釋，僅由「共青團真理報」（俄共青年團機關報）刊載了一篇新疆逃俄難民訪問記，作爲答覆這篇訪問記中，承

認有大批新疆回教人民於今春逃入俄境，並說類似的逃亡情形仍在繼續中。至於逃亡原因，是為飢餓所迫和無法忍受其匪的暴政迫害，因為他們大都是俄國籍或同情俄國者。據一位由伊犁逃出的科德齊夫說，在他逃亡之前，曾目睹伊犁區的共產黨員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四百人，因涉嫌親俄而被捕。

以上是匪俄首次公開承認雙方在新疆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它雖未描出衝突的全貌，但有力地表現出雙方關係的惡化已到十分嚴重程度。

俄帝侵略中國，新疆是首要目標，因此在歷史上是中俄衝突最烈的地方，而以伊犁為主要「戰場」。今天匪俄既在此等地區發生尖銳化的衝突，難怪敏感的西方人士會發生疑問，它會不會觸發兩國的歷史仇恨，擴大分裂，演成民族戰爭。對於此種繁雜問題，本文不擬作出具體結論，只想引用已知之各種有關線索、消息和資料，就匪俄在新疆發生衝突之經過及其可能發展，勾畫出一幅比較明晰的輪廓，供研究匪俄關係問題者參考。

貳 發生衝突的歷史根源

俄人與新疆發生關係，始於十六世紀中葉，而以一六二八年土爾扈特蒙古由新徙俄屬額爾齊斯河，首開新疆中俄交涉之紀錄。到十七世紀後半葉，俄皇大彼得銳意經營中央亞細亞，使俄商經巴爾喀什湖東入伊犁，俄國的勢力亦隨之進入新疆，於是擄掠財掠土，蠶食鯨吞，相繼二百餘年，積成一段可恥可悲的歷史。

關於俄人侵略新疆的歷史，事實俱在，著於史書，此處毋庸贅述。但為研究之便利，必須說明左列四點，因為這四點或與匪俄發生衝突有因果關係，或對瞭解目前的匪俄衝突有參考價值。

一、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到民國三十一年，蘇俄利用新疆督辦盛世才，赤化新疆，企達囊括之目的。在此期間俄人除派兵鎮守，獨佔經濟，並派俄人為顧問，監督全疆行政外，還先後利用馬虎山、窩士曼等人在南北疆製造叛亂，作為對盛的牽制。

二、民國二十三年（應係三十一年之誤——編者）七月，盛世才不甘俄人脅迫，乘德蘇戰爭緊張，俄人無力東顧之際，斷然上書中央，決心「叛黨反蘇」，輸誠祖國。於是我國家之力量，重伸於西疆。俄人見設計未逞，功虧一簣，從新疆撤退時，除將新蘇合營之工廠拆遷、破壞外，並在伊犁製造叛亂，派遣俄兵支持叛徒，於是天山南北烽火遍地，以「東土耳其斯坦」民族革命為口號，以歸附蘇俄為目標之叛亂組織與武裝於焉形成。

三、由於我新疆各民族人民愛國團結，支持政府；衛國將士誓死用命，浴血苦戰，使暴亂陰謀終未獲逞。蘇俄乃轉充「調人」，在三區暴亂份子參加新疆地方政府之條件下暫息戰火，使新疆獲得表面之統一。但叛軍仍割據三區（伊、塔、阿），叛黨則利用參加聯合政府，實施地方選舉的機會，陰謀奪取政

權。此項陰謀終因我防範得法，未成事實。但蘇俄運用伊犁反動份子及外蒙軍隊，煽動吐、鄯、托及喀什暴亂，製造蘇僑越界事件和北塔山邊界戰爭，企圖以武裝暴亂壓迫國軍退出新疆。

四、三十八年，當大陸剿匪戰事失利，國軍準備轉進關內之時，蘇俄駐新總領事巴米諾夫和俄共新疆支部書記奧古林等透過新疆省政府向我提出簽訂貿易及經濟合作協定之要求，在蘭州被圍，新疆孤懸之際，又提雙方以伊犁反動集團、駐新國軍、地方開明人士重建聯合政府的建議，其原因在不願放棄新疆之領土與權益，欲使新疆變成以蘇俄為核心的附庸政權。

參 矛盾、衝突及其發展概況

前面說過，在共匪入新之前，蘇聯擬在新疆建立以蘇俄為核心的附庸政權，簡言之，蘇俄不願匪軍進入新疆。此點，除由俄方逕與匪方商談外，並授意陶逆峙岳，會彭匪德懷於安西，以新疆駐軍太多，人民無力供應為理由，勸阻匪軍暫勿入新，共匪當時未接受俄方與陶逆之意見，終於三十八年九月進軍新疆。斯為共匪與蘇俄矛盾之所在與衝突的根源。

共匪入新後與蘇俄的關係，約略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一、第一階段——基於共同利益互相忍讓：匪軍雖入新疆，政令仍未統一，非僅伊、塔、阿三區形成割據局面，即南疆喀區之政，令人事與迪化省僑府亦貌合神離。凡此均受俄方所主使。當時匪偽政權既持「一面倒政策」，固不願開罪俄國；而蘇俄為顧及共同利益，自亦不願太使共匪難堪。於是雙方讓步，獲得暫時妥協，在共匪一方面採取如左之措施：

（一）組織以伊犁叛亂份子為主體的「人民政府」，並使俄籍人員、間諜參加政府，且身居要津。發生主導作用。

（二）將新疆之經濟權益，拱手送給蘇俄，除與蘇俄簽訂為期三十年的三項協定外（①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協定；②中蘇石油公司協定；③有色及稀有金屬協定。）並使蘇俄獨佔對新之貿易。

（三）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在「國際主義」的原則下，以蘇俄為模範。

（四）籌備並逐步實施區域自治，以俄帝培植之傀儡份子賽福鼎任主席。與共匪讓步的同時，蘇俄亦採取相應的措施：

（一）三區放棄特殊化，除簽訂「愛國公約」支持共匪的政策接受其領導外，還將「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陣線之偽裝組織）擴大改編成「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作為共匪的統戰組織。

（二）統一黨團組織：將新疆原有之共黨組織歸併於中共組織，由中共統一領導。

(三) 將三區叛軍統一改編為偽人民解放軍第五軍，納入匪軍序列。

上述匪俄雙方的互相讓步，使匪俄在新疆的權力鬭爭獲得平衡，相互間的矛盾獲得統一，而維持了將近二年的無間合作。等到韓戰過後，由於共匪在國際間影響力增加，更由於史達林死後，蘇俄國內政治不安，使匪黨在共產集團中發言權提高，而迫使蘇俄不得不收縮其在新疆的非法權力。(一) 於民國四十四年元月起放棄匪俄在新疆合組三大公司的股權；(二) 俄國幹部和間諜退出新疆政治舞台；(三) 一些依仗蘇俄勢力、橫行不法之官吏和土劣准由共匪加以整肅；(四) 蘇俄同意與共匪合力共建中蘇友誼鐵路。這樣一來，匪俄之間新生的矛盾又獲克服，雙方的關係仍然和諧。

第二階段

二、第二階段——叛跡顯著共匪無情整肅：民國四十四年十月偽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後，以伊犁反動份子為主的匪偽幹部，利用區域自治為憑藉，展開分裂活動。直到目前我們還沒有直接佐證，證明此次活動為蘇俄所領導，不過左列的事實，使人無法相信它與蘇俄沒有關連：

(一) 運動目標：要求脫離中國，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或「維吾爾斯坦共和國」。

(二) 行動路線：① 反對中國共產黨之領導，要求成立地方民族的共產黨。② 反對匪軍和生產建設兵團，要求成立「民族軍」。③ 反對漢人，採取孤立封鎖與不合作運動，要驅逐漢人滾出新疆。④ 反對在新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⑤ 實施暴動，在南疆的巴楚、英吉沙、莎車一帶會連續發生暴動。⑥ 在文化教育上實施反漢親俄教育。

(三) 領導方面：此項分裂活動，由蘇俄一手培植之伊犁派份子為中堅，並以伊塔阿三區為基地，而擴及於全疆。其主要領導人為偽伊犁薩克自治州長賈合達，副州長阿不都熱衣木·艾沙，自治州委會宣傳部副部長阿合買提哈里，比同巴耶夫，偽自治州人民法院院長夏衣馬爾旦等。

共匪對此種分離主義的活動，自然不能容忍，尤其當一九五六年俄共二十大會以後，匪俄關係發生間隙之後，更不能允許此種顛覆行動之發展，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部署後，共匪於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月起，展開對分離主義者的整肅。共匪採取之措施如次：

(一) 暴力鎮壓：逮捕分離活動之首要份子，按情節及反省情況予以不同處分。對中下級人員，採取殘酷之殺戮政策。僅喀什一地屠殺約四千人。

(二) 公開駁斥：指斥分離主義運動由帝國主義所策動，其領導人和帝國主義有勾結。還說「東土耳其斯坦」是帝國主義者製造的名詞，旨在為其侵略開路。這種指斥，無異指著和尚罵禿頭，任何人都聽得出它是在罵蘇俄是帝國主義。

(三) 改革文教：① 廢棄新疆各學校的教材，因其是從俄文翻譯而來；② 廢棄以俄文字母拼音的維、哈等民族新文字方案，以「漢音方案」為基礎，重

新改革新疆民族文字。

(四) 改變態度：① 在政治教育方面，放棄國際主義教育的字樣，改用「愛國主義」教育與「社會主義教育」。② 在新疆各種集會講演與宣傳刊物上，不再看到歌頌蘇俄、感謝蘇俄及鼓勵學習蘇俄先進經驗一類肉麻的話，甚至連蘇聯一詞亦甚少提及。

對共匪這種「不友好」的行動，蘇俄採取什麼態度呢？直到目前匪俄衝突擴大後，我們才知道它曾採取了激烈的報復手段，但在當時我們祇知道：

(一) 塔什干的維語廣播停止；這是幾十年來從沒有過的現象。

(二) 蘇俄通往新疆的口岸、行旅受到嚴厲檢查。俄方說，這種檢查為的是防止帝國主義間諜滲透破壞。

(三) 停止經濟援助，撤退僑民和顧問。

第三階段

三、第三階段——衝突擴大、蘇俄進行顛覆；針對共匪在新疆的嚴厲措施，隨著匪俄矛盾之日益擴大，蘇俄對新疆實行兩項對策：

(一) 實行經濟封鎖：共匪入新以後，一切經濟措施均以蘇俄為核心，造成一種附庸經濟。因此，蘇俄針對此種弱點，嚴格實行經濟封鎖，如停止工業合作，使許多工廠因資金、機器、技術等缺乏而停工或減產；斷絕貿易關係，使新疆的一些土產必須經過長途運輸，以內地為市場，無形增加產品之成本；所需日用品需要由內地供應，無法不提高人民負擔。此外在農業技術與生產資料方面，因缺乏援助加深了農業之困難；凡此均使新疆之經濟日益窘困，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因而激發人民之不滿，加深匪偽統治之危機。

(二) 進行顛覆活動：蘇俄掌握共匪在新疆遭遇之困難，運用其具有歷史性的強大潛力，展開對新疆匪偽政權的滲透和顛覆。此項活動係以北疆之伊犁與南疆之喀什為基地。散佈分離主義思想，鼓起反匪武裝暴亂，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先後在喀什和莎車發動局部暴亂，焚毀糧倉，捕殺匪幹，並要驅逐漢人離開新疆，這兩場暴亂分別被匪救平，蘇俄駐在喀什之領館也被迫關閉。五十一年五月，當港、澳發生難民潮時，新疆也傳出大批難民西入俄境的消息，由於鐵幕低垂，對此項消息無法證實，不過從下列事實，可以看出匪俄關係更加惡化：(一) 五月四日有蘇俄依留申十八型客機一架，未經預報飛經喀什上空，匪喀什民航局即命令該機折返，該機未理。次日匪北平民航局電喀什站，爾後俄機未經預報飛臨喀什時，必須強迫折返。(二) 同年十月匪印邊界發生戰爭時，匪軍之補給系經長途由內地運新入藏。蘇俄不僅未予新疆匪軍任何幫助，且在印中蘇邊界製造越界事件，使情況非常緊張。於是共匪加強邊境戒備並嚴禁俄機經新疆上空飛往印度。

本年元月起，匪又展開對「分離主義」之攻擊，元月份出刊的匪「人民文學」轉載維吾爾詩人鐵衣甫江·艾里耶夫的「柔巴衣」，匪「人民日報」和匪「詩刊」多次轉載已故維吾爾詩人里·莫托列夫的遺作，並說明新疆人民有歷

史性地反對帝國主義所操縱的「分離主義運動」。這種徵兆，充分顯示新疆又發生分離主義的騷動。

隨着上述徵兆，我們又發現甚多異兆：

從二月十四日到四月十八日，共匪的地方廣播一連六十三天對新疆消息隻字不提。到四月十八開始發佈迪化和南疆的新聞，直到五月初才有「哈薩克自治州」的消息。與此同時我們還獲知共匪嚴禁匪軍眷屬前往三區，且正派大量正規軍在民兵的配合下日夜出動，搜捕「反動份子」，攔截逃亡人民。這些情況使我們確信新疆北部發生變亂，此項變亂一定與蘇俄有關。到上月間，西方報刊發佈新聞，指出伊犁地區的居民，確曾實行反匪暴動。暴動失敗後，居民攜帶牲畜財物，逃往哈薩克斯坦。共匪認為此次動亂受俄方鼓動，乃封閉駐伊犁之蘇俄領事館，並嚴格限制俄人進入新疆。除此而外，共匪還清算新疆民間領袖，以鎮壓暴亂，但未成功。因為我們對新疆的近況有前述的瞭解，所以深信此項消息絕對正確。

八月一日匪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的一個營約四百五十人譁變，逃入俄境，獲得俄軍的接應和收容。八月十五日農七、八兩師也有官兵七十餘人逃入俄境。按農四師屯墾於伊犁地區，可能是匪第五軍（民族軍）改編，七八兩師分佈於石河子及擱蘇一帶，係投匪之國軍改編而成。這些部隊，前者最易受俄軍之利用，後者因飽受迫害，時思擺脫，一有機會便反抗。

共匪對新疆的不安和動亂，除抽調大軍加強邊防外，藉口天氣寒冷，將住在中蘇邊境之匪軍眷屬，遣返原籍，防止官兵逃亡。在匪軍增兵新疆邊境之同時，俄軍亦增兵實邊，加強戒備，雙方關係更趨緊張。

肆 結 語

一、匪俄在新疆的衝突，成因簡單，背景複雜。其根本原因，產生於俄帝對新疆之侵略。此種利害，曾被共黨自為資本主義民族思想，缺乏國際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加以鄙視。例如匪出版之「民族研究」第六期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一九一七年俄軍佔領伊犁之歷史事件時，無視於俄帝對中國的侵略，而強調俄軍佔領伊犁的進步意義，說它對新疆的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發生革命性的意義。可是等到匪俄之間發生衝突時，這種利害便成了打擊對方的主要武器。所以蘇俄便利利用新狹隘的分離主義思想進行對共匪顛覆，而共匪也打着整體的國族利益招牌予蘇俄以反擊。當然，共匪的暴政也是促成新疆目前的動亂「多彩多姿」的一大原因。

二、匪俄在新疆的衝突，已遠超過理論分歧的範圍。西方觀察家對匪俄在此一地區發生衝突的重視，決非無因。同時如就新疆內部騷動的實質以觀，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種反共鬭爭，但因未得正確領導，致反為蘇俄所利用，變反共為反漢。因此對於蘇俄的狡計，我們必須揭穿，使新疆的反共鬭爭能與我們反攻復國的工作相結合。

三、由於匪俄在新疆發生衝突的歷史深遠，背景複雜，目前是開始而不是結束。設若匪、俄雙方的爭執一日不停，此項衝突將永不止息，且有加劇之絕對可能。九月二十一日蘇俄政府發表的聲明，曾指控共匪犯邊，去年達五千次。俄方屢請劃界，均遭共匪拒絕。共匪的宣傳機構還作出暗示，說過去中蘇邊境的造成，極不公平。蘇俄最後警告共匪，如繼續對俄進行「敵對活動」，將受到決定性的反擊。今共匪既以嚴厲手段對待新疆之反共親蘇及越界逃俄事件，俄國又欲以決定性反擊對付邊界之「敵對活動」，匪俄在新疆的衝突自將日益劇烈。（轉載自「問題與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徵稿簡則

- 一、本刊以報導會務，宣揚反共國策，介紹邊疆同胞反共抗俄情形，暨刊載有關研究我國邊疆史地文化等方面之論著翻譯為宗旨，惠稿以不違反上開宗旨為原則。
- 二、惠稿限用語體，並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添新式標點，以便編排，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暨通訊地址，如欲用筆名發表者，請事先聲明。
- 三、惠稿每篇以三千至五千字為限，特約稿不在此限。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受刪改者，請予註明。
-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 六、惠稿一經刊載，每千字致送稿酬新臺幣三十元至五十元，圖片按件計算。
- 七、惠稿如無法刊登，當即原件璧還。
- 八、一稿兩投，恕不刊載。

訂閱辦法

- 一、本刊每年出版四期，每期收工本費新臺幣五元。
- 二、訂閱本刊全年者，實收工本費新臺幣十八元。
- 三、國內平寄免收郵費，如欲掛號，另行加收郵費六元。
- 四、國外訂閱，請將書款匯寄本社，另收郵費每期港澳平寄三元，航平四元，其他地區平寄三元，航平十三元，訂閱全年，郵費加倍。
- 五、本刊工本費如有增訂時，訂戶享受原價之優待。

轉載

重印「新疆建置志」序

袁同禮

新疆建置志四卷，宋芝田先生（公元一八五四——一九三二）撰。先生名伯魯，字子純，晚號芝田，陝西醴泉人。續修醴泉縣志稿卷七載：「光緒乙酉科舉人，丙戌聯捷成進士，入詞林、散館授職編修，歷充辛卯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甲午科山東鄉試副考官，擢山東道監察御史。丰裁峻整，彈劾不避權貴，尤能言人所不敢言，如劾禮部尚書許應騷阻撓新政暨停止八股取士，皆其聲譽最著者。……伊犁將軍長庚重其名，西行過醴泉，堅請同往，贊畫機密。至迪化日，又為新疆藩司王樹枏堅留，纂修新疆省志。……」此志即省志之一部也。新省僻處西陲，干戈擾攘，文治所不及，志乘所罕載。光緒末年，厲行新政，設官置吏，號令棼如。非究其政治原委，曷資考鏡。芝田先生爰取法班志，以郡縣建置列前，而以沿革疆域風俗物產殿後。蒐羅宏備，體例謹嚴，訂古證

重印「新疆建置志」跋

勞幹

幹生長關中，習聞關中舊俗，以宋芝田先生為著稱，先生壯年風憲，氣節凜然，晚歲治學，篤實精至。當時績學之士劉古愚先生而外，蓋罕有其匹也。壬寅冬袁守和先生重印芝田先生新疆建置志，命幹為之跋。其書遠溯漢志，近憑日驗，旁參羣籍，詳覈得失，而於清末戶口數字亦復能據官方資料，記錄不遺，卓然出於徐松李光庭諸書之上。宋氏考訂地理，謂阿克蘇為故墨而非溫宿，謂塔羌非故塔羌，謂闐延為漢狐胡，而非故鄯善，謂唐輪臺非漢輪臺，唐輪臺在今阿爾泰南境，皆為精當不易之論。惜宋氏成書稍早，樓閣故城，尚未經發見，故不知故鄯善所在，因而塔羌當為故伊循，亦無由據方位置里論定耳。然宋氏書中亦頗有沿襲前人之誤，而未及糾正者，如謂阿爾泰地方為漢烏孫地，實則烏孫之在伊犁，宋氏固已知之，阿爾泰應為匈奴呼衍王故地，烏孫不得而有之也。書中已言巴里坤湖為蒲類海，又引辛卯侍行記，以奇臺縣之木壘河為蒲類，則誤矣。又謂回人呼漢人為赫探，赫探為和闐對音，實則赫探一語，出於契丹。遼世領有西域，聲威所播，且至西亞，今俄語尚稱中國為契丹，於和闐無與也。至謂疏勒土著為阿剌伯族則誤，維吾爾族雖用阿剌伯字母，語言則略同突厥，而其人則故西域三十六國之裔，非阿剌伯族也。按西域各地，語言各異，自唐代以來，突厥，突騎施，回鶻相繼入居其地，而以回鶻在新疆之勢力為廣大，以後突厥語漸成為新疆通用語言。然回鶻本信摩尼教，用敘利亞字母，伊斯蘭教之傳播，蓋始於宋而盛於元明，宋氏言吐魯番明未改信天方教，是也。天方經典，例用阿剌伯文、維族用阿剌伯文，乃從宗教而來，非

今，詳略洽當。一代典章文物，因革損益，以及其得失窮變之由，備著於篇，洵足為著史借鏡之資，亦研討新省沿革之津梁也。書成於光緒丁未，胡文瀾為之序，有民國二年家刻本及三年北京同和印字局本。二十四年陝西通志館刊印關中叢書，亦經採入。近年以還，流佈日稀。懼其久復湮沒。爰為影印，以永流傳，而先生載筆之苦心亦庶幾不墜，此則區區之微旨也。唯書成於五十年前，識見或異今日。其有沿襲前人之誤者，業經勞貞一先生訂正。貞一喜治西北史地之學，其居延漢簡一書，考證賅贍，久已流譽藝林，於西域文化之闡揚，厥功甚偉。余讀其跋，益服其精博，謂與芝田先生之作，後先輝映可也。一九六三年一月袁同禮

其歷來所用者矣。

宋氏書中於戶口之數，並列漢回與纏回。第一卷烏魯木齊下注云：「纏頭回即回回，漢裝回即回鶻，不同種。」按維吾爾（纏回）與漢回，誠不同種，然謂維吾爾為回回，漢回為回鶻，則不然。維吾爾在元代稱為畏吾兒，其名乃沿回鶻舊稱而來。至於回回之名，語源亦本於回鶻，世俗曾以概西域遠方各地，元代且以稱花刺子模。時畏吾兒尚未信回教，而花刺子模已為回教國，因而伊斯蘭教徒，亦被稱為回回。元時色目人中伊斯蘭教徒本占勢力，元代既亡，除原有伊斯蘭教徒外，凡也里可溫，摩尼教徒，祇教徒，甚至猶太教徒，亦漸次歸入伊斯蘭教，而其教日盛。更以地域關係，西北若干地區，漢人亦相率信教。（此事至民國亦然，青甘漢人時有改信回教者，尤以青甘回教主持下之漢人中下級軍官及士卒為然。在營中本依回教典禮，退役後亦多不復再改。）故漢回別出於複雜之來源，與維吾兒頗異也。

吾國經營西北，已歷二千餘年，雖時塞時通，而唇齒相依，久已與中原為一體。時至今日，鐵路貫通，空運發展，萬里玉門猶吾堂奧，開發有責，不應讓人。雖民族複雜，宗教各異，和平相處，共濟繁榮，是則將來時勢所必至。守和先生刊印新疆研究叢刊，意味深長，不僅功在載籍，竊嘗思之，羣玉山頭，蒲昌海畔，國際觀光人士，相與西出陽關，東經絲道，話華夏之辛勤建設，探究東西文化之播流，其將不必待至二十一世紀乎。（壬寅十二月勞幹謹跋）轉載自大陸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九期

裕隆

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YUE LOONG MOTOR CO., LTD.

公司地址：臺北市信陽街十六號

電話：三一四三四（四線）

電報掛號：“YULOMOTOR”

工廠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大坪林

電話：新店 五四・五六

Office Address: 16 Sin Yang Street, Taipei

Factory Site: Hsin Tien, Taipei Shien

主要產品

- 一、五、八匹馬力柴油引擎及其配件（陸用）
- 二、六、十、十六、二十匹馬力柴油引擎及其配件（船用）
- 三、吉普式輕型汽車
- 四、加大客貨兩用車
- 五、小貨車
- 六、旅行車
- 七、六噸汽油大卡車
- 八、六噸柴油大卡車
- 九、平頭式柴油大客車
- 十、四門小轎車
- 十一、汽車零件：活塞、活塞銷、活塞環、汽缸套筒、彈簧鋼板
- 十二、紡織機及其另件，各種精密機件

歡迎賜顧

編後記

——唐兀惕——一文，攷證精詳，爲本刊生色不少。

一、本期之出版，適在我國數大慶典之後，旅臺邊疆同胞，於目觀國家隆盛之餘，衷心正自感奮，十一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九全大會，更通過了慰問邊疆抗暴同胞電文，對抗暴志士之忠勇與苦難，表示其崇高之敬意與關懷，並經決議，於光復大陸之時，遵循憲法規定邊疆政策之精神，尊重邊疆各民族之宗教信仰、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依其願望，制定適當之政治制度，扶助其發展。此等襟抱，實極開明而正確，論其理想，亦實爲我邊疆同胞所寤寐以求之者，此項保證，更爲我邊疆千萬同胞之莫大福音，深望能根據此一偉大精神，精誠團結，繼起英勇抗暴之高潮，以爭取最後復國建國之勝利。

二、篇首刊出 總統蔣公於民國卅一年八月在西寧之講演詞一篇，對我中華民族之共同關係暨共同責任，指示周詳剴切，爲一崇高的歷史文獻，在反共抗俄的大時代中，此文獻足爲我各族同胞共同奮鬥之準則。

三、光復大陸後邊疆地區民族問題之展望一文，爲周昆田先生精心之作，適可與九全大會慰問邊疆抗暴同胞電文參照閱讀。

四、名教授札奇斯欽爲本刊特撰「說元史中的唐古

五、中廣公司董事長梁均默先生，對邊疆問題向極熱心，民國三十一年，中央整頓新政，先生奉命宣慰，並向各民族衆闡釋 國父遺教與義，行踪遍天山南北，隨時攷研回教之特質暨各族民俗，發爲咏歌，極爲士林所重，本期承梁先生惠交本刊發表，至感榮幸。

六、趙尺子先生所撰「從蒙古語文談到龍鳳之謎」一文，將國人所習知然並不深切了解之問題，從文字學上加以考證，雖非定說，然所論饒有趣味，爲一極有價值之學術論著。

七、本期座談會，承許多專家學者光臨，所發表之意見，極爲寶貴。就中梁均默先生對本會工作任務以及本刊編輯方針，寄望殷切，所提寶貴意見，至足欽感。

八、楊增新主新疆省政時，適承清末腐敗政治之餘緒，官吏原多由捐納而來，故其魚肉人民，爲勢所必至，政治之不得清明，亦理有固然也。楊氏能在強鄰俄帝與貪官愚民之間，力求穩定，漸立國威，並從事種種改革，雖無輝煌之成就，然在新疆之政治史上，亦頗有足資稱道者。鄭壽彭先生所撰「楊增新整飭新疆吏治」一文。對楊氏主新階段之政治措施，闡述平允，實爲研究邊政者之良好參攷資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 季刊

第二、三期合刊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副主編：趙 波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金華街十七之三號二樓

印刷者：清水商行印刷工廠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